

空谷蘭

下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0643B

空谷蘭

第十五回

吳門天笑生譯

且說紐珠從這一天晚上在火車站的客房裏把頭等車票交給了翠兒自己便趁
着火車開行之際暗暗的從火車站出來有時徒步有時乘着街車直到天明時候
纔到一個地方這地方和扶露蓮府相隔數里之遙喚做梗白山莊這梗白山莊漸
漸入萬山之中人跡罕到倘若潛身在這個村中十年五年怕沒有人尋到呢紐珠
早起了厭世之心所以常常留心這意大利避世絕人之所一路夜色朦朧想在這
裏暫駐行蹤明後天再到瑞那和翠兒約會了再回英國天明以後便到這裏暫租
一間小屋這本是交通極便的地方連那器用飲食一切都講定了只是心中不知
怎麼樣刺促不甯後顧茫茫想起了各種事情想此番棄了丈夫棄了吾兒棄了家
產身分真和死人一樣但是死了倒罷了偏偏留個活人在世此後光陰但以淚洗

面而已。又過了兩天。想着翠兒總在瑞那時候久了。那子爵邸尋我的人。或者也歸去了。到那裏買幾張新聞紙來瞧瞧。載這事沒有。便在離這裏數里之遙一個小鎮上買來。扶露蓮府的新聞紙數張回來。點起燈火。按順了日子。讀下剛翻的第一張。只見挺大的頭號字。記着一行道。『火車之衝突。』『瑞敦附近之大慘事。』紐珠一見心裏就勃勃的跳個不住。連忙讀下。上記道。『此新聞方印刷中。得急電瑞那行之火車於瑞敦附近大衝突。死者十餘人。重傷者數十人。已派社員前往餘詳報。』紐珠想這一次瑞那行的火車一定是翠兒所坐的了。心急慌忙。再把第二天的報紙翻開來。一瞧只見一張報紙大半的地位都記着這事。中有一段道。『吾人所聞之而增悲慘者。則英國某貴族之夫人亦遭此劫也。去年來此之英國貴族巨籟達子爵夫人以急事歸英國。不幸亦乘此火車。其死狀甚慘。第一號之上等車幾全壓此夫人之面容。顏不可分辨。而衣服頭髮及所持之物。證明其確爲夫人。電告子爵收拾遺骸。子爵悲不可仰。放聲大哭。醫師警官同爲墮淚。想見其伉儷之篤也。』就

在這條之後附列一條題目『可憐絕世之美人』記事中說道『巨籟達子爵夫人素有國色之稱。今日家中開盛宴。夫人乃子身歸國。頗以爲奇特。夫人貞靜幽嫻。決不慮其有他。也。紐珠瞧了手先發顫了。報紙丟落在地。不覺掩面大慟。想翠兒一條性命全喪在我手裏。可不是我害死了他嗎。又想吾丈夫難道還有情於我來哭我一場嗎。於是再把新聞紙讀下去。第三天便是『子爵夫人之遺骸』七個字的題目。記的子爵把夫人靈柩扶歸。再下去便是買葬地。準備葬禮。最後一紙便說今日舉行英國巨籟達子爵夫人的葬式。美人薄命。千古同慨。記者也表此弔意。紐珠想從此以後翠兒的事情完。便是我的事情完了。翠兒的軀壳和我的精神一同埋在深深黃土之下。不再顯在世上。我的一生也就此算個歸墟了。紐珠又想如今吾丈夫知道我死了。世界的人也知道我已死了。我在這世世上可以不着一個痕跡。可不是天從人願。使我不死而死嗎。我這一回出來的宗旨原是要子爵歡喜。還他個自由之身。但是我一天不死。子爵終一天不得自由。此刻這一番可不是天然湊

巧嗎。只是現在第一步先要求一個人跡罕到之地做我的避人避世之方待我回到英國和父親商量或者向田舍人家求一個職業問晴課雨戴月披星做一個農家婦也好總要變換我的形狀便子爵見了也不認得我纔好。紐珠一夜思量想到明天一定去想法容易了容後再到翠兒的墓前弔奠他一番再回英國那時取個鏡子自己先照了一照數日之間忽覺大變了本來憂能傷人一個人在悲痛之中最足使人顏色憔悴目眶漸發黑口輔邊有一條一條的皺紋想變個容顏便不變姿我子爵怕也不認我得咧只是這艷艷黃金之髮一瞧就使人認得我也要改變他纔好。紐珠發一個狠取把剪刀齊頸一剪都剪了下來把頭髮藏在身邊戴上寡婦的頭巾又把身上各種絹羅的衣服脫下只穿些木棉的衣裳把寡婦的頭巾遮在前額上誰也知道是位艷名嘖嘖的巨蹟達子爵夫人況且這子爵夫人大家都知道已亡過了。紐珠就是這晚上出門趁着夜來沒有人瞧見便乘街車直回到扶露蓮府來一路上尋着子爵夫人的墳便是翠兒的墳他想我人還沒

死自己倒先來上墳了。那個墳本來也在共同墓場之側。這時光在十二點鐘後了。墳丁早已安睡。緞珠想橫豎是個新墳。一認便是。也不去驚動他。了。緞珠走到墓場之前。見一丸冷月正照在雪白的大理石碑碣之上下。面短樹叢叢環裏各種香花。一瞧見那淚珠兒就破眶奪門而出。不由得跪在他墓前。哭道：「翠兒，我害了你。我願意受這個災厄。偏偏你當了去。我雖不死也和你一樣永遠不再出現於世界了。你一天代了我。我死之後叢葬在荒坵之中。你永遠頂了我的名。罷。翠兒，翠兒，我也不遠到你那去的地方來了。我此刻還在這裏哭。你只怕我死之後就沒有人灑一滴淚。咧。緞珠哭罷立起來把身邊剪下的頭髮取出來。和着柔軟的土也埋在墳土之中。再在墳前採下兩朶白玫瑰花。一朶供在翠兒的墓上。一朶藏在身邊。說我永永不忘。你見花如見你面也。瞧珠憑弔一回。自去不題。再說英國地方有個小都會喚做台勃爾鎮。這鎮上有一家剃髮店開了好久了。這店裏頭還有男女的化粧用品。各國來的香水肥皂紅白粉之類也。在這裏出賣。這店主人喚蒲利威。是個法

國人住在這裏，好久了。和本國人一樣。他這理髮之術，算巴黎第一等的師匠。頭髮要蹀，要直，可以惟命是聽。還有一種，可以使頭髮非常長的藥，他十分秘密，不肯傳人呢。這位理髮店的主人，又最是有趣的。本來法國人的性質活潑風趣，是其擅長。所以也最得一般婦女的信用。年紀五十歲了，卻還沒娶妻。人家問他爲什麼守着獨身主義，不娶妻。他道：娶妻有什麼好處？我是最有愛情的。世界上的女子，都是吾妻。我怎麼做一個人的奴隸呢？他說這話，人家都說他有瘋病的。咧！他這理髮術，果然是妙。但是他的招牌也非常有趣。他的招牌便是他自己的頭。願他把自己的頭髮用美術的左右分開，還用一種香油香水刷的光光的，真個一塵不染。也不知道他是吹呢，是實話。據說他自己是個禿子。因爲研究出這種藥來，所以和少年人的頭一樣。而且他店中人也沒一個禿子。這是他的特色。所以他全店的人都是活招牌呢。這一天，吸了早飯，沒有事。店主人坐在店裏等主顧。只見遠遠地來一個婦人，好像個貴婦人模樣。那店主人目力極銳，說道：有客來了。他眼睛注着當門一個大

着衣鏡。只見戴一頂寡婦頭巾。濃濃的遮一個面。穿的衣服却甚是樸陋。都是出舍人家所穿的木棉衣服。但是一切舉止態度。確是個貴婦人模樣。到得店前來。那店主人便恭敬敬垂頭鞠躬施了一個敬禮。原來店主人意思他一事兩勾。當一面行禮。一面便是把他的招牌供獻人前。這時只見那婦人歎步進店。大大方方的坐着不去面。主人便道。請問夫人到此作成些小店什麼東西。那婦人低低的說道。這裏有假髮。沒有主人道。有有各色。都有夫人。是要長長的露出在這頭巾之下。的嗎。那婦人還沒開言。店主人又道。這裏各色的假髮。都有近來最流行的貴人紳士。清客串都用。小店裏的假髮。不知夫人要什麼顏色。婦人低聲道。可有黑色的嗎。主人向那婦人頭巾之下。一瞧。只見滿頭艷艷黃金之髮。暗想他怎麼要買黑色的假髮。定然是要喬裝罷了。只瞧他這個態度。穿着木棉的衣服。就是個破綻呢。再者他那發聲。却帶着悲顫之音。想他是那一家。的夫人。定然有一段悲慘的歷史。在裏頭呢。當時店主人取出黑色的假髮種種。說這都是劇壇上最上等的那婦人就在

裏頭選了一號毛髮最短的說道聽說這裏還有一種染眉毛的藥可有沒有店主人道有有這是買了那一色的假髮該有那一色的染眉藥這用一種黑黛描的這裏都有婦人道如此最妙店主人道夫人只消一瓶就好用幾年了那婦人取了兩瓶就去店主人也不知道這婦人到底是那裏的夫人好在這個店裏像這種事一年也不知有好幾次咧這一段故事兒講完又要講那天夏末秋初瑞波磴地方某小村的旅館有一位女客就喚做幽蘭夫人看官們要知道鄉村之間的旅館倒比了都會之地的旅館情意懇摯都會的旅館往往不問旅客的來歷痛癢不關鄉村的旅館待客極其信切非常忠實幽蘭夫人住在那裏不上幾天就和他主人家很親切了那主人家雖不知道夫人真正的來歷但約略知道是個苦難的人兒頗表同情之意據夫人自己說他是孑然一身到處飄零也無親戚也無朋友也無職業財產因爲身體不健康所以到這鄰村人家暫住幾天或者弄一個事情做做也好我身邊總共只有五十磅將來或者教教裁縫針線或者教幾個小孩子不論男女

這倒都使得。那女主人道：你說了，我倒想起來了。這裏鄰村都有個小學校，惟有這村裏沒有。這裏小孩子往鄰村去讀書，非常覺得不方便。前日牧師曾說過：咱們這村裏小孩子也多了，自己想法子要設立個小學校。纔好這裏村盡頭有所房子，空關久了，咱們去租了來，開個小學校也好。主人道：不差。自從這房主的祖父死了一向沒有人租過。風吹雨淋，想來租金也不貴。女主人道：至多十磅，定可租來了。主人道：好是好，這地方太冷靜，一個女人家住在那裏，怕膽小。幽蘭夫人道：我不膽小，我最歡喜習靜。這時主人便去租了這屋子，略爲收拾。夫人就到那裏把學校的匾額掛起。一切有他主人夫婦帮忙。居然這村裏的男女小孩子都來上學了。加着那位幽蘭夫人待人接物，最是和藹親切。課餘之暇，他還到村裏的貧民病人之家，有時安慰他，有時看護他。一村的人都說：這位夫人，或者是個天使也未可知呢。那幽蘭夫人所教的男女小學生，真個和自己的母親一般。不過在個裏一個小地方，一月所得那足以支持生計。幸虧夫人尚有這五十磅頭時，時津貼却也快完了。那村裏

最。尊。敬。的。這。位。石。田。博。士。又。喚。做。石。田。牧。師。的。狠。感。念。這。位。夫。人。便。在。教。會。中。有。時。募。集。幾。個。錢。每。月。補。助。夫。人。些。却。也。有。限。但。是。這。夫。人。在。村。裏。所。施。的。恩。惠。可。也。書。不。勝。書。大。概。有。病。之。人。只。盼。望。這。夫。人。來。了。痛。苦。便。減。了。一。半。臨。死。之。人。只。要。這。夫。人。來。了。好。登。天。國。夫。人。除。了。貧。病。之。家。一。概。不。到。外。其。餘。除。非。到。石。田。牧。師。家。和。他。夫。婦。們。晚。餐。從。此。年。復。一。年。如。花。美。眷。如。水。流。年。送。在。這。荒。寂。的。瑞。波。磴。地。方。真。個。做。了。空。谷。幽。蘭。了。恰。巧。開。痕。州。一。個。子。爵。領。地。上。要。招。個。小。學。校。事。務。長。由。田。博。士。出。面。遍。登。廣。告。石。田。牧。師。就。把。幽。蘭。夫。人。舉。薦。了。幽。蘭。夫。人。想。了。一。個。念。頭。也。就。答。應。了。所。以。會。到。這。裏。來。這。是。做。書。人。的。補。筆。如。今。又。要。講。子。爵。聽。了。田。博。士。的。話。一。路。歸。家。他。想。博。士。從。來。不。肯。輕。易。贊。人。今。天。却。如。此。傾。倒。果。然。如。此。吾。妻。柔。雲。見。了。一。定。歡。喜。使。他。常。在。這。學。校。之。中。嗜。們。請。了。他。來。也。該。盡。主。人。敬。禮。之。心。這。天。的。夜。裏。子。爵。和。柔。雲。說。這。位。幽。蘭。夫。人。你。該。送。些。東。西。給。他。書。藉。圖。畫。之。類。是。不。可。少。的。或。者。嗜。們。花。園。中。花。果。時。鮮。之。物。都。是。婦。人。愛。好。的。可。知。這。學。校。辦。得。好。也。是。嗜。們。

家的名譽。柔雲聽罷，不能不贊成。只是胸中有些疑惑，說道：「你相這位幽蘭夫人，非常要好，非常佩服他，敢是以前在什麼地方遇見的嗎？」子爵呵呵的笑道：「夫人說那裏話，來面也不會見過，怎麼說在什麼地方見過？」原來柔雲第一個疑心病重的人，他處處防閑子爵，妒心最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所以動輒要疑心他人。到了明天，柔雲到書房裏整理書籍，檢點贈給幽蘭夫人的書籍，想送他些什麼書好呢？隨手在玻璃櫥中取出一本，很美麗的書來，一瞧，却便是一部福爾士福斯的詩集，翻開來第一頁，便寫上一行小字，道：「巨籟達蘭蓀敬贈吾最愛之妻紐珠二十歲壽辰之紀念。」柔雲屈指一算，他是十八歲上結婚的，到二十歲是做親兩年了，是最歡愛的當兒，我和子爵何嘗有過這一天？因此妒火又漸漸引上來了。說這種書留在家裏，見了，徒令人惹氣，不如送却倒乾淨，便把這部書籍，餘外再選了幾種書，送到幽蘭夫人那裏來。咳，看官們，啊，人亡物在，這樣的書籍，是該保存在家裏的。柔雲因為氣不過紐珠，所以凡關係他的東西，一概不留端正好了。書籍著人送來，幽蘭夫人

早。在。學。校。中。預。備。好。了。一。室。房。雖。不。大。却。是。非。常。精。緻。還。用。了。一。個。小。婢。伺。候。夫。人。焚。香。烹。茗。幽。蘭。夫。人。甚。爲。喜。歡。博。士。想。這。都。是。子。爵。夫。人。預。備。的。他。該。感。念。子。爵。夫。人。便。道。夫。人。你。瞧。瞧。這。位。子。爵。夫。人。樣。樣。都。周。到。他。改。日。再。要。親。來。奉。訪。呢。

第十六回

蘭。幽。夫。人。聽。了。先。自。一。楞。勉。強。答。應。一。聲。是。湘。靈。夫。人。也。說。道。子。爵。夫。人。最。是。和。氣。的。他。常。常。把。書。籍。鮮。花。之。類。教。人。送。來。你。要。什。麼。儘。管。向。他。要。去。在。這。裏。沒。有。什。麼。客。氣。幽。蘭。夫。人。低。低。答。應。一。聲。知。道。心。中。想。我。今。天。居。然。在。這。裏。做。客。了。觸。起。前。情。眼。圈。兒。一。紅。幾。乎。流。下。淚。來。恰。巧。那。婢。女。送。上。茶。來。田。博。士。和。湘。靈。夫。人。也。都。用。了。茶。幽。蘭。夫。人。問。道。子。爵。家。有。幾。位。公。子。博。士。道。只。有。先。夫。人。生。的。一。位。哥。兒。夫。人。道。這。位。哥。兒。想。狠。好。博。士。道。若。說。這。位。哥。兒。容。貌。心。情。舉。止。都。是。第。一。等。最。是。體。面。的。正。是。子。爵。家。後。福。幽。蘭。夫。人。一。聽。便。高。興。起。來。了。雪。白。的。臉。上。就。有。幾。分。血。色。便。道。想。他。母。親。自。然。格。外。歡。喜。博。士。道。夫。人。沒。聽。得。老。夫。說。嗎。這。位。公。子。不。是。現。在。的。夫。

人。生。的。是。已。前。的。夫。人。生。的。這。位。良。彥。公。子。的。母。親。可。憐。已。亡。過。了。老。夫。以。前。只。見。過。這。位。夫。人。兩。三。面。覺。得。這。位。公。子。的。眼。睛。口。邊。狠。像。他。母。親。呢。說。著。田。博。士。把。眼。睛。注。視。着。幽。蘭。夫。人。夫。人。連。忙。避。開。頓。了。頓。兒。博。士。又。開。口。道。那。一。天。我。遇。着。子。爵。我。說。公。子。可。以。進。中。學。堂。了。子。爵。道。只。有。一。個。兒。子。捨。不。得。他。離。家。夫。人。你。想。子。爵。可。不。是。太。溺。愛。了。嗎。幽。蘭。夫。人。道。想。是。這。公。子。頑。皮。得。狠。罷。博。士。道。這。倒。不。用。說。得。凡。是。體。質。健。全。的。小。孩。子。終。是。蹺。蹺。跳。跳。極。其。淘。氣。的。不。過。這。位。哥。兒。的。性。質。極。爲。良。善。外。面。惡。劣。小。孩。子。的。脾。氣。一。些。兒。沒。有。幽。蘭。夫。人。道。我。幾。時。要。見。他。公。子。一。面。不。知。可。能。不。能。湘。靈。夫。人。道。怎。麼。不。能。那。住。在。這。兒。了。別。說。是。一。面。將。來。天。天。到。這。裏。來。呢。以。前。那。雲。苔。夫。人。在。這。裏。他。常。常。來。頑。耍。何。況。你。是。喜。歡。小。孩。子。的。呢。說。着。又。指。那。庭。前。一。個。破。花。盆。說。這。是。他。打。破。的。那。天。一。個。球。滾。在。那。花。盆。架。底。下。他。使。鑽。進。去。取。那。球。兒。一。個。不。小。心。把。花。盆。打。破。了。夫。人。你。瞧。着。不。是。一。個。皮。球。還。在。那。階。台。底。下。他。想。着。了。多。早。晚。就。來。取。了。幽。蘭。夫。人。想。小。孩。子。太。淘。氣。了。也。不。好。等。他。

來。此我慢慢地瞧他。是個怎麼樣兒。他們三人講了半天話。博士先立起身來。說夫人。學校中的時間是從上午九點鐘起。到午後四點鐘止。此外的時間請夫人隨意。自便。此刻雖然狠冷靜。往後慣了便好了。幽蘭夫人道。我是習靜慣了的。斷沒有什麼不便。多謝博士放心。博士還諄諄講了幾條學堂注意的事。便興辭而去。湘靈夫人隨後也走了。幽蘭夫人一個人走到花盆架下。拾出一個新色的皮球來。把球捧在胸前。好似抱着個愛兒一般。低低的說道。這是吾兒的東西嗎。良彥。良彥。我幾時纔見你面。可憐幽蘭這一種癡情。全傾注在嬌兒身上。便道。吾兒。你可知道你母親無日無夜在這裏想念你嗎。你以為你母已經做了黃泉之鬼。可知道你母即在世上。我今後雖然可以和你見面。那母子的名義已經隔斷了。可憐可憐幽蘭夫人想着。淚下如雨。便在草地上的椅子上坐下。掩面而泣。既而忽然想起。我這個樣子。被人家瞧見了。算什麼呢。便在自己屋子中。把小婢支使開了。恣哭了一場。這是幽蘭夫人進了這學堂第一回下淚呢。明天就到學校中。果然許多女學生都和這夫人。

親熱停了兩天子。爵家差人送瓜果來。說是子爵夫人致意。夫人明天還要到學校。親自拜訪。咧幽蘭夫人道：「多多拜上子爵夫人。說我十分感激。他說雖這樣說。心裏却想這如何可以見他呢。原來幽蘭夫人當初到這裏來的時候。並沒有知道是巨籟達子爵夫人家的私立學校。他自到瑞波。墮後只掛念良彥。他說如何可以想法子和我的良彥會一會就死也。瞑目我寧可做個乞食的婆子。徘徊巨籟達城之旁。偷瞧瞧我這嬌兒。便是立刻跌倒。在巨籟達城之旁。死了。把這森林中的木葉遮掩了也。所甘心天天這樣的想。恰巧那招致事務長的告白出現了。這地方和巨籟達城相近。便由石田牧師介紹到這裏。可不知道就走到自己的庫門裏來了。又怕他們認得出。既而一想。我現在易容改裝也經過好幾年了。也沒個人再知道我。況且大家都知道。紉珠已經葬在意大利高高大理石的墓標。誰也不認得。難道能從棺材裏逃出來不成。再加着個石田牧師極力攬掇。說夫人該向那廣大些的地方盡力於學校。纔是若是幽蘭夫人知道這學校是柔雲辦的。他再也不來的了。但是現

在倒變了。騎虎之勢了。只聽人家說子爵夫人長子爵夫人短胸中勃勃的跳個不。了。如今又聽得索性他要到學校裏來了。萬一被他窺破如何是好。害得幽蘭夫人。一夜不曾安眠。他想他們都知道我死了。子爵自然要續娶。續娶了不是柔雲是誰。呢。我出來的時候原是與子爵以自由的。既是與子爵以自由。還管他續娶的是誰。自然稱他心意了。只是我的身世。雖生猶死。不過多一口氣罷了。幽蘭夫人坐在那裏癡癡的出神。忽然有一種恐怕的心起來。他道咳。咳。這是我的罪名。這是我的罪名。便從牀上起來。直到神前懺悔。說我擔待了個欺我夫君之罪。陷吾夫加個重婚的罪名。在身上。雖我不出世。法律上是逃得過的。上帝的眼睛是逃不過的。重婚之罪。上帝是最不許的。第二個妻要算是犯了姦淫了。吾丈夫是沒有知道。以爲我已死了。呢。就是柔雲他方志高氣揚。做那子爵夫人。誰知實情是個私通者罷了。譬如今天我一出世。說是意大利火車失事時候死的。是翠兒不是緞珠。如今好好兒的。回來了。依舊來做子爵夫人。那時候柔雲的地位可怎麼樣呢。豈不要羞慚死嗎。幽

蘭夫人足足想了一夜。不曾安眠。夏夜甚短。一會兒就天明了。早晨起來。自己先定一定心。今天要和柔雲見面了。須得預備預備。且說幽蘭夫人早晨起來了。到那綠陰之下的椅子上。坐了一坐。煩惱的頭腦被曉風一吹。覺得清醒了。許多又想起我這一番棄了丈夫棄了兒子。自己使算死的一般。列底合於天理嗎。我自己不尋短見。是要等我自然的一死。蒼蒼者天。應該早早使我命盡。祿絕。把這雖生猶死的身體收拾了去。豈不是乾淨嗎。正在那裏想。只見旭日當空。斜照在樹林之稍。學校的鐘已經打了六下。和子爵夫人見面的時期越近了。他把自己的心先按定了。別在他面前露了怯相。授業的時間在八點鐘。幽蘭夫人那頭髮是已經截短了。他臨鏡低徊。想著當初何等愛好。到如今極力的要自掩其美。却還掩不了呢。歎了一口氣。依舊把寡婦市戴了。用過早餐。便到校中來。名爲事務長。其實還擔承一半教課。咧。停了會兒。只聽得一個學生嚷了進來。說夫人夫人子爵夫人來了。幽蘭夫人聽了。好似一把利刀直刺入朶耳之中。不知不覺的立了起來。想走出去了。不知不覺的。

又。坐。了。下。去。只。覺。得。耳。中。一。陣。響。不。知。如。何。是。好。第。一。我。見。了。他。如。何。的。和。他。周。旋。開。口。說。那。一。句。話。好。咳。此。番。沒。有。第。二。法。子。只。求。上。帝。保。佑。我。別。教。被。他。們。看。穿。這。關。係。狠。大。呢。幽。蘭。夫。人。這。時。心。裏。頭。的。念。頭。比。電。氣。還。快。往。事。如。潮。一。一。都。從。心。上。過。覺。得。柔。雲。和。子。爵。兩。人。愛。好。之。情。一。閉。目。好。像。幻。燈。一。般。都。懸。在。我。目。前。咧。只。聽。得。馬。車。之。聲。鱗。鱗。然。已。到。了。學。校。門。首。幽。蘭。夫。人。遠。遠。的。一。望。這。馬。車。是。紫。漆。的。確。是。子。爵。家。的。馬。車。當。時。定。造。這。一。對。馬。車。時。子。爵。還。和。我。商。量。式。樣。和。漆。色。咧。再。瞧。那。御。者。也。還。是。舊。人。我。認。得。他。不。認。得。我。了。幽。蘭。夫。人。本。來。是。預。備。出。迎。的。誰。知。兩。隻。脚。重。逾。縛。鉛。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一。步。也。拖。拽。不。動。那。柔。雲。已。經。慢。慢。的。下。了。馬。車。這。學。校。中。的。學。生。又。嚷。進。來。道。子。爵。夫。人。下。了。車。進。來。了。幽。蘭。夫。人。迎。了。上。去。只。見。當。日。的。柔。雲。姑。娘。和。今。日。的。子。爵。夫。人。略。有。不。同。了。第。一。衣。服。的。華。美。貴。重。所。有。裝。飾。如。耳。環。頂。鍊。胸。飾。指。輪。之。類。都。是。寶。光。燦。爛。歐。洲。大。都。會。第。一。流。的。東。西。第。二。顏。色。較。以。前。豐。滿。了。從。幽。蘭。夫。人。的。眼。光。中。瞧。去。不。及。做。姑。娘。時。候。的。美。麗。

看官們要知道凡爲女兒家已出閣的女子和未出閣的女子正是一個蛻化時代。一嫁了不是肥了定是瘦了把以前的美質都損壞了而且還能把從前種種天然愛好之心漸次消滅不但顏色變換連性情都能改變這難道是心理學和生理學的關係嗎你只瞧枝上的鮮花和瓶裏的鮮花那一種花好爲什麼偏偏有攀折鮮花供養瓶中雖供他一己的流連歎賞可憐不到三天那花便憔悴零落無有顏色及至變成枯花向牆角邊一丟所以在下說美人不可早婚使美人早婚者其罪當入九幽十八層地獄永遠不得超昇咧貪叙閑文耽閣了正事且說柔雲雖然沒有以前的美麗却是滿面得意之色好像臉上有一種光彩他的意思以爲我這個地位這個品位人人都要羨慕我可憐他還在夢中要知道你現在所立的地位不是你自己的地位一說穿了你便置身無地這時柔雲方十分得意一手提起了自己的裙。唏。嘩。唏。嘩的響一路進來漸漸和幽蘭夫人接近了那幽蘭夫人低了頭眼望著地上真個像他屬下所用的人一般只是今天這二位夫人相見可也算得奇妙

了一個。是真正子爵夫人。倒萎縮了。做了個雇用的教師。一個是要講實際。只好算私通者。（按西洋無妾之名稱）今天倒自以爲是子爵夫人。非常得意。你道奇也不奇。看官們第一注意的。今天柔雲。瞧得出幽蘭夫人是誰嗎。在下先說明一句。是瞧不出爲什麼。瞧不出呢。一則年代究竟也久了。二則幽蘭夫人今朝自己十分注意。三則他這一副志高氣揚的神情。也不放什麼在心上。他一路進來。一路說道。今天我來得太早了。不妨礙你們授課時間嗎。今年一夏。同咱們子爵和幾位友人。出去做避暑旅行。倫敦巴黎的鬧了一會子。狠累得慌。今天又送一個客到別處去。一早就到火車站。便道到此拜訪。咧一派言語都是誇張。他交際之廣。幽蘭夫人微微答應一聲。是柔雲道。我先瞧瞧學生們。再到你屋子裏坐地。咱們還有話說。幽蘭夫人又輕輕答應一聲。上下兩唇好似不肯相綴合的樣子。柔雲想他是懾於我的神威。所以十分恭敬。不敢高聲。因此心中非常得意。說他狠知道自己的分際。慢慢兒。便到課堂上來了。或者把幾個幼稚的女學生。撫摸撫摸他的頭。或者把他們所

做的手編物拿起來瞧瞧說很好很好不枉我一片熱心又向着幽蘭夫人稱謝說以後一切都費心了又說如今嚒們到你屋子裏坐坐罷他便提起了雪花飛點裙先走了幽蘭夫人低了頭隨在後面柔雲一路上指東話西說這樣說那樣非常有興幽蘭夫人老不開口走過學校的曲徑便是幽蘭夫人的住屋了柔雲便同自己的家一般先走了進來指着個椅子道幽蘭夫人你請坐了嚒們好說話幽蘭夫人便坐了柔雲道夫人我瞧你這身子怯弱的狠想你別是有什麼病嗎你這裏住得慣住不慣幽蘭夫人低低的答應道沒有病也狠住得慣這屋子狠好柔雲道這學校嚒們創辦的意思原是爲推廣教育起見是愚天婦的一點願心只是一向也不甚十分發達總想逐漸的改良難得天人憙然肯來這是好極了幽蘭夫人還沒有回答他柔雲又見他戴着寡婦的頭巾便道夫人如何方在青年便遭不幸這意思便是說他青年守寡的意思幽蘭夫人這時便憤然的說道我不但無夫并且無子柔雲道阿呀如何如此不幸可憐可憐

第十七回

柔雲道：「夫人，你是第一回到這地方來嗎？」幽蘭夫人也含糊的「回答道：「我一向住在瑞波磴。」柔雲道：「你嫌寂寞時，可到我家裏走走，啫們園子裏常有鮮花鮮菓，我教人送來，你喜歡讀書嗎？」幽蘭夫人道：「除了讀書以外，沒有最喜歡的事了。」柔雲道：「前天我給你預備一個書架，裏面裝著許多書，備你暇時瀏覽之需。」幽蘭道：「多謝夫人，日來匆匆，還沒有拜讀過。」柔雲一面說，一面便走到書架之前，可是最觸目的是這一部福爾斯福士的詩集，他便不知不覺的抽出這部書來，道：「夫人，你喜歡名家的詩集不？」幽蘭夫人還沒有答就，他手中一瞧，心中詫異道：「咦，這部書好似我二十歲生日的時節，子爵送我的紀念品，因為這部書是特別的製本，所以最容易認識。」一向在子爵的書房中收藏幽蘭夫人想：「吾丈夫難道人已死了，便一點兒沒有遺愛少存故劍之思？」這種書，便因人及物，該鄭重的保存，纔是，即便不十分鄭重，也應該留在家中，何至於將出來送人？男子之心如此的薄情，令人可歎。一回兒又想

別是送出來時誤夾入這書也未可知。便向著柔雲道：「夫人這一部詩集是你們府上的記念品，想是誤夾在裏頭了。明天我教人送還府中。」柔雲道：「不消，這都是子爵自己選的大概。這種書他都不用了，也不去瞧他的了。」幽蘭夫人聽了胸中一痛，眼前一暗，那淚珠便滾下來，借著瞧別部書爲名，把臉兒背轉了。柔雲道：「這書架中的書你慢慢兒讀起來也足，穀你消遣了，你要別種書時，我那裏都有你儘管向我屋子裏要去，停了停兒。」又道：「今天吾兒良彥在前村散步，也許要來看官們，幸虧這一句不然，那幽蘭人夫的臉兒不能回過來了。如今聽說吾兒要來，不覺轉悲爲喜。」柔雲道：「過一天再來瞧你罷。」現在我回去了，說著頭也不回，上了馬車，竟自去了。幽蘭夫人送了柔雲回去，自己回到書室裏，坐在書架之前，把那部福爾斯福士詩集展開了半晌。這時鈴聲響動，預備要上課了。幽蘭夫人便在小抽斗裏取出一柄裁紙刀，把裏面子爵寫的一行字裁去，藏在身邊，自去上課。不題。再說柔雲的馬車出了學校，便到田博士家裏來說。今天到學校會見過這幽蘭夫人，比了以前那位雲苔。

夫人在這女子教育上頭適當得多。回到家裏又把這事告訴子爵。子爵道：這位夫人到底是那國人？據他們說，眉毛是黑色的，想是西班牙種族也。未可知。柔雲道：我想或是愛爾蘭人。瞧他這情狀，好似有什麼憂愁之事。大凡愛爾蘭人最是善感的人。種子爵道：過一天我去拜訪他，一遭見了面，就知道不提子爵要來見那位幽蘭夫人。且說幽蘭夫人當時聽得柔雲說良彥要到這裏來，便心花跳躍，不已。良彥不知長成個怎麼樣的人物了。今天白晝已過，漸漸的晚了，不知道良彥可來不來。這時四點鐘已過，學生們都回去。幽蘭夫人只等良彥來。此幽蘭夫人這時坐也不定，立也不穩，只望着巨籟達城的一方面，真個比了慈母倚闥還要加幾倍摯切。那巨籟達城一直線望將去，兩傍都是鬱葱大樹，中間隔一小山，砌着個甬道，直達巨籟達城外的表門。幽蘭夫人望着那邊，心中却雲湧潮合，呆呆的思想，只見前面好像有個人騎着一匹馬，隱隱的向這邊來。他想來的是良彥，不是呢？胸中先騷亂不已。想八歲之時，在意大利和吾兒分別了。到今朝別十七年，今年十四歲了，想來

一定是個很可愛的孩子。不知他心中還記掛着自己的母親嗎？便是記掛了也。只當母親早死了。又誰知你母親還在這裏現世呢？恐怖吾兒只知道現今的子爵夫人是他的母親不復念及自己的母親了。幽蘭夫人想著了淚流不已。便避進室中。把淚痕擦乾了。定了一定心。再出來。瞧時。果然是良彥乘了一匹小馬。剛到門前。手中垂著個絲鞭。一頭走一頭在那裏東瞧西瞧。這時幽蘭夫人恨不得奔出去。攔在懷中。叫一聲吾兒良彥。你生身之母在此。只是關係甚大。不能不極力的自己抑止。那良彥是個小孩子。脾氣剛到門前。只聽那綠槐樹上的蟬聲噪得狠急。他便把鞭子去打他。他閉閉的却不想屋子裏有個至有關係的人。牢牢的等著。胸中萬疊愛波。忽起忽落。直等到他下馬。這時幽蘭夫人幸虧身體支持在門上。不然幾乎要跌倒在地下了。他這時注視著良彥的面龐。他想自從意大利分別以後。我只和吾兒在睡夢中接了個吻。如今的面龐長的又和以前不同了。倒有三分像父。七分像母。却和我在印度戰死的哥哥陶村時。介差不多。真是一位英姿秀挺的少年。這時幽

蘭夫人把思念丈夫憶想阿兄的心都併集在良彥一人之身。良彥下了馬，也把這位夫人相了一相，便從馬鞍之旁解下一束鮮花和那兩三種的果物，說道：「夫人，這是啣們子爵夫人送給夫人的幽蘭夫人。這時要回答無奈，喉中梗塞，一時答不出來，好似全身起了一種拘攣，伸出手來受他的花果，那手又震顫不已。那良彥見這位夫人戴上寡婦巾，知道他必有深悲極慟。這時天氣炎熱，例應在此休息。以前雲苔夫人在這裏時，良彥出去散步，總在這裏歇腳，成了個慣例了。良彥便道：「待我把馬繫在門前樹上，再進來坐坐。這時良彥執著鞭子進來，好似和自己家裏一般，便道：「夫人，我常常到這裏來，你討厭我嗎？從前雲苔夫人在這裏時，我也常常來的。」幽蘭夫人道：「公子說那裏話來！你永遠在這裏，也不討厭你。」良彥道：「今天口渴，得很有水借喝一杯。」幽蘭夫人道：「有有比水還好的東西。那時幽蘭夫人，心花朵朵開放，喜氣充溢，身早取出一瓶檸檬水，和一串葡萄。良彥先把檸檬水喝了，連聲道：「美哉，美哉。再徐徐的摘葡萄吃，忽然想起道：「阿呀，我吃了，夫人沒有了。」幽蘭夫人道：「我

這裏多着咧。你儘管吃不妨事。這都是學生家的父母贈給我的。夫人見良彥吃得非常得意。怔怔的看痴了。又從頭頂上瞧到腳底下。沒有一處不可愛。把自己所有可悲可恨之事。一見了兒子。都拋入九霄雲外去了。又恨不得從他周身撫摩一遍。總之。這時候的幽蘭夫人。也沒有天地。也沒有世界。也沒有自己。身體統通沒有。只有一個兒子。良彥罷了。這也可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幽蘭夫人的眼光旋轉。在兒子身上。那良彥吃了葡萄。得意道。好久沒有吃這個葡萄了。格外的好吃。夫人道。怎麼說。良彥道。好久沒有吃了。頓了一頓。道。家裏是有呢。子爵夫人不許吃。他說小孩子們都要像斯巴達的少年一般。與以嚴重之教育。不該吃好東西。養成嬌貴之風。所以我在家裏是沒有得吃。幽蘭夫人聽他口口聲聲喚子爵夫人。已經有些兒詫異。又知道柔雲待良彥十分嚴厲。但是對於小孩子的嚴厲。本是有的。還是出於愛的嚴厲呢。還是出於憎的嚴厲。這時幽蘭夫人心中一動。想如何把良彥託付在我手中。纔好不禁問道。嗷。子爵夫人。怎樣。良彥道。子爵夫人是我父親的後妻。我

的母親是沒有的了。幽蘭夫人道：怎麼沒有了？良彥道：吾母親是在意大利火車衝突的時候已經死了。我媽媽死了。我的媽媽是很美麗的媽媽。這時幽蘭夫人淚珠只望肚腸，閣落頭咽去。良彥又道：吾媽媽的美麗好似天使一般。我還記得我每夜做夢總見吾媽媽，非常的疼我。他把我摟上，坐在膝頭和我接吻，把我的頭髮梳理。我以為媽媽真個活了。誰知醒來還是一場空。世界上沒有母親的人是很可憐的。吾媽媽偷然在世，可不是好說到這裏。良彥幾乎要流下淚來了。又說道：我想我記掛媽媽，吾媽媽也一定記掛我。所以在夢中來安慰我。後來我問父親：我的媽媽在那裏？吾父親說：早登天國了。我說：我也到天國去瞧瞧。母親父親道：痴孩子，人沒有死不能去的。你快快將來做一個顯親揚名的人。你母親在天國瞧了你也歡喜。幽蘭夫人：我不知幾時再見我媽媽呢？幽蘭夫人還沒聽他說完，從椅子一骨碌翻身轉來，跌在良彥身旁。那淚兒似斷線珍珠一般，只見他玉肩雙聳一起一伏的波動不已。良彥見了，着慌道：天人可是我剛纔所說的話，有得罪夫人之處了。爲什麼如

此小孩子家見大人泣了他也泣起來了。幽蘭夫人見良彥站在旁邊，便想我如何一個人便熬不住了，便立起來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別着驚，帶着笑安慰良彥。良彥不知不覺也笑了。看官們，你別瞧他們一哭一笑，沒甚關係。可知他兩人是關於天性這喚做天然的同情，要就生理哲學上講來，又是一大篇文章。咧，在下也不便東扯西引，只說良彥急急的問道：「夫人，你爲何落淚？」幽蘭夫人笑道：「公子說出來，難乎爲情？我們婦人家，最是心軟，稍爲心中難過，那淚兒便出來了。」良彥道：「夫人，你心中到底爲什麼事難過？」幽蘭夫人道：「不瞞公子說，我以前也有個孩子和公子一模一樣，如今却失散了，所以想著了吾兒，又瞧見了公子，不禁悲從中來。」良彥道：「這又奇了，我沒有母親，夫人又沒有兒子，咱們兩人倒是同病相憐。」幽蘭夫人道：「我的境況自足悲傷，若說公子不可時時想念你母親，良彥道：「夫人，倒說得好笑。你的兒子不過失散，想現還活著，你倒傷心。我的母親已死了，倒不許我想念。除非我母親還活著，我便不傷心。」幽蘭夫人想不好了，再說下去，要露出馬脚來了，便語鋒一轉。

說公子你以後可以常常至我這裏來嗎。良彥道一定來一定來。以前雲苔夫人在這裏時我也常來。只要子爵夫人不惱我。我天天可以來的。幽蘭夫人暗忖。要是子爵夫人惱時。便不許他出來了。柔雲待吾良彥。雖是怎麼樣好。我終有些兒不放心。便問道。子爵夫人常常惱你嗎。他待你想還好。良彥高聲笑道。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他和我意見上終有衝突。想他心中恨我呢。幽蘭夫人道。這樣嗎。他說着不知不覺的握着良彥的手。心想他窘辱我。還不穀我。已經讓他了。他還要窘辱我的兒子。此人良心何在。天理何存。這時幽蘭夫人好似人家立刻要害他兒子。自己極力保護他的一般。咧忽而一想。不對我兩人不能過親近。連忙放了手。良彥也不知道什麼。說道。夫人你的手又白又軟。倒和我母親的手一樣。我們子爵夫人的手。白是白了。只是堅硬似鐵板。一般。幽蘭夫人道。你怎麼知道。良彥道。我的臉上曾受過他幾掌。那天他著腦了。擊我一掌。臉上登時就腫起來了。所以我。知道他手硬。幽蘭夫人聽了。心痛難忍。好像這一掌打在自己臉上。又是氣。又是急。紅雲透腮。說你的父親。

不說什麼嗎。良彥道：父親那裏知道。他當着父親十分愛我。要是父親知道了，便要鬧得合家不安。我也不犯着爲了一掌，使吾父母不和。所以父親前一字不提。幽蘭夫人道：可憐可憐。良彥道：到底女人的手如何便傷了身體。我雖挨了，打在子爵夫人之前，總不討饒。也不覺痛。良彥說着，似有傲然不屈的樣子。可是他氣骨中含有此英雄的性質，便向壁上取下所掛的帽子，說幽蘭夫人再會了。幽蘭夫人想他第一次來，不便強留他，使他時刻長久，便說明天早來。我還安排東西在這裏在這裏去的當兒，兩人的目光恰好相合。良彥忽然道：嘆夫人又相了一相，說夫人你是誰呀？是不是幽蘭夫人。我好像在那裏見過的。咧。幽蘭夫人連忙把身體背轉，說沒有。良彥道：我一定在那裏見過的。我一時記不起了。決不是第一次見面。這時夫人背轉了身體。良彥却四面的窺視，把個幽蘭夫人急得欲避無從。

第十八回

這時幽蘭夫人吃吃的笑道：世界上面貌相同的人很多。公子你在那裏瞧見過和

我面貌相同的嗎。那良彥很可愛的樣子。側着頭。只管在那裏想幽蘭夫人。捏着一把汗。想被他想着了。可不是要良彥又說道。你也覺得在那裏見過我嗎。夫人你也認得我嗎。幽蘭夫人想這話很難回答。他又不好在自己兒子面前。故說誑話。便道。面貌相同的人多。良彥道。決計在那裏看見過的。說著。出門跨上馬。背說夫人。明天再到這裏來。加上一鞭。那匹小驪駒。直向巨瀨達城去了。夫人送了他。回來。這一夜。天又是悲。又是喜。又想起柔雲和良彥都來過了。轉瞬子爵也就來了。已經算逃過了。兩重關。這第三重關。又不知怎麼呢。但是子爵比不得他人。更容易瞧出破綻。我要是逃走了。罷。只是自從一見良彥。我這身體好像縛在這學校中了。這一個愛情。的網張着。如何走得呢。所以單有良彥在這裏。我便不能走。柔雲不必說。子爵也。把當日紀念品送給人。家了。想已心中無我。只有吾兒。還時時刻刻掛念已死之母。到底是。我自己養的。此番柔雲待他。也就可想而知。我如何不暗中保護他呢。又過了數天。幽蘭夫人。在這學堂裏。非常熱心。勤勉。這學堂裏的學生和家屬。大家都

歡喜有一天在午後四點鐘時候學堂的事務忙了一天非常疲倦手持一冊愛詩的福爾斯福士的詩集到樹蔭中少憩這時還繫着一抹斜陽在林梢樓角却漸漸新秋天氣了金風送爽玉露涵秋早晨夜晚的時光便覺有一股蕭疏澹蕩之氣幽蘭夫人煩雜了一天如今凭着椅子稍憩被晚風一吹沉沉的睡去了原來一個人的睡容善人的睡容和惡人的睡容大有分別善人胸中坦然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隱所以他的睡容自然恬適睡熟後微微露有笑容不比惡人有許多奇狀怪態這都是胸中不正自然表現於外如今幽蘭夫人睡熟了他是個善人的睡容還帶着美人的睡容不曉得夢見些什麼口邊有微笑的態度這個姿態傳齊了倫敦許多的畫工彫刻師以及一切美術家怕也描寫不出咧那夫人正在黑甜鄉裏可知道有人前來訪問咧只見前面走進一個紳士這時幽蘭夫人的侍兒也出去了紳士踱了進來說道怎麼一個人沒有誰在這裏就睡着了看官們你道這位紳士是誰便是當今赫赫的巨籟達子爵呢若在不知規矩的男子趁著夫人熟睡可以細

細的瞧他容顏。或者故作什麼聲音。破他的安眠。那子爵是當世真正的紳士。對於婦人非常守禮。他想幽蘭夫人自到這學堂裏來。十分勤苦。這樣秋暑的天氣。教育管理麻煩了一天。可不要倦了嗎。我便隨意走走。勿驚動他。剛要走時。不知道怎麼把手中的杖。在椅子脚上一碰。那夫人最是心靈的。微微有些聲音。便驚覺了。幽蘭夫人驚覺醒來。一瞧自己椅子旁邊。立一個男子。已經詫異了。再子細一瞧。那男子不是別人。却是自己的丈夫。蘭蓀子爵。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直豎的立起來。子爵見了。便安慰道。夫人勿驚我。便是盼望這學堂發達的一人名。喚蘭蓀子爵。今日失禮得狠。不知夫人在此休憩。未免太覺造次了。幽蘭夫人先定一定心。見子爵沒有瞧出他什麼破綻。便道。不知子爵駕臨。失迓。勿罪。子爵脫了帽子。恭施一禮。說夫人每天如此辛苦。合該休憩一二小時。不當在此驚擾。又說這裏是個偏僻的地方。夫人偷嫌寂寞。不妨到吾家去遊玩幾天。我還這裏種種完備些。幽蘭夫人道。不消承蒙子爵夫人招呼。非常周到。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之處。說着仍坐在這椅子上。一時

却不能立起來。子爵道：聽說夫人身軀嬌弱得很，想是連遭不幸，自然憂能傷人，倘望大人一切寬懷，自己保重，爲是幽蘭夫人這時語帶悲聲，說我的悲事件，我一生的一幽蘭夫人，他自以爲對於子爵的愛情，從今後一絲不留在心中，當自己走出子爵邸時，早已化作輕烟散諸天空了。誰知說雖如此，說那科學家說的動力不滅論，我如今又新發明的愛情不滅論，他們說動力變成熱，我說愛情變成恨，這却不是個消滅不過變形罷了。要講他的原根性，這個恨便從愛中生發出來的，所以越。是心中恨，這個愛越蟠據在胸中不肯出去呢。今天幽蘭夫人見了子爵，雖然極力自己用強制力覺得淡然無事，但是胸中這一股怨恨之氣如何消得去？想當初嚙們夫婦愛好之情如何沉摯，如今都付與流水行雲，把我一册小小紀念之書，偌大的子爵邸好像沒有地方可以藏得，男子心腸之薄，一至於此，想着那眼光便漸漸的注向這部詩集上去，不去理他，只是那眼光在書上，心却不在書上，他想子爵近來也狠憔悴，七年不見，但覺得眼枯頰瘦，臉上有悲哀的筋，未過四十歲的人如何。

竟同老夫差不多了。以前是個狠活潑的人。現在却變了個狠陰沉的人了。以前好比是春時的花朝。現在好比那秋天的月夕。這却是什麼緣故呢。看官們。你想這位夫人。果然是愛情消滅。便該心如止水。無論什麼境界來。漠不關心。不想今天幽蘭夫人。稍爲有所感觸。心中便大動起來。這叫做愛根不斷。業障未消。一會兒又想起種種來。他道我的所以隱姓埋名不出現於世界。原是爲要子爵快樂自由。起見。誰知如今瞧起來。那子爵非但不見得快樂自由。而且好似有憂愁不幸之端。這樣想來。豈不是還辜負我一片之心嗎。幽蘭夫人想到這裏。低頭不語。那子爵道。夫人有什麼不滿意之處。儘管向子爵夫人說。就是了。幽蘭夫人道。沒有沒有。這時子爵從夫人的背後望將去。見這一部書。狠觸目的。便皺着眉毛。說道。失禮得狠。這部書請夫人給我看。

第十九回

幽蘭夫人心。中一動說這。也是子爵夫人贈我的許多書中的一册子。爵道這一定。

是弄錯了。不知怎樣的夾在裏頭。這部書萬萬不能送到外面來。是狠要緊的書。請夫人原諒幽蘭夫人。這時心中明白一定又是柔雲在那裏搗鬼假意說是子爵親手自選的。其實他自己見了此書心中先嫉妬了我。倒幾乎錯怪了人。這一下子幽蘭夫人對於子爵好像是已經定了死罪的囚人。忽然宣告無罪。把心中的恨一齊都銷臉上。便有血絲子爵這時還說道夫人你愛讀福爾司福士的詩集。我另外送一冊來。這一冊却是別有緣故不能送給夫人。說着也不等幽蘭夫人回答。便裝入衣囊之中。幽蘭夫人只不做聲。心中却未免有些感激。停了停兒。子爵也和良彥一樣。說是好像在那裏見過夫人。一面夫人說不會。天下面貌相同的人多。況且我是無論什麼地方不到的那裏。會和子爵見過。面子爵這時也無可說。便道明天我另換一部詩集。囑良彥送來。這一部只得帶回了。子爵去後。幽蘭夫人又添了萬重心事。他想着子爵。倘然無意於我。我只有恨他。怨他。倒也罷了。偏偏今天瞧來。子爵未必無情於我呢。只瞧他容顏憔悴。比前衰老了幾分。就是爲這部詩集如此。着意可見。

他雖戀新歡，仍不忘舊好。呢想到了這裏，我要安慰子爵的心，還是自己說穿了罷。說是你的妻子，紉珠，却没有死，還在世上，咧轉念一想，不好，偷然說穿了，爲子爵設身處地，一想，如何是好呢？柔雲雖然和我感情不好，那子爵的一方面，我如何不顧到呢？我總算是已死的了，依舊做我的幽蘭夫人是了，只是住在這裏也狠危險。良彥和子爵心中這一點疑雲頗難去淨，怕的被他們認出來呢。到了明天，夫人便到鎮上去購了一副藍色眼鏡，他在人前只說有眼病，却借此可以遮住他一雙美目。又過幾天，良彥便將詩集本子送來，從此以後，和幽蘭夫人格外的親熱，每天必來一次。後來柔雲偶然也到學堂裏來，要顯露他是個慈善性質，便問起良彥常到這裏來嗎？常常來這裏淘氣嗎？幽蘭夫人怕說了什麼，要不許他來，便道不淘氣，不淘氣，足見子爵夫人教育得好。彥聽了有些兒得意，便道：這小孩子性質不大好，所以必須與以嚴重之教育，常到這裏，你覺得討厭嗎？我可以關照不許他來。幽蘭夫人急急的說道：不不，他來了，我狠歡喜，我以所失去的一個孩子也和他一雙伴。

紀。我見了他，很想起我的兒子。柔雲點了點頭道：「大概做了母親，總喜歡小孩子的。我在這裏好幾年了，膝下無兒，真是不幸之事。看官們要知道柔雲這個人，不大肯說實話的。這幾句，倒是他的實話呢。」說着，連連歎息，把粉頸低了下去。凡是婦人家，榮華富貴樣樣可以隨心所欲，做到的，惟有這個兒子。憑你有多大力量，却是一時無可想法呢。天下事，權利義務總是相劑於平的。男女之間，女子似比男子多喫一番苦，便是那生育上的關係。然而生出個小孩子來，女子的精神上快樂較男子爲多。所以英國人有句古話道：「小兒者，女子無上之賜物也。」因此上，甯喫一時之痛苦，將博永久之歡愉。無論貧富貴賤，總逃不出這重關。如今柔雲瞧着良彥漸漸長大，想他是穩穩的一個未來子爵。我空勞了一世，用盡心計到頭來，還是一場空。雙手付於人家罷了。想到此，心中終恨恨不已。現在和幽蘭夫人講話，不覺流露出來。幽蘭夫人無可回答，說你年紀還輕，著不必焦急。但是心中不知不覺的有些兒得意。想我有這樣一個體面兒子，身體又強壯，也可以自慰了。又過了一月，那一天柔

雲和子爵又到這學堂裏來。這一回却爲了巨籟達爵邸中有客要來參觀學堂。這一羣客共有七八人。其中有女客三人。有一對還是新夫婦。咧大凡獨身的人見了人家。伉儷之篤。總不免要落淚傷心。那幽蘭夫人可也算是個活活的孤孀。瞧了人家熱刺刺的情愛。如何不動心。想着當初我和子爵也何嘗不是如此。今日覷面相逢。乃同陌路。豈不可歎。幽蘭夫人這時又不禁把冷眼去瞧子爵。現在的夫婦只覺子爵狼淡淡的。把現在他們新夫婦比較起來。果然比不上。便是把當初子爵和我的神情比較。現在也似覺差得遠咧。幽蘭夫人想當初我和子爵兩人情好的時候。子爵的一舉一動。好似都有個愛字的分子。化合在裏面。無論到那裏。子爵總携着我的手。同行我的一隻手。常在子爵腕中。簡直可算個形影兒不離。就是到後來。子爵常常抱怨我不合貴族體制。他總是懇切的和我說。其實也依舊是愛我起見。他以為我的耻辱。便是他的耻辱。無奈我的性質不相近罷了。但是如今瞧他們兩人好似隔了一重薄膜在中間。子爵和柔雲說話雖然也狠親切。却和他人說話無甚

兩樣柔雲是柔雲子爵是子爵不相連屬的夫婦如何是好子爵也不常常携着他的手我瞧起來柔雲沒有嫁子爵夫人的當兒子爵倒要和他親近些來因此我當日不能不起這個妒心如今想來我要玉成他們難道反而造成這不良的姻緣嗎又想子爵這樣一個人不信愛情遽冷到這般又見子爵的旁邊良彥常常隨在一處子爵好似一刻不離開良彥的譬如一面和人家說話一面把手去拊那良彥之肩或按那良彥之頭行動當他一枝拐杖父母愛子是當然之事但是子爵現在這個情狀好似把那愛妻之心漸漸移到愛子上去思深腦動時時去瞧子爵的舉動那幽蘭夫人又不會帶慣這個藍色眼鏡常常從眼鏡的側裏去瞧子爵恰巧子爵的目光也向着夫人兩人的視線在半空中打個正着那夫人不覺歛的朱顏紅暈起來這幽蘭夫人爲何紅暈當時做書的也沒交代明白譯書的也不好說什麼只好算一個書闕文請看官們自己尋思罷却說又過了幾天柔雲忽然害起病來了據醫生的勸告須到溫泉場的別莊轉換空氣看官們若說這個當兒柔雲一場

病就此不起。早已去了。此世幽蘭夫人從新做了子爵夫人。可不省了許多筆墨。想看官們也未嘗不願意。但是無論這部書的情節不能戛然而止。便是做書的也不肯輕輕放過他。自從轉地以後。秋去冬來。到了聖誕節的時候。柔雲就有信來。說是年年每逢聖誕節日子。爵邸向有周郵領地貧民之舉。或錢或物。年年是個老例。向歸子爵夫人分派的。今年天人。不回來了一切。都託幽蘭夫人來信上。柔雲近日身體如何。卻不曾道及。大概是不能即行歸來。這是一定的。且說子爵和柔雲兩人。出去了。家中只有一個良彥。他祖母近來更是老病。侵尋也不能管他。無非每日到幽蘭夫人那裏來。起初到別莊去的時候。依着子爵的意思。要帶着良彥同去的。無奈柔雲不要他說。小孩子家帶來帶去做什麼呢。子爵拗不過他。又恐反損了柔雲的健康。所以只得留在家中。若是家中沒有幽蘭夫人。良彥就要覺得非常冷靜。幸虧有這位夫人。良彥便不覺其苦。本來母子天性。如今兩人益發親密。良彥家中的老人。起初有些兒不放心。後來大家聽得這位夫人的德望。亦就聽憑他了。從此後幽

蘭夫人學堂中工課一完就盼望良彥來良彥也無論寒暑風雨每天必來端正好了種種的果品習以爲常到了聖誕節分餉領地貧民錢物之時良彥跟着幽蘭夫人幫助他料理又恐幽蘭夫人不知道一一的告訴他幽蘭夫人心中暗暗的好笑說好孩子你不用說了這個分餉領地貧民的例還是你娘創出來的我不信還要你們小孩子家教導嗎只是可憐他如何知道也只得和他敷衍有時也問問他有一天良彥忽發奇想向着幽蘭夫人道夫人我若害了病你也肯來陪我看護我嗎夫人聽了大驚道你爲何說出這話來害病是個不吉的事好端端的說他什麼良彥笑道不是真個害病譬如這樣我和父親說了夫人肯來嗎夫人道你身體強壯得狠如何一時會害病快休作此想良彥道不是夫人你說了使我好安了心夫人道偷然你果有病時我無論什麼天大的事都不管一定來看護你良彥道如此便是了說着又捧了幽蘭夫人接了一個吻好似定了一個約似的良彥去後幽蘭夫人心中狠不快活想小孩子家的口舌最毒好端端的說出害病的話來果然有病

我。便。能。到。子。爵。邸。去。當。看。護。婦。去。嗎。光。陰。飄。警。轉。瞬。又。似。春。末。夏。初。了。巨。籟。達。子。爵。邸。中。大。家。都。說。子。爵。夫。婦。不。久。要。歸。來。了。誰。知。子。爵。夫。婦。一。歸。好。似。又。開。了。劇。場。上。一。重。幕。了。幽。蘭。夫。人。聽。得。學。生。們。講。子。爵。夫。人。回。來。了。心。中。捏。着。一。把。汗。怕。的。以。後。良。彥。往。來。不。能。如。前。此。的。勤。密。到。了。向。晚。時。光。忽。見。良。彥。狠。得。意。的。樣。子。縱。縱。跳。跳。的。進。來。道。夫。人。夫。人。你。知。道。我。有。件。可。喜。的。事。嗎。夫。人。道。可。喜。的。事。什。麼。事。啊。良。彥。道。夫。人。你。幾。時。到。嚙。們。家。裏。來。瞧。我。又。添。了。個。兄。弟。咧。幽。蘭。夫。人。聽。了。這。話。不。意。之。中。好。像。受。了。一。個。打。擊。便。道。怎。麼。說。你。添。了。兄。弟。嗎。良。彥。道。正。是。幽。蘭。夫。人。你。道。歡。喜。不。歡。喜。這。小。弟。我。很。喜。歡。他。幽。蘭。夫。人。這。時。沒。有。第。二。句。話。可。說。心。想。柔。雲。居。然。生。下。小。孩。子。來。了。這。可。如。他。的。願。了。到。此。地。位。他。該。沒。有。什。麼。缺。憾。了。只。是。我。這。良。彥。步。步。入。於。危。地。從。今。以。後。更。要。加。一。倍。心。保。護。他。呢。不。提。幽。蘭。夫。人。在。那。裏。沉。思。再。說。婦。人。的。生。產。也。有。種。種。不。同。有。難。有。易。產。後。身。體。復。原。也。有。早。有。遲。當。子。爵。的。前。妻。緜。珠。可。算。得。是。遲。了。也。因。爲。心。境。不。住。在。產。孽。之。中。就。被。柔。雲。氣。了。幾。場。所。以。

很遲遲的。如今柔雲却不。然他生產極快。產後也就復原。真個比生了小貓小狗還快。就雇用了乳母。到了第七朝。就從別莊上回來了。那時乘了狠講究的馬車。只見那乳母捧了個小孩子。真似蠟娃娃般一個子爵夫婦自然平添一重喜氣。那乳母抱着個嬰孩進來。道諸位恭喜子爵爺和夫人。大家都恭喜小世子。一路順遂。易長易大。這時一個信息傳了出去。比電報還快。合領地都曉得了。那時一村一村的派著代表來祝賀子爵登時禮拜堂的鐘聲鏗鏘的聲振遐邇。他們到了裏面第一個就是良彥抱着他父親的頭頸說父親回來了。子爵撫着良彥道兒啊。見過了繼母還有你的小兄弟。良彥道咦。這是嚙們的小弟弟嗎。我可喜極了。說着便連縱帶跳的跑過來要瞧他小兄弟。柔雲連忙向前一擋說你這個樣子別驚了他。說着又向他瞪了一眼。良彥見了便不敢向前了。看官們要知道在起初柔雲當着子爵的面從沒有把這個狀態對待良彥。如今剛回了家便放下這個臉來。這明明他以爲從今以後我是一家的主權者了。子爵不敢說什麼。却呵呵的笑道。那裏便驚了他。

良彥他也喜歡兄弟的心說着從乳母手裏抱過嬰兒一連接了幾個吻這是他調和妻子之間的苦心子爵抱了這嬰兒在手裏一時間忽然想起當初紉珠初生良彥的情形紉珠當時要把吾兒的名中嵌一個「時」字在內後來大家反對了他的意思因此他很不願意早知今日當初無論如何也允許了他子爵想到這裏臉上略有沉憂之色良彥一瞧別是父親爲着子爵夫人呼叱了我所以心上不高興嗎便想我有了兄弟父親也應開懷便道父親嚙們家裏有喜事可以告訴人家嗎子爵道怎麼不可良彥道我去告訴個人兒子爵道誰良彥道就是那幽蘭夫人夫人把嚙們家的事當作自家的事嚙們有喜事他也高興

第二十回

子爵點了點頭想世界上天然的慈善家以他人之悲喜爲悲喜咧良彥見父親允許了便如飛的直奔幽蘭夫人處來報信他見幽蘭夫人臉上不十分有喜色便道夫人你道可喜不可喜夫人道可喜良彥道我家裏有這喜事想夫人心中也歡喜

夫人沉吟了一會道果然歡喜這時良彥說這樣話那樣絮絮不已夫人好似有什麼心事似的都沒留意停了一會忽然抱着良彥道呀公子你心地是很好的人可和你一樣呢正說時禁不住一滴淚痕直注在少年的髮上良彥覺得熱溜溜的是什麼東西便急急飛步退後道夫人這是個什麼東西落在我頭上啊忙把手去一撫好似清露一般便道阿呀夫人怎麼又泣了這不是個淚痕嗎夫人正是嗚咽着開不出口兒良彥道我知道了夫人又是想起了自己的兒子了幽蘭夫人正無可回答便道原是我偶然想起了呢良彥道這是我該在夫人之前提起人家兒女之事倒教夫人傷心良彥說着頗自己懊悔夫人道這不關你事你自放心良彥道我歸家只告訴父親說幽蘭夫人想起他自己兒子在那裏垂淚夫人道這千萬使不得大家正當喜氣冲冲我却在這裏哭泣這還成句話嗎況且我心中也非常歡喜你家裏的事與我家裏的事差不多呢良彥道如此我說幽蘭夫人喜歡便了良彥這時正要回去幽蘭夫人便道且慢良彥道還有什麼話幽蘭夫人道我

且問你你家這小弟弟容貌如何。定然生得很好。良彥道：容貌俊不俊，我却不懂。我只覺得怪可愛他的。他的面龐却不像你。據子爵夫人說，很像吾父親。吾父親的容貌可不是很俊的嗎？幽蘭夫人想：只這一句話，一定不是個好心。便又問道：你父親自然格外的喜歡你小兄弟。良彥道：喜歡是喜歡的，但是我父親剛纔和我兄弟接吻的時候，臉上狠有一種悲涼之色。夫人道：悲嗎？爲什麼事呢？良彥道：父親不說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想起了亡過的母親。我父親在那裏傷心呢？幽蘭夫人歎了一口氣道：只恐未必罷人已死了。還傷心他做什麼？良彥道：不是吾父親常常思念吾母親。夫人道：這是你父親心中的事。你那裡知道？良彥道：我怎麼不知？我常常見父親一個人獨坐在那裏，呆呆的出了神。我有時在他身傍走過，他見了我，總捧着我說：良彥，你想你的母親嗎？他不見我的時候，我見父親常在書桌的抽斗之中，引出一物時時的瞧了，又安放在那裏，安放了，又取出來瞧。我問父親是個什麼東西，他道：是母親的遺物。咧，幽蘭夫人聽了，又是悲，又是喜，正似心口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

辣。都。有。這。時。良。彥。說。罷。就。回。去。了。到。了。明。天。巨。籟。達。邸。中。新。生。的。世。子。又。要。預。備。命。名。式。了。子。爵。和。青。柳。夫。人。及。柔。雲。三。個。人。先。商。量。起。來。以。爲。這。良。彥。的。一。篇。老。文。章。誰。知。却。又。不。同。先。由。子。爵。向。着。柔。雲。道。夫。人。你。道。題。個。什。麼。名。兒。好。青。柳。夫。人。道。不。用。說。自。然。在。歷。代。祖。先。中。揀。取。一。個。名。兒。照。良。彥。當。初。一。樣。的。辦。理。了。說。着。他。便。命。人。把。家。譜。取。出。來。幾。十。代。連。綿。的。統。系。都。掛。着。線。還。有。各。人。的。列。傳。都。搬。出。來。擱。在。柔。雲。之。前。柔。雲。約。略。翻。了。一。翻。道。可。惜。好。名。兒。都。被。人。家。題。去。了。這。先。祖。中。最。好。的。是。良。彥。公。良。彥。公。可。是。吾。家。第。一。位。英。雄。子。爵。道。良。彥。兩。字。是。他。哥。哥。已。取。名。了。不。能。再。題。給。他。柔。雲。道。當。時。也。是。我。替。他。題。這。好。名。兒。不。想。如。今。自。己。倒。落。了。空。柔。雲。這。時。一。臉。子。的。不。高。興。就。在。乳。母。身。上。抱。過。這。嬰。孩。來。說。道。孩。子。你。生。得。太。遲。了。好。名。兒。被。人。家。占。去。了。子。爵。聽。了。覺。得。這。話。有。些。觸。耳。便。道。自。家。弟。兄。說。什。麼。占。去。不。占。去。青。柳。夫。人。道。咱。們。家。的。祖。先。那。一。位。不。是。英。雄。那。一。位。是。惡。劣。的。難。道。除。良。彥。公。以。外。沒。個。好。名。兒。子。爵。道。不。差。除。了。良。彥。以。外。聽。憑。你。選。擇。便。了。青。柳。夫。人。道。是。

你的小孩子你喜歡題他什麼名兒就題他什麼名兒。柔雲道：富真嗎？子爵道：富真好。柔雲道：如此據我的意思不必用先祖的名字還是就我的關係喚他做柔彥也好。他說出來時子爵和他母親都呆了。不是別的大家都想起當初紉珠和良彥。名的時候要把他老子的名兒嵌一個字在裏是他十分反對說一定要取先祖的名兒。如今輪到他自己身上他先就反汗了。真是個外交好手段呢。且說柔雲自從得這小孩子以後好似做生意的人得了資本一般。倘然有個人來誇揚他幾句說這位公子很像他父親。必是個未來的巨籟。達子爵良彥那裏能及得他。柔雲聽了便非常得意。只是一轉念來又想到我的兒子無論怎麼樣終不過良彥去。他是一個長子。他是個未來的子爵。有他在前頭。終是我兒子的一個障礙物。他將來既不得爵位。又不得財產。倒底有什麼好處。想着了時便抱了他那個柔彥說兒呵。你到。底不是這子爵的繼續人。早有人奪去了你的地位。儼似當初有人奪去你母親的地位一般呢。不說柔雲種了個痛恨良彥的根子。在裏頭且說自從子爵夫婦回

來以後便有許多客來道喜祝賀。說話之間大家總講幽蘭夫人的好處。要是不提起學堂則已。提起了學堂。大家都不是說他品性優美。便是道他性質柔和。學生輩瞧他。和自己的母親一般。總算這學堂請着了那一位主任的教師。可算是有幸的了。種種讚美之詞。到了柔雲的耳中。若是柔雲些微兒知道這位幽蘭夫人。便是紐珠立刻便要妒。嫉。萬丈了。便是不知道是紐珠。而這位夫人。不是自己學堂裏雇用的。人。他也要心中不快活。好在就是自己學堂自己的雇人。也長我的威風。人家誇贊幽蘭夫人。也和誇贊我一樣。他有時還對人說。我用人時。只要一過我目。便知道這人適用。不適用。咧他如此說。其實何嘗是他雇用的呢。柔雲這時心中又想人人都道幽蘭夫人好。怎麼吾夫婦回來後。大家都來拜望過了。獨有不來。可不是一個人。被人家誇贊了。便有驕傲之心。他不來。我倒偏要去找他來呢。當時便呼良彥說。你到幽蘭夫人那裏請他。到這裏瞧瞧。咱們家這新生的小孩子。你別多說什麼。教他就來。原來自從柔雲生了柔彥以後。便不大許良彥進房。如今教他去邀幽蘭。

夫人良彥，非常高興。子爵在旁，也沒有別的思想。不過心中想一個婦人家生下個孩子來，實在是一生最得意的事。所以同波斯獻寶一般，都要給人家瞧。他心中這樣想，便笑而不言。良彥想幽蘭夫人該到我家來走走，但是沒有生這個小弟弟也該來呢。這是小孩子的思想，他便一口氣跑到幽蘭夫人那裏，把柔雲請他到家裡的話說了。幽蘭夫人却有些夷猶不決。良彥道：夫人，你可不是最喜歡小孩子的嗎？你喜歡小孩子，難道不喜歡啫們家小弟弟不去瞧瞧他嗎？幽蘭夫人道：公子，你是知道的，我是見了人家的孩子要下淚的。萬一見了你家小兄弟不免落淚起來。人家歡天喜地的當兒，我開這個笑話，不但是自己失禮，也教人家見了憎厭。良彥道：夫人，你可不知啫們家子爵夫人自從生了吾兄弟，他喜歡得了不得，很要人家去瞧他。要是那人不去，他倒要見怪。我要是說夫人不去怕的，子爵夫人見怪以後，不許我到這裏來呢。幽蘭夫人一想，良彥這話不差呢。柔雲恨我不去瞧他兒子，却不要緊。萬一他因為恨我之故，永遠不許良彥到我這裏來，那就難了。我爲了良彥。

的事雖赴湯蹈火有所不辭。何況去見他是第二次了。這時幽蘭夫人已打定主意。決計到他家裏去。良彥却又說道：「夫人，你到我家裏，我還有許多東西給你瞧。以前我在學堂中得了個優等的獎品，父親許我收拾了個書房。所有我喜歡的東西都放在那裏。這書房裏又裝飾得非常華美。夫人，你到我家先瞧瞧。我這書房若是不來時，我可失望了。」幽蘭夫人愈覺不能不去了。便道：「我去。我去。」良彥見幽蘭夫人肯去了，非常之喜，便說：「夫人，就去可好？」幽蘭夫人道：「此刻就去嗎？」良彥道：「怕夫人不認得我家的房屋，我可引導呢。」幽蘭夫人暗想：「我怎麼會不認得自己的房屋？」便道：「就去也好。」這時兩人出了學校的門，直向巨籟達城而來。良彥自命爲是個嚮導，一路上把所見的風景告訴幽蘭夫人。這是什麼山？這是什麼水？這是什麼橋？什麼路？一一的說明。幽蘭夫人心中答應。心中想：「河山無恙，人物已非，真令人感慨不少。」漸漸到一個小山之前。良彥就引了夫人到小山的絕頂上。一望覺得那巨籟達城一覽無餘。橫在子爵邸前，有個大公園。這個公園是我做了子爵夫人，初人子爵邸的。

時候。那領地上。所有人民。歡迎之處。咧。又瞧這公園。盡處。有一方很廣大的石磴。曾記得。初入子爵邸的時候。吾夫。立在這石磴之上。和一班領地人民。在那裏周旋的呢。曾幾何時。又換了一番境界。真令人不能無今昔之喟。幽蘭夫人。一面沉思。漸漸的。下了這小山。向巨籟達城進發。進了大門。從廣場裏。又進幾重門。一帶迴廊。穿過去。良彥。越加言語多了。說這裏是寫字間。這裏是會客廳。幽蘭夫人。却心不在焉。只想我見柔雲。怎麼的。同他敷衍。便道。公子。嚙們在那裏休息。一回兒。再去見子爵夫人。良彥道。夫人。你身子太弱了。要是我從學校裏。到家中。一天跑他二十次。也跑得動。別說這一次。說着。就在那迴廊下。有個小應接室。裏坐了。良彥。便吩咐僕婦們。送茶。稍爲停了一停。依舊由良彥引導了。轉灣抹角的。進來。剛走到那邊。只見那邊走出一個年老的夫人。向着良彥道。良彥。這可不就是大家稱道的那位幽蘭夫人嗎。幽蘭夫人。這時心裏頭。怦然一動。因想。吾婆婆如何老得這般。不聽他的聲音。幾乎要不認得他了。又想他如何老得這樣。大約也是心境不佳之故。這時幽蘭夫

人險些兒露出破綻。連忙自己支持。良彥道：「夫人，這是我家祖母。夫人便低了首，握手爲禮，敷衍了幾句，便走過去了。」青柳夫人在背後見了幽蘭夫人，影便道：「怎麼這背後影活脫像一個人嗎？這真是個奇事了！一回兒又自己道：『碎想到死人身』上去了，沒有忌諱嗎？」

第二十一回

青柳夫人說着，仍回自己房中不提。再說這時幽蘭夫人和良彥兩人上了樓，恰好子爵從樓上下來，脫帽爲禮，又向着良彥說道：「請幽蘭夫人多坐一回兒，引還領到繪畫室中隨意瞧瞧。」良彥答應了一聲，子爵便下樓去了。這時良彥也向幽蘭夫人告別，說：「夫人，你一個人進去罷，我陪你到他房裏，怕子爵夫人不願意，咧幽蘭夫人微微點了一點頭，知道柔雲憎厭良彥，便道：「我一個人進去也好，好看官們要知道這一個地方幽蘭夫人閉好眼睛也認得呢。他想當初我住在那一間屋子裏，是個子爵夫人的正室，如今柔雲自然也住在這裏了，便一直的跑那邊來，誰知到了房門前。」

小金鎖兩把鎖住了門。幽蘭夫人想這定是我出門以後子爵怕有人進去尊重記憶我身的一端只得迴步向有人處走來問子爵夫人的房在那裏早有侍女們引他進去踏進了房門只見柔雲好似女皇一般的坐在長椅子上手中抱着嬰兒見幽蘭夫人進來也不起身只道幽蘭夫人嗎進來請坐我知道夫人是喜歡小孩子的所以着良彥來相請瞧瞧嚙們這孩子幽蘭夫人道多謝夫人這時他頭也不擡聲細如嬰兒柔雲心中得意想他如此的恭順足見我的尊貴便道夫人在學堂中很辛苦人人都稱贊夫人勤懇我聽了也歡喜嚙們這個學堂你夫人來了可算是得人了幽蘭夫人道這是夫人和子爵的熱心我何功之有這時幽蘭夫人一面和柔雲說話一面瞧那小孩子見那孩子果然生得美麗却未必一定像子爵正在那裏出神時柔雲却雙手把這孩子抱過來說幽蘭夫人你抱抱他他一定不哭這是柔雲十二分的面情要是等閒的人他手也不許觸呢幽蘭夫人接過來抱在手中但見這孩子果然不哭只嘻嘻的笑幽蘭夫人想起了前情一陣心酸那眼睛中淚

兒直滾出來一滴精瑩之淚早落在這小孩子美麗的圍裙之上幸虧柔雲沒有瞧見他還說道你瞧瞧他像子爵不像比了良彥是像得多幽蘭夫人聽了不敢做聲柔雲又道這良彥是子爵前妻所生可憐這良彥一些兒不像子爵單像他生身的母親他母親是個鄉村之女非貴族中人所以這小孩子怕將來種氣不良不能出勝幽蘭夫人聽了早氣得手足都冷暗暗的說道柔雲你太毒了已死之人你還要如此糟蹋他你這人良心何在停了一停柔雲又道以次序言那良彥總是子爵的長子只是這件事實在令人不滿意的不但是咱們便是旁人瞧了也如此說呢幽蘭夫人聽了早身子發抖開不出口來柔雲道夫人你做什么身上不舒服嗎幽蘭夫人連忙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早把幾句話岔過去了只是滿肚皮不安之念他想想柔雲如此憎厭良彥良彥在家狠覺危險呢我及不能常到他家裏保護他這如何是好呢轉念一想我是這裏正統的夫人良彥是這裏正當的嫡子如今倒弄得出不得頭柔雲他自以爲很尊貴的子爵夫人誰知實則是個私通者他的兒子可

憐以法律上瞧去。只好算個私生兒罷了。柔雲他是自取其辱。倒也可憐不足惜。只這小孩子。他本來清淨無垢。却被人害了。做了個社會上無籍的人。豈不可悲。要是我若存了個復讎的心。只要一說穿。就教他們置身無地。但是我當初已經自己允許周全他們。打定主意。甯可自己吃苦的了。難道如今添了個小孩子。我又作這個孽嗎。柔雲見幽蘭夫人不語。便道。我自從自己有了小孩子。越覺得小孩子可愛。看官們要知道。這話便是柔雲的心理。可見得他的愛是單愛自己的兒子。餘人不在他的眼裏呢。幽蘭夫人這時只得敷衍他道。這是爲父母的心腸。總是一樣。柔雲道。幽蘭夫人。你道我這個名兒。柔彥兩字。提得不差嗎。幽蘭夫人正要回答。恰巧子爵進房來了。幽蘭夫人這時正抱着柔彥。在手裏要想走又不能走。只得坐着。子爵先走到柔雲身邊。說夫人你顏色很難看。不怕冷嗎。便取了個披肩代他披在身上。再走到幽蘭夫人那裏。把小孩子的頭撫了一撫。說很可愛的孩子。幽蘭夫人想當初良彥初生的時候。子爵也是這樣。如今好似一場夢。還有些記得呢。幽蘭夫人低頭。

無語。幸虧這時柔雲來。把他的孩子授還了。幽蘭夫人這時把小孩子授還了。柔雲便起身告辭。子爵道：夫人可以到咱們家繪畫室裏瞧瞧。這裏頭都是各時代的名人傑作。可也算得美術了。回來喚良彥引領了。到那邊瞧瞧去。幽蘭夫人想這裏的名畫我都瞧見過了。曾記做新娘子初進門時。子爵便導觀各處。我還攜着子爵的手。聽子爵一一的說明。那一幅畫是誰人何代。後來我做主人的時候也引着許多客到這裏來幾次。我還瞧他則甚。但是我自從結婚以後。子爵曾經請了一位有名的畫工和我畫了一幅肖照。我想這幅肖照一定不在這美術室裏了。子爵一路送幽蘭夫人到房門外去。又笑着說：咱們良彥這小孩子天天到夫人那裏來不淘氣嗎。他愛着夫人比了自己父親還親熱。咧說着呵呵的笑。那幽蘭夫人不敢說什麼。恭恭敬敬施了一禮而退。子爵回頭向着柔雲道：這幽蘭夫人倒也奇怪。無論怎麼樣他總不開口不出聲。柔雲道：凡是小家的婦人見了貴族大概是如此的。受着格外的待遇。心裏終非常的惶恐呢。子爵道：想因爲他小心翼翼可以處這女子教育。

的任最爲適當呢。不談他們夫婦兩人計議。再說幽蘭夫人走出至迴廊下。只見良彥早在那裏老等。說道呀。夫人。我父親說引領夫人到美術室。到了美術室後。再到我書房來。我書房裏有我母親的肖像畫。在那裏幽蘭夫人一想。我本來不要瞧什麼繪畫室。幽蘭夫人本來不要瞧什麼繪畫室。只是要瞧瞧自己的肖像畫。掛在那裏。如今聽得良彥說在他書房中。便道。嗟。你母親的肖像畫懸在你書房中嗎。良彥道。本來在吾父親的書房中。自從我收拾了書房。我硬向父親討了來。幽蘭夫人道。你父親許給你的嗎。良彥道。我父親起初不允。說只有一個肖像畫。你拿去了。我這裏沒有了。我道。良彥有母親孩兒沒有母親這個肖像畫。權當做我的母親。我瞧著這畫中母親那畫中母親的眼睛也盼著我。好似真個母親在那裏護著我呢。父親聽我說得很可憐兒的也然允了。夫人聽到這裏。禁不住淚珠兒奪眶而出。只得跟了良彥。先到他書房中來。却也精緻幽雅。上壁懸著古英雄肖像四五枚。當中一個女像。良彥指點道。夫人。你瞧這便是我母親幽蘭夫人。擡起頭來。一瞧不覺自己。

歎。了。一。口。氣。只。見。那。懸。的。肖。像。真。個。似。未。滿。二。十。歲。的。女。郎。把。現。在。的。形。容。比。較。只。好。算。這。個。肖。像。上。的。幽。靈。了。良。彥。却。在。旁。頻。頻。的。問。道。夫。人。你。瞧。我。母。親。美。麗。嗎。你。瞧。我。母。親。縹。緲。嗎。幽。蘭。夫。人。暗。暗。的。想。道。癡。孩。子。難。道。教。你。母。親。自。己。稱。讚。自。己。嗎。不。過。這。幾。年。來。容。顏。憔悴。好。似。真。個。換。了。一。個。人。便。說。縱。使。容。顏。美。麗。到。如。今。已。經。不。是。這。世。界。的。人。了。良。彥。道。若。是。我。母。親。在。世。時。也。不。過。幾。年。也。和。如。今。的。子。爵。夫。人。差。不。多。幽。蘭。夫。人。聽。了。良。彥。的。話。覺。得。陣。陣。心。酸。恨。不。逃。出。他。書。房。纔。是。偏。偏。良。彥。把。幽。蘭。夫。人。纏。住。不。放。說。這。樣。話。那。樣。又。道。如。今。的。天。公。最。不。公。道。善。人。偏。是。早。死。我。的。母。親。要。算。世。界。中。第。一。個。善。人。了。那。上。帝。不。許。他。在。世。上。早。已。引。登。天。國。了。惡。人。在。世。上。天。却。不。管。一。任。他。作。惡。爲。非。可。不。是。奇。怪。幽。蘭。夫。人。只。是。低。頭。不。語。良。彥。見。夫。人。不。開。口。又。催。促。道。夫。人。你。瞧。我。母。親。這。肖。像。可。不。是。個。美。人。又。是。個。善。人。嗎。這。樣。的。人。該。早。登。天。國。的。嗎。夫。人。道。一。個。人。隨。化。歸。盡。這。是。天。地。自。然。之。理。誰。顧。得。美。人。和。善。人。良。彥。道。夫。人。你。瞧。瞧。吾。母。親。纔。知。道。我。想。念。母。親。卻。非。無。故。這。樣。的。

母親如何教人。不想念幽蘭夫人聽了那眼淚正在肚裏打迴旋。勉強著笑道。公子你又在那裏講。歎話了。世上做兒子的。那一個不戀著父母。說什麼這樣的母親。那樣的母親。良彥道。不是我想。吾母親是長逝了。世界上安得有像吾母親的人物。慰情。聊勝於無。我隨處留心。却終沒有遇見。過如今見了夫人。却覺得很像吾母親。幽蘭夫人聽了。心中一怔。便道。公子這話更奇了。如何我像你母親來。那相像之點。却在何處。況且你母親是貴族。我是平民。烏鴉如何比鳳凰。良彥道。夫人別說這話。我母親也是平民人家出身。雖處貴族之中心。從沒有貴族平民階級之分。至於夫人和吾母親相像之點。第一就是親愛。夫人待我真個和自己兒子一樣。我記得當初我母親待我也髣髴如此。夫人道。這也是你天然教人親愛。見了你公子這般的兒童。誰也不生愛憐之心。良彥道。不是這般說。人家的親愛和母親的親愛是兩樣的人家的親愛是暫時的。親愛母親的親愛是永久的。親愛我只覺得夫人的親愛和吾母親有相像之點。幽蘭夫人一想不好。再說下去。要露出馬脚來了。便起身告

辭。而。出。良。彥。道。還。有。繪。畫。室。裏。夫。人。沒。有。去。過。夫。人。道。不。用。去。了。今。天。已。經。在。你。書。房。裏。拜。見。你。母。親。的。肖。像。儘。足。穀。我。摹。想。了。其。餘。各。種。名。畫。改。日。再。來。展。覽。了。夫。人。說。罷。便。出。了。良。彥。書。房。也。不。知。道。自。己。怎。樣。的。走。出。了。子。爵。邸。胸。中。只。是。迷。迷。惑。惑。到。了。家。裏。也。等。不。及。回。到。房。裏。便。在。花。園。中。綠。陰。下。的。鐵。椅。子。上。坐。定。恁。哭。了。一。場。看。官。們。這。時。的。幽。蘭。夫。人。却。像。了。紅。樓。夢。裏。的。林。瀟。湘。時。時。要。還。淚。呢。話。分。兩。頭。且。說。巨。籟。達。邸。自。從。幽。蘭。夫。人。來。後。子。爵。和。柔。雲。都。褒。美。那。位。幽。蘭。夫。人。幽。嫻。貞。靜。大。家。都。一。致。不。過。子。爵。總。說。這。個。婦。人。不。知。在。那。裏。曾。見。過。的。一。時。想。不。起。來。罷。了。又。問。那。柔。雲。你。有。些。兒。覺。得。嗎。柔。雲。也。說。好。似。見。過。再。和。那。老。夫。人。說。青。柳。夫。人。道。那。天。送。來。的。時。候。我。瞧。見。個。背。後。影。髻。有。些。熟。識。大。凡。越。是。要。想。出。來。越。想。不。出。慢。兒。忽。然。自。己。會。想。出。來。也。是。有。的。子。爵。想。這。話。不。差。便。也。斷。了。這。念。幸。虧。如。此。不。然。被。子。爵。忽。而。想。着。了。這。可。不。是。件。奇。妙。的。事。嗎。

第二十二回

却說柔雲自從生了柔彥以後漸漸的憎厭良彥把做後母的脾氣逐漸擴張出來他愛自己兒子的熱度加一度那憎厭良彥的熱度也加一度天天把良彥柔彥兩人在那裏做個對照表向着人前言語中隱隱常含着一個柔彥比良彥高的意思在內似乎說良彥不該做子爵邸的繼續人說良彥不該做就是柔彥該做了你想柔雲這詞鋒何等利害真是一個女雄辯家死的也被他說成活的無道理的事他說成了許多道理就事實上講來斷無可以強辯之理明明白白良彥是兄柔彥是弟天然定了的順序任憑你有花言巧舌也說不出個理來偏偏柔雲東扯西扯扯出個歪理來倒說柔彥比了良彥更像子爵應該柔彥繼承這子爵邸往後又提出什麼血統論來這個血統論也不知道那一位明師傳授的誰也不知道良彥是子爵的長子就血統上誰敢不說是貴族的嫡派如今要是人家說出這話定有人笑他罵他批駁他無奈出於柔雲是當家女主人之口大家都也不敢說什麼他的主意無非說良彥不是純粹的貴族之子只可算個半貴族半平民的血統他的意思

便是說貴族之家。須要純粹的貴族。方可繼承。不能教半平民來繼續。所以他常和人說。我家受着貴族純粹的血脈之人。大概倒沒有份。却教個半平民來繼續。恐怕有些兒對不起那先祖呢。只是柔雲雖是向旁人講這話。却不敢在子爵前透一絲氣兒。他知道子爵近來非常喜歡良彥。一說這話。子爵定然發怒。但是心中終氣他不過。他便想出個造成輿論的法子來。看官們要知道一國的政治。常有政黨鼓吹造成輿論。如今一家的政治。柔雲也想造成輿論。他存了排斥良彥的隱謀。在胸中大有不達目的不止之概。仗着一張利口。一樣一句話。只要他加減些兒。那句話便全改易了宗旨。了後來慢慢兒就和良彥起了一個外號。喚做雜種兒。你道可氣不可氣。爭奈良彥這孩子。氣質既佳。心地又好。真個和他母親一樣的性質。英國地方有句俗語。他喚做「梅檀之木。嫩葉自香」。一個人的好友。從小兒就見得到的。却說有一天。良彥向着子爵道。父親我聽得這裏的執事人等都說這巨籟達邸的爵位財產。要世襲下去。這世襲兩字。究竟怎麼講。子爵道。這也是各國的通例。世襲者

代代把爵位財產傳於長子。依着血統的順序繼續而下。綿綿不絕。這就喚做世襲。良彥道。他們說孩兒是長子。該世襲。這巨籟達。但是孩兒想這爵位財產都是孩兒的。柔雲未免太苦了。子爵心中有些焦躁。說吾兒你聽誰說的。他們不該把這些事和小孩子們說去。子爵想不要我家裏先分起。良彥柔彥的黨來。却是不好。良彥道。他們沒有說什麼。不過就講世襲罷了。孩兒的意見把所有財產和柔彥平分了。可不是好。子爵道。這是有繼續法的。不能如此自由。因為沒有一個長房世襲。大家四分五裂的散了。功勳爵邸往往有絕嗣之憂。一過幾百年。連他的宗姓也沒人知道。了。所以要定出個繼續連綿的世襲法。可以傳之永久。良彥道。我當時問過幽蘭夫人。我說爲什麼做哥哥的享受父親全份家產。如此便宜。做兄弟的沒有何等規則。未免太吃虧了。子爵道。其時幽蘭夫人怎樣回答。良彥道。他說世間多少不平事。豈獨這個子爵道。可不是嗎。這也是習慣相傳之法。就是我家也從沒有越了哥哥。把家產傳給兄弟之事。也沒有哥哥做了承繼人。兄弟要分一半之理。這也可算吾

家的家法了。良彥道一樣一個人。我總不懂兄弟之間如此差別。子爵道你還沒有知道繼續上法律之事。所以沒有明白。等你成長了。潛心學問之事。那是自然會知道呢。看官們這一場問答。在良彥可算得是個寬宏大量的人了。使他的後母倘然聽得這話。無論何如。總心裏有些兒感激。做兄弟聽了。長兄說這話也自然有些感動。但是獨有這位柔雲夫人。他非但不感激。良彥倒又加了一層慳嫌。添了幾分怨恨。他說這小畜生故意在父親前十分討好。他是個固寵之法。教父親知道他寬宏大量。他這個地位永遠保得住。沒有人再可以施排斥手段了。柔雲又是忿怒。又是絕望。好似火上又加了一桶油。從此以後。柔雲更加痛恨良彥。常在暗中想法子。作弄他。窘辱他那良彥。秉着他母親的性質。在婀娜之中。有剛健之性。他喫了苦。決不哼一聲兒。逆來順受。依舊活潑潑地。後母待他酷虐。他在父親面前從不透一絲氣兒。還是歡笑跳躍。有一天柔雲便呼良彥不知道有件什麼事。不遂他意。便道我原說這是個雜種兒。那裏上得臺盤。良彥聽在肚裏。那『雜種兒』三字。他是解釋得

出了良彥的性質。你要是打他罰他。他倒可以順受。惟有這種侮辱他的話兒。他却耐不得。他想我怎麼是個雜種兒呢。他這時呆了一呆。便一口氣飛也似的跑到自己書房裏。關着門對着那死母的肖像。伏几大慟。看官們這雜種兒三字。可以胡亂罵人的嗎。細細辨一辨味兒。何等酷毒。不比嚙們中國湖北人。把這兩字作口頭語呢。如今良彥還沒有深知其中意味。也沒人把他母親在時所有的事去告訴他。他也不知道自己母親當日和柔雲不利的事。看官們啊。當日柔雲百計傾陷。紐珠不。但子爵瞞住在鼓中巨籟達邸。合府上下那裏有人能知道他的手段。只有做書的和看官們知道那裏會傳入良彥之耳呢。良彥只知道這雜種兒三字。不是尋常的罵人。或者指我的母親。不是有爵位人家的女兒。只是你要罵罵我一身就是了。如何要牽着我已死的母親罵我一身。可牽着我母親不可。這口氣我倒耐不下呢。良彥想旁的事。我都不向父親講。這句話我倒要問問父親。究竟我是不是父親生的。這雜種兒三字。作何解。我雖是個小孩子。也該知道些兒。良彥想着。便直奔他父親。

的寫字間來。誰知他父親不在家。想來是在馬廄裏。瞧馬去了。到了馬廄裏。小馬夫說子爵騎了馬遠遊去了。怕要到晚上纔歸呢。良彥這時覺得悵悵無之。仍舊回到自己書房裏。只覺得胸中鬱勃難舒。想還是去訪幽蘭夫人罷。夫人所說的話是最有道理的原來。這位幽蘭夫人。他當良彥在他那邊的時候。常常把那古時英雄賢人的遺聞軼事講給他聽。小孩子家是最喜歡聽的。幽蘭夫人又講得極其懇切周到。借着談話之中。一方面便是教訓他。企望良彥他日成一個偉大的人物。立在社會之上。所以要養成極高的人格。自從良彥到幽蘭夫人那邊常常去後。彥的教養問題。便似握在幽蘭夫人的手裏了。天天受他的薰陶。自然也成個好孩子了。所以家庭教育。是小孩子最要緊的。當時良彥便直到幽蘭夫人那裏。幽蘭夫人見良彥天天來時歡笑跳躍興高采烈的。今天却有些快快不樂。想這是什麼緣故呢。你想良彥今天不快樂不高興。幽蘭夫人如何高興得出來。不免層層盤問他。他起初不肯說。後來除了想我父親之外。第一個親切的。便是幽蘭夫人。我也不必瞞他便

把剛纔的事一五一十都說了出來。只是這雜種兒三字良彥終覺得說不出口。要是自己在人家面前說出這二字未免是自己侮辱自己。所以說到那裏便住口了。只是哭泣好像那言語擁住在心頭不能脫口而出。幽蘭夫人知道他今天又吃了後母的苦頭。但是他向來不是如此。終是十分忍耐的。可見今天必有萬難忍處。處便不知不覺歎了一口氣。說何苦呢。遭踢人家小孩子這個人的心也太狠了。良彥見幽蘭這樣說不覺心中大感動。便道可惜夫人不是我的母親。要是我母親此刻活着他們敢如此侮辱我嗎。一個人沒有母親還有什麼興味。我倒羨慕柔彥他有母親護持他。我便做了巨籟達城的承繼人也救不轉吾母親還魂。我只要有吾的母親。寧可巨籟達邸這爵位家產都不要。幽蘭夫人聽了險些兒一把將良彥抱住痛哭個不休。一陣子迷亂幾乎要發狂。幸虧自己百計的支持。却只是眼睜睜地望着良彥。良彥詫異道夫人你眼睜睜地瞧我做什麼。不是爲着我。眼圈兒紅紅的。以爲我哭了。笑我。豈氣嗎。我是沒有豈氣。咳。他要不是子爵夫人。不是我的後母。

我一定同他格鬥。幽蘭夫人道：我那裏笑你。歎氣。我只說像你公子這樣年紀。却能辨別事理。令人非常感心。良彥道：既不能和他格鬥。只得自己回到書室裏。對着死母的肖像。哭泣。偷然有像你夫人一般的母親活着。自然來守護我。如今這個肖像如何能守護我呢。良彥說着不覺眼淚又流下來。停一會兒。又道：我本來想去告訴父親。父親又出外去了。所以只得。到夫人那裏來。幽蘭夫人這時恨不得叫一聲兒子。我就是你母親。你瞧瞧。是你母親。不是。只是現在這個當兒。決計不能說出。要是說穿的。我早就說穿了。何必待至今日。只得依舊咬緊牙關。握着拳頭。噙住眼淚。忍將過去。把眼睛瞧着窗外。說公子以後有煩惱之事。只管來告訴我。我來安慰你。良彥道：夫人。你能保護我嗎。幽蘭夫人點點頭道：你母親的肖像在那裏。眼巴巴望着他。也在那裏保護你看官們。幽蘭夫人這時不好直言。只得託諸肖像。良彥那裏明白得這道理。便道：難道我母親的魂靈附在那肖像畫上嗎。只怕沒有這事。除非夫人你能代替我母親纔好。幽蘭夫人微點了一點頭。良彥大喜道：既然如此。我

也不再告訴父親了。夫人你能保護我嗎？你能保護我嗎？夫人道：保護有什麼事？你就到我這裏來便了。這時良彥便和來的時候大不相同了。依舊縱縱跳跳的回去。那幽蘭夫人見良彥去了，便嗚咽着說道：我早知道要如此的。我早知道要如此的。原來幽蘭夫人初出家的時節，他想要犧牲了自己一身，讓吾丈夫如了願。吾兒子也不致於因母親之故得了賤名。誰知到如今瞧起來，吾丈夫也未見十分得意，併且也不能忘情。故舊若說良彥是竟陷入非常不幸的境遇中去了。

第二十三回

幽蘭夫人又想剛纔聽良彥說，只要有了母親自己，便是沒有巨籟達城爵位財產，也不妨可見得我此番這一走，對於良彥很有大大的對不起他。我走了便是奪去了良彥的母親，奪去了他母親的親愛和保護，使他遭這後母酷虐的待遇。要是我不走了，永遠沒有這事，可不是我生生把一個嬌兒投入不幸的深淵，教他吃苦嗎？咳，吾兒今日陷此悲慘之境，都是你母親害了你。如今一時也沒法可想，惟有暗

中竭。力。保。護。良。彥。好。在。我。已。盼。咐。良。彥。有。些。兒。委。屈。的。事。教。他。就。來。告。訴。我。咧。過。了。兩。三。天。不。見。良。彥。來。告。訴。什。麼。事。幽。蘭。夫。人。也。漸。漸。放。了。心。只。是。過。了。一。星。期。却。不。見。良。彥。來。幽。蘭。夫。人。有。些。兒。奇。異。過。了。兩。星。期。依。舊。不。見。良。彥。的。踪。跡。幽。蘭。夫。人。十。分。疑。慮。他。一。天。盼。到。晚。上。待。那。學。堂。授。課。時。間。已。畢。出。了。門。向。巨。籟。達。城。望。着。直。要。到。天。夜。了。纔。回。來。他。想。良。彥。從。沒。有。這。樣。長。的。日。子。不。到。我。這。裏。來。的。一。星。期。裏。頭。無。論。怎。樣。終。要。來。的。別。說。是。十。日。以。外。了。要。不。是。害。了。病。不。能。出。來。定。然。是。被。那。忍。心。的。繼。母。用。法。子。驅。使。他。出。去。不。在。家。裏。了。但。是。無。論。什。麼。樣。我。終。該。知。道。一。些。兒。呢。他。心。裏。便。胡。思。亂。猜。想。出。種。種。的。意。思。來。到。底。不。知。道。爲。什。麼。不。來。呢。又。想。倘。然。今。天。再。不。來。時。我。便。自。己。到。巨。籟。達。邸。去。問。個。明。白。只。是。人。家。要。怪。異。然。而。我。也。顧。不。得。人。家。怪。異。了。主。意。已。定。預。備。明。日。到。子。爵。邸。去。誰。知。那。天。晚。上。巨。籟。達。邸。有。人。來。了。來。的。不。是。良。彥。却。是。他。父。親。蘭。蓀。子。爵。幽。蘭。夫。人。暗。暗。納。罕。想。這。個。時。候。子。爵。到。這。裏。來。做。甚。又。瞧。着。子。爵。神。氣。之。間。一。點。兒。興。會。也。沒。有。滿。面。憂。愁。之。容。夫。人。先。

捏。着。一。把。汗。想。別。是。在。良。彥。身。上。有。什。麼。事。嗎。這。時。幽。蘭。夫。人。胸。前。如。小。鹿。亂。撞。子。爵。還。沒。坐。定。便。道。今。天。有。一。事。要。來。仰。懇。夫。人。不。知。夫。人。肯。允。嗎。夫。人。聽。了。心。中。又。是。一。怔。因。想。子。爵。是。個。貴。族。素。來。應。對。周。旋。極。講。禮。貌。的。那。有。見。了。女。子。突。然。之。間。說。出。這。話。的。道。理。可。見。他。必。然。有。非。常。情。急。的。緣。故。夫。人。更。覺。驚。疑。不。定。却。又。不。敢。問。他。自。從。幽。蘭。夫。人。到。這。學。校。裏。來。後。只。遇。見。過。子。爵。兩。三。回。從。來。不。曾。自。己。發。問。請。子。爵。回。答。的。不。知。什。麼。緣。故。夫。人。一。見。子。爵。便。覺。得。異。常。不。安。甯。一。見。了。子。爵。的。顏。一。聽。了。子。爵。的。聲。好。似。有。縛。住。他。的。力。量。却。是。爲。何。大。概。怕。一。發。聲。教。子。爵。聽。出。來。也。是。一。個。因。由。呢。子。爵。見。夫。人。不。語。便。又。道。夫。人。你。可。知。道。良。彥。疴。了。嗎。他。這。病。勢。很。篤。天。天。在。那。裏。呼。幽。蘭。夫。人。無。日。無。夜。的。亂。叫。我。想。請。夫。人。把。學。校。裏。的。事。暫。託。助。教。處。理。可。否。委。屈。夫。人。到。巨。巖。達。城。瞧。瞧。這。孩。子。到。病。好。了。再。回。來。幽。蘭。夫。人。一。想。前。幾。天。這。孩。子。問。我。道。我。若。害。了。病。夫。人。你。來。看。護。我。嗎。今。天。果。然。害。病。了。前。天。這。話。可。不。是。個。不。吉。的。話。兒。嗎。便。驚。問。道。病。勢。危。篤。嗎。病。勢。危。篤。嗎。子。爵。歎。了。一。

口氣道如何不危篤。他這病已經好久了。小孩子家不肯說病。貪着玩。就是了。幽蘭夫人這時咽喉也塞住了。說怎麼病已久了。他到我這校中來一點兒。沒有病容。子爵道。可不是嗎。在這半個月。實在不能支持。纔睡倒了。幽蘭夫人聲音也震顫了。說到底。是什麼病呢。子爵道。據醫生說。是一種慢性的熱病。漸漸兒的。胃納不進。氣力沒有。種種小兒的興會。漸次消滅。以後便在腦髓中呈露異狀了。不過這幾天常常呼着。夫人子爵說着。又歎了幾口氣。看官們要是真個夫婦之間爲了孩子的病。愁眉不展。必定互相安慰。如今子爵和幽蘭夫人一個是巨籟達郎的勳爵。一個是小學校的女教師。似乎兩不相關。但是這時候幽蘭夫人幾乎要說出來道。『你不要急。你急壞了我更急了。』他那說話就在唇邊連忙縮住。倒變了個默默無言。子爵心中却有些奇怪。想這位夫人真是世界上第一個黃金吐欬的人。我這樣的告訴他。他不和我說一句表同情的話。可算是個冷淡的性質了。他是最歡喜良彥的。不至如此啊。但是我不管他。只要他肯隨我回去便好。那時子爵又道。夫人你到底允

許。到。我。家。裏。嗎。學。堂。裏。的。事。有。助。教。料。理。你。不。必。憂。慮。我。是。爲。了。良。彥。而。來。夫。人。你。也。可。憐。這。小。孩。子。嗎。幽。蘭。夫。人。聽。了。良。彥。有。病。恨。不。得。立。刻。就。奔。去。瞧。他。如。今。那。有。不。去。之。理。便。道。我。去。我。去。我。就。去。子。爵。聽。幽。蘭。夫。人。答。應。前。去。非。常。喜。悅。便。道。夫。人。肯。去。不。勝。感。激。之。至。到。了。巨。籟。達。郎。夫。人。只。算。在。自。己。家。裏。一。樣。不。用。一。點。兒。客。氣。儘。管。隨。意。使。喚。婢。僕。們。我。已。經。吩。咐。過。的。了。那。良。彥。的。病。室。在。家。裏。頭。一。個。最。靜。地。方。喚。做。綠。梅。館。那。屋。子。是。有。兩。個。別。室。雖。然。屋。子。不。大。却。狠。幽。靜。我。預。備。一。間。作。夫。人。的。臥。房。便。了。幽。蘭。夫。人。聽。了。想。子。爵。這。話。倒。是。有。意。說。的。本。來。這。巨。籟。達。郎。是。我。的。家。我。到。自。己。家。中。瞧。我。兒。子。的。病。如。何。還。說。只。算。在。自。己。家。裏。呢。幽。蘭。夫。人。想。到。這。裏。禁。不。住。雙。拋。珠。淚。子。爵。道。良。彥。的。看。護。交。託。夫。人。是。最。好。的。只。是。這。小。孩。子。的。病。中。用。不。中。用。尙。在。不。可。知。之。天。夫。人。知。道。子。爵。心。中。非。常。着。急。便。道。小。孩。子。家。年。災。月。晦。總。有。些。兒。好。在。公。子。素。來。身。體。是。壯。實。的。只。要。醫。治。得。法。加。以。調。理。自。然。漸。漸。兒。好。了。子。爵。又。歎。一。口。氣。道。這。小。孩。子。是。我。最。愛。的。安。知。不。是。上。天。要。懲。罰。我。把。

我這小孩子奪去嗎。停了。停兒又道：我自己想想，只怕沒有這福氣享受。此佳兒，便是他母親，可不是上帝加惠我，身得成配偶。誰知我沒福消受，奪我愛妻而去。現在這孩子想又是上帝要把他送到他母親所在去。咧子爵說着，便取出手巾來，握住了臉兒，吞聲而泣。不過這幾句話，句句都打入蘭幽夫人心中。見子爵一哭，幽蘭夫人那裏還耐得住。連忙背轉身，軀好似逃的一般，說道：「既如此，子爵，我先到府上去。子爵抬起頭來，那幽蘭夫人已經走了。只見個背後影。這時幽蘭夫人到那巨籟達邸和當時同良彥來的時候，迥不相同。當時來的時候，路上一草一木都流連撫歎。如今那有這個餘暇。心裏頭有九分都裝著良彥的事，賸一分也早把子爵的事塞滿了。一刻兒工夫，便到了巨籟達邸。先到一個處理事的管家婆屋中。幽蘭夫人是熟悉子爵邸的情事的。管家婆便把良彥病中的事約略說了一遍。又說良彥如何和一輩看護的，狠不親熱。他如何囁語中，只喚著亡過的母親和你夫人。醫生說終要吃些東西。如今勸他吃些東西，他只是不肯吃。說吃了要吐呢。幽蘭夫人躊躇

了。半晌說子爵夫人如何這小孩子如此的病勢他難道不悲傷嗎管家婆道悲傷嗎停了一停又道悲傷的夫人你不知道這位公子不是現在子爵夫人所生嗎他是先夫人所生的呢幽蘭夫人一聽便知道這語氣之中隱隱含有柔雲冷淡的意思在內可見不獨瞞不過我也瞞不過衆人管家婆道聽說嚒們這位小主人和夫人格外親熱也是今生的緣分老婆子想了狠有些不可思議在這百忙之中那管家婆却把幽蘭夫人上下的打量夫人道也沒別個意思不過他常常到我這裏來罷了管家婆道本來該先引夫人到子爵夫人那裏却因爲剛纔小主人使人來關照一徑領夫人到綠梅館子爵夫人那裏有空再去罷幽蘭夫人道好好請你在前引導這時夫人的心好似先到良彥身上偏偏越性急越慢那老婆子在前走路只管慢吞吞又一路言語兜兜搭搭問這樣問那樣夫人想這個綠梅館我閉着眼睛也認得不必定要這老婆子引導只是自己直闖的進去却又不像只得耐着性子隨在老婆子後面到了綠梅館向良彥臥房而來幽蘭夫人一瞧一間屋子裏黑魔

魔地只點着一盞燈一個看護婦縮在壁角裏真個是鴉雀不聞靜悄悄一點聲響也沒有中間向壁安着一張金縷錯采的床床上鋪着雪白的被單那良彥面朝着裏床昏沈而眠只聽得呼吸之聲非常急促管家婆走到牀前輕輕的叫了一聲公子幽蘭夫人來了良彥也不答應停了一回從裏牀一骨碌翻身轉來口中不住的喚幽蘭夫人幽蘭夫人要知道良彥這時在昏沉之中也并不知道幽蘭夫人已在牀前只是口中囁語罷了幽蘭夫人連忙走到牀前彎著身子一瞧不覺大驚原來瞧那良彥的形容大非往日到我那裏來的情狀了臉上的肉也落了眼睛上兩個黑圈低窪下去唇乾欲裂眼澀無光便輕輕的說道公子幽蘭夫人來了說著便用手向他額上一按覺得滾燙的熱氣喘吁吁臉上紅得似林檎一般這時夫人又是可憐又是可愛再也耐不住了想當日我從襁褓中終日捧著抱著接吻的如何把我的孩子病到這般模樣好在這時候管家婆已回去了那個看護婦也在張羅別的事幽蘭夫人那個時候全副精神都在兒子身上便把兩手輕輕將良彥抱將起

來在他滾熱的額上一連接了幾個吻呼道良彥良彥要知道幽蘭天人以前從沒有直呼他良彥兩字的名兒的如今忘其所以滿肚皮是自己的兒子了良彥正在昏昏沉沉之中見一個極慈愛的人把他抱了起來他揉了一揉眼睛把兩隻手就在幽蘭夫人頸上一勾叫聲阿啣我的母親在此了我的母親在此了這時夫人的眼淚點點滴滴都落在良彥額上他想世上無母之兒如此悽慘這是我的罪惡好好的家庭幸福被我這一走以至令我嬌兒受此苦楚我當初本想帶着他同行因想他是巨籟達族的承繼人將來的希望也不小如今瞧來他覺得無母之苦比遺棄這巨籟達邸安重呢夫人當時便道良彥你清醒些良彥定了一定神便放下夫人把夫人相了一回兒說道呀原來是幽蘭夫人我在那裏夢魘我道是我的母親來了這時把兩個眼睛四面望了一望說夫人你來了我很歡喜你來了我就只算母親來了我在朦朧之中便把你當作母親夫人你就要回去嗎夫人道是的你父親特地迎我來的要待你病好了然後回去呢良彥道好好夫人我房中除了你外

不願聞別種聲音。我這個頭痛得如刀劈一般。夫人我這個病恐怕是不濟事的了。幽蘭夫人道：何至於此？公子你放心。一個人偶然有些病痛，請醫生瞧瞧，吃些藥自然好了。況且我在這裏看護你，你大可安心。良彥自從幽蘭夫人來了，果然心中安慰了些。只是他那病體却日重一日。起初非常的冷，漸漸的發起熱來。這個熱勢却非常猛烈。良彥雖然平時壯實，到底是個小孩子，那裏經得起如此發燒。這時那巨籟達城近邊的醫生差不多都請到了，便是倫敦的名醫，瞧一次病總要花幾百圓的。也都請了幾個來，凡是退熱的藥沒有一個醫生不用到。無奈他這個熱只會昇高，不會退下。這個病全不合醫生的手，他們也說不出到底是什麼病症。眼睜睜地瞧着這個大家稱贊的小孩子，命如懸絲，一天不如一天。到了熱極時，令人見了心痛。身體逐漸的疲弱，再下去支持不來。那時就要脫了。當時有個倫敦請來的著名醫生，他說：「這個病第一要能殼睡得着，還好醫治。無奈你家公子絕對的反對。在這個年紀本來是個困毛團，論理至少有每天十點鐘沒有間斷的睡眠時間。他却雙目

炯炯沒有睡眠的時候。偶然朦朧無非囈語。這不是叫睡眠。這是個沉迷。但是要教他自已安安穩穩的睡着。這是沒有的事。只得用那安眠藥水。無奈起初還有些效用。後來竟不靈了。越是要他睡。越是睡不着。那熱度便高亢起來。便是尋常健康的人。這樣失眠。也要支持不來。何況他又是失眠。又是這樣狂熱呢。

第二十四回

這時良彥正氣已喪。時時囈語。有時把手在牀中亂指。說這個不是吾母親嗎。加着連夜不得安睡。正氣愈少。那個熱勢愈盛。自從幽蘭夫人來了。熱盛的時候。夫人便把他抱住了。良彥覺得安靜些。一離夫人之手。便非常的煩悶。暴躁無一刻可以甯貼。除了幽蘭夫人之手。沒有再可以使良彥稍爲安樂的法子了。又過了幾天。病勢非惟見輕。並且加重了。許多。那個人也瘦得不堪形狀了。子爵見了醫生。終問他怎麼樣。這小孩子保得一命。罷醫生總寬慰子爵。說只要有得睡。這病就有轉機。說雖這樣說。無奈良彥那裏有得睡。這可不就是沒有轉機的証據嗎。看官們要知道人。

窮則呼天。所以宗教到這時候，便有效力。那良彥這樣的睡不着，幽蘭夫人惟有朝夕祈禱，上帝佑護，使他安睡，便是子爵也在那裏熱心祈禱。這是巨籟達一家的。人那一個不望良彥一聰睡到天明，就是一個人却不知道他心地如何做書的，却不安斷。你道是誰，便是這裏的女主人柔雲夫人。從表面上瞧來，他對於良彥的病也狠爲憂愁，決不和大衆有異，也常常到綠梅館來，向着幽蘭夫人道：「咱們大家代替罷，夫人你一個人太覺得辛苦了，也休息休息。」那幽蘭夫人那裏肯離開良彥，那裏肯把良彥交給柔雲，只說不辛苦。我看護病人是向來慣了的，柔雲本來原是一聲兒見他不要樂得自己安逸，不過柔雲無論如何，每天總來良彥房裏一次，也教丈夫知道，雖是繼母也很心中焦急呢。又當子爵在那裏禱告時，他也一同禱告。說這小孩子再要失眠，是實在不能支持了，不過他的禱告能否感達上蒼，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必說了。大概他外面實在是無懈可擊，心底裏却不敢說，想也是和轆轤一般在那裏旋轉。咧他在自己屋子裏把滿面憂愁之色除去，另換一副歡笑之

容出了自己屋子。再把這一副憂愁面具戴上。但是還常常要漏出笑容來。這却爲何原來。他想起良彥。儻然沒了。便是嗒們母子兩人唯一的世界了。這便是柔彥獨占勝利了。如何心中不喜再講那幽蘭夫人的看護良彥。大家都說便是自己兒女也沒如此親切周摯。何況是別人的孩子呢。這良彥因爲病得利害。所以睡不著。幽蘭夫人却因爲良彥睡不着。所以也睡不著。他是個急得睡不着其餘的看護婦都是更番輪替。那幽蘭夫人却不在輪替之中。原來他早有個決心。萬一良彥死了。他也不再留在世上一同死了。就完了這重公案了。有時子爵來瞧兒子。見夫人終在良彥病榻之旁。子爵道夫人你太辛苦了。總說不妨事。我剛纔休息過後。來子爵每問他。他總說剛纔休息過。其實何曾休息過呢。有時良彥被夫人抱在手中。良彥道夫人這樣的抱着我。實當你是我的母親。夫人接了幾個吻。道我聽了你這話。狠爲歡喜。那天良彥又氣喘吁吁的說道夫人我嘔氣的時候。我願意緊緊的握着你的手。那時吾母親總在天國接引我。我握了夫人的手。就算是握了吾母親的手。一

樣了。幽蘭夫人這時一陣心酸成了個淚人兒。一般停了會兒說沒有這事。我是一刻兒終不離你側的說着。抬起頭來。幸虧得房中除了自己。和良彥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良彥說了這話。停一會兒。又熱勢盛了。便囁語不止。他自己以為這個病是絕望的了。早些兒到死。母跟前也是件好事。到了明天。熱勢漸退。心裏頭覺得清快些。便向着幽蘭夫人道。夫人。我這個病。第一件的大事。是睡不着。因為睡不着。所以想出種種色色的事。我想我母親。倘然在此也替夫人一樣。的看護我。我這病。或者要好些。夫人聽了心中一動。幾乎要說出我就是你母親。那時良彥又直瞪瞪的望着幽蘭夫人。說夫人。我越看你越像吾母親了。不過就是頭髮有些兒異樣。吾母親的頭髮是個金絲髮。還要長。咧夫人你的頭髮黑而短。顏色也不好。夫人你見過肖像畫。便知道吾母親的頭髮好。咧夫人道。我知道。良彥道。我還記得吾母親當日抱着我安睡。索索絡絡的長頭髮。遮了我一面。我也不覺得討厭。只覺得吾母親的頭髮又香又滑。我如今有好幾年沒有嗅着我母親的頭髮了。還有我母親把臉貼着我。

臉時和夫人貼着我臉時也是一樣只是沒有長頭髮罷了幽蘭夫人道公子你靜兒睡一晌罷只管想他也是無益就是你已故的母親在天之靈也盼望你公子早日痊愈將來興家立業前途很有希望的少年呢良彥道我也如是想無奈這病由不得人做主我若死時我知道吾母親必然來領我夫人你還沒有知道吾母親的喜歡我疼顧我呢所以我知道吾母親必來我携着母親的手同登天國便了咳我寧可早死這樣的活着委實受苦我喉中乾渴極了幽蘭夫人道好了別再說了說着就在枕邊取出清涼劑的藥瓶連滴幾點在良彥口中良彥嚥啣下覺得稍清靜些便道夫人你抱着我睡一回我覺你抱了心中安穩些兒可以睡去也未可知幽蘭夫人便把良彥抱在手中良彥的頭便滾入夫人懷中道當時吾母親抱我的時候也是如此的夫人道別再說了睡去罷良彥這時把眼睛閉了夫人只在那裏默默的禱告求他早些得以安眠誰知良彥眼睛閉着依舊不得安眠停了會兒又張開眼睛來瞧着夫人又把手來撫摩夫人的面龐漸漸的有些兒睡去了忽然

之間又狂呼道。阿。熱極了。熱極了。煩躁了一陣子。說還是睡在牀上罷。便仰臥在牀。一動也不動兒。氣喘吁吁的。說道。我望早些兒死了。倒好。夫人道。爲什麼如此。良彥道。活着終不得見吾的母親死了。或者一見這時。幽蘭夫人自己告一個奮勇。便要告訴他。立在你牀前的。就是你母親。誰知這個當兒。却又有。人來了。你道來的是誰。便是良彥的父親。蘭蓀子爵。這時子爵一副頹喪的樣子。便輕輕地的說道。怎麼樣。子爵沒有什麼大變動嗎。漸漸兒走近良彥病榻之前。瞧他的臉兒。良彥雖是閉着眼睛。却沒有睡着。而且神經極靈。知道父親來。瞧他的病了。便道。父親啊。我的母親往那裏去了。要是我的母親在我身旁兒。這病就好了。子爵聽了。打了一個寒噤。良彥是沒有見那旁邊的幽蘭夫人。是親見的。子爵道。兒啊。你別只管想你母親。你要知道。你母親是早登天國。不是這世界的人了。他是冥冥之中呵護你。況且除了母親。咱們大家都歡喜你。疼愛你的呢。良彥道。父親自然是疼我的。還有幽蘭夫人也是第一個歡喜我的。子爵道。可又來不是幽蘭夫人在你病中也很辛苦嗎。良彥

道幽蘭夫人歡喜我真個和吾自己母親一樣子爵道好既然幽蘭夫人歡喜你自己母親一樣你只當他母親一般看待便是了幽蘭夫人聽了這話心中又是一怔良彥道幽蘭夫人果然歡喜我但是我自己的母親不見這病終不得好呢子爵這時禁不得悲從中來說道兒啊你別苦苦的只管提起你母親教阿父聽了心如刀割子爵說道這裏便蹀脚道該紉珠紉珠你在冥冥之中也知道我心中苦楚嗎我以前總有不合之處你也該原諒我如今你扔下我獨自去了連個良彥也不放在這裏嗎這時那個幽蘭夫人却在子爵的背後他瞧了他們父子兩人都爲着自已在那裏悲傷愁歎他如何還熬得住只是這身軀動彈不得口也不能一開好似公家花園石造的女神一般因爲些微一動這眼淚便留不住眼淚一出來便要放聲大哭咧良彥見幽蘭夫人背轉身軀坐在那裏便道父親你瞧瞧這個幽蘭夫人不像我那母親嗎子爵便從背後望了一望幽蘭夫人捏着一把汗暗暗地叫聲不好我那最後之時來了萬一被他們瞧出如何是好幸虧子爵不留意便向良彥

道兒啊。世界上像你母親的人想還有。但是你真個母親究竟是沒有了。想你母親是。天上的天使。偶涉塵世。現在仍舊召還天國去了。幽蘭夫人聽了這幾句話。便放了一半心。趁着他們父子兩人講話。便輕輕避出了病室去了。看官們要知道一個人精神上的苦痛。比了肉體上苦痛。要加幾倍。咧當日幽蘭夫人沒有這負氣出門一節。或者火車失事。教人知道死者不是。紐珠再不。然永遠與巨籟達隔絕。做一個不聞不見。爲上乘。揀一個世外鄉村居住了。以終天年也。受不着這種煩惱。無如天要作成文家做這一部小說。偏偏把個幽蘭夫人鬼使神差的弄到巨籟達邸來。便生出以後許多文章。只是苦了這位幽蘭夫人。眼睜睜望着自己兒子。一聲聲喊着母親。却自己不能答應。直到了病體如此沉重。還不敢承認是他母親。豈不可悲。大凡一個人無論怎麼樣窮凶極惡。到了疾病痛苦之際。或者清夜夢回。良心發現之時。總要想着自己父母。這一點便是本性之善。萬劫不可磨滅的禽獸。尚且如此。何況是個人類。我這部書本來不是什麼倫理學修身書。也不是什麼勸善文。翼教編。

是一部小說。隨意亂寫。供看官們酒闌茶熟。做個消遣之物罷了。不過聽着良彥聲。聲呼他母親。令人想起無母之痛。看官們是知道的。良彥的母親。還在不過他自己不知道罷了。做書的因想起真個母親不在的人。明明見他斷腸。噓氣一暝不視的人。瞧到這裏。那眼淚還留得住嗎。閑文少叙。且說如今良彥。旁皇於生死之界。一心思念母親。又見那子爵近來形容憔悴。大不如前。心傷故劍也。時時追悼他的前妻幽蘭夫人。人非木石。如何能忘情於子爵口中不言心裏也。萬分難過。但是時勢如此。實已無法可以挽回。良彥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眼兒得不濟事了。到了明天。良彥的主任醫生來。瞧着皺了眉頭。說可憐可憐。不過等時候罷了。原來這等時候。三字便是絕望之別名。沒有別的商量。不過他那呼吸到什麼時候。停止就算了。子爵聽了這話。瞪着眼睛。望了這個主任醫生。半晌開不出口來。醫生見了也覺得可憐。便道。法子。是還有一個法子。如今只好死馬當他活馬騎了。倘然這個法子沒有效。驗子爵你只好警備些罷。咱們也真個束手無策了。

二十五回

子爵。巍巍顛顛的聲音道。先生。總。要。想。個。法。子。救。我。這。孩。子。一。命。主。任。醫。生。道。今。天。晚。上。別。種。的。催。眠。藥。都。不。要。進。到。十。二。點。鐘。時。只。進。這。一。種。藥。四。面。要。極。靜。不。許。有。一。些。兒。響。聲。教。他。們。都。去。安。睡。了。這。藥。方。也。是。根。基。於。鴉。片。作。用。的。但。是。個。新。發。明。的。秘。方。各。國。局。法。所。不。載。的。倘。若。可。以。奏。功。倒。有。三。分。把。柄。握。得。住。呢。停。一。會。兒。我。教。人。送。來。醫。生。說。著。辭。去。這。時。那。個。子。爵。滿。面。失。望。之。色。恰。好。柔。雲。來。了。柔。雲。是。把。醫。生。的。言。語。聽。得。清。清。楚。楚。心。裏。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從。胸。底。忽。上。忽。下。但。是。一。瞧。子。爵。的。容。顏。自。己。也。不。能。不。裝。出。一。副。愁。顏。淚。眼。的。形。狀。來。不。過。一。個。人。天。然。發。出。來。的。和。裝。出。來。的。到。底。有。些。兒。兩。樣。終。有。些。兒。勉。強。的。樣。子。子。爵。這。兩。天。心。境。不。好。覺。得。事。事。不。如。意。也。瞧。得。出。柔。雲。有。幾。分。偽。態。却。也。不。便。明。言。便。道。請。你。去。喚。幽。蘭。夫。人。來。我。有。話。告。訴。他。柔。雲。也。正。是。心。中。紛。亂。不。定。借。着。這。個。機。會。出。去。自。己。鎖。一。鎖。心。吩。咐。手。下。人。去。請。幽。蘭。夫。人。自。己。便。慢。慢。兒。再。到。子。爵。的。屋。子。裏。來。只。見。子。

爵俯伏在長椅子上。兩手握著臉兒。正在傷心痛哭。大概男子不比女人。女人本來善哭。往往有些年輕的女郎。七情都付之一哭。悲了要哭。驚了要哭。怒了要哭。自不必說。還有喜了也要哭。羞了也要哭。這眼淚是他的防身本事罷了。至於男子的哭。大概非有深悲極痛。是不容易哭的。如今子爵傷心已極。所以在此痛哭。柔雲把手撫在子爵背上。又把他身體搖了。幾搖道。子爵子爵。子爵却悲聲塞住喉嚨。也拾不起頭來。柔雲道。子爵你自己身體也要緊。別只管這樣悲傷。現在這位主任醫生他的最後方法。安知別無効力。萬一實在不濟事了。良彥身上果然出什麼事。子爵究竟還有柔彥。還有我呢。你也不必如此的悲傷。看官們這幾句話。柔雲是想趁著子爵在悲傷之中。把個柔彥輕輕送過去。貼在子爵的心坎上。這意思就是良彥。雖死還有柔彥。猶之乎當日。紉珠身死後。他去安慰子爵。意思中便有紉珠。雖死還有柔雲。在這裏一樣的去解。再進一層說法。便是紉珠的兒子。儘管死。我柔雲的兒子。固是無恙也。你想這話刻薄不刻薄。這時子爵聽了。心中老大不高興。暗想這不是來。

安。慰。我。實。在。是。來。觸。我。的。心。境。便。道。我。家。小。孩。子。果。然。有。兩。個。一。個。死。了。還。有。一。個。似。乎。有。兩。個。小。孩。子。的。人。死。了。一。個。不。足。悲。傷。子。爵。說。到。這。裏。又。歎。了。口。氣。道。不。過。良。彥。是。緞。珠。所。生。的。兒。子。緞。珠。到。吾。家。來。並。沒。享。一。天。安。樂。日。子。大。都。是。憎。他。是。個。鄉。下。人。一。家。子。沒。有。個。瞧。得。起。他。後。來。到。了。意。大。利。硬。要。教。他。終。日。在。這。虛。榮。的。貴。族。社。會。裏。鬼。混。他。有。不。到。之。處。大。家。都。笑。他。就。此。在。那。個。悲。憤。之。中。送。却。一。條。性。命。如。今。仔。細。回。想。就。是。我。自。己。便。有。許。多。對。不。起。他。的。地。方。呢。子。爵。這。時。拭。着。淚。又。說。道。曾。記。得。當。初。嚙。們。訂。婚。時。候。他。原。執。意。不。肯。說。貴。族。如。何。偶。平。民。恐。怕。將。來。非。福。是。我。百。端。譬。解。他。方。纔。應。允。了。如。今。想。來。我。這。百。端。譬。解。全。是。哄。騙。他。上。了。鈎。現。他。已。死。了。只。留。下。個。良。彥。天。天。在。我。眼。前。做。個。記。念。品。我。滿。意。把。這。小。孩。子。撫。養。成。人。做。個。社。會。上。有。名。譽。的。人。物。也。不。枉。他。留。下。這。點。骨。血。誰。知。良。彥。又。害。起。病。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我。想。起。來。大。概。是。天。懲。罰。我。不。情。所。以。奪。我。良。彥。而。去。其。實。我。當。初。對。於。緞。珠。不。免。也。有。苛。責。之。意。如。今。萬。分。的。懊。悔。也。不。及。了。我。倒。不。爲。着。一。個。兩。

個兒子的傷心子爵這一席話要講西洋的風俗原是不大應該向後妻說的而且他的後妻是柔雲一向在子爵家裏曉得他們的事的而且子爵所說憎厭緞珠的這句話第一個就是柔雲暗暗地就是罵他柔雲聽了那得不觸心子爵呢也知道這話不該在柔雲前說的無奈一時悲傷氣憤不覺發洩出來你想向來嫉妬之念最深的柔雲聽了心中耐得住嗎這時胸中怒浪涌起外面却不露一毫在臉上看官們可知柔雲這人何等利害他要在可以發怒的時候纔發怒不可發怒的時候却萬不能發怒呢這好似專制政府對付國民他在可以用壓力的地方纔用壓力不可用壓力的地方萬萬不可用壓力一用壓力就鬧出亂子來了要是亂施壓力的政府他連專制政府的資格也沒有呢若在尋常的時候子爵心中一些兒沒有煩惱那時柔雲也斷斷不肯讓步今天却知道子爵胸中有事怕的言語之間一有齟齬倒要不能下場萬一自己占了下風以後倒失其權勢所以善保勢力的人決不妄用其勢力只要有一次自己失了勢便減了自已的威光萬萬不能開的禁

例從來貴婦人對於丈夫大概如此。所以柔雲今天見子爵心中煩惱，便不敢再得罪他。維持和平，就是保守自己的勢力。那時另換一副面孔，扯股糖兒似的，扭着子爵說道：子爵，我瞧道你心中悲傷十分，難過。倒比我自己悲傷，愈加難受。又把個頭撞在子爵懷裏。誰知子爵今天的不高興，是十分的不高興。一手把柔雲推開道：你讓我在這靜坐一回兒罷。這個時候，恰巧開的一聲，那門開了。幽蘭夫人走了進來。幽蘭夫人見了心中，先自一跳，暗暗的說道：這是柔雲奪了我位置後，第一次被我瞧見。他和子爵親熱之狀，想是子爵爲了良彥的病，在那裏悲傷。柔雲去安慰他呢。但是瞧那子爵不見得受他撫慰，臉上也沒有喜悅之色。又見子爵有推開柔雲的情狀，心中始而恨，繼而却又有些兒感動。想他和我，却從來沒有過這種情狀。這時也不便去偷窺他們，便裝做不看見，低着頭說道：適蒙呼喚，有何見諭。那時柔雲見有人來了，連忙離開子爵之側，心中不覺的叫聲。哎，啣立時面漲通紅起來。柔雲這時被幽蘭夫人瞧見，這個情狀非常無趣，便搭趣着說道：幽蘭夫人這裏來，子爵正

等。你。說。話。咧。子。爵。道。良。彥。怎。麼。樣。了。比。那。主。任。醫。生。來。瞧。的。當。兒。稍。爲。覺。得。好。些。兒。罷。頭。上。的。熱。退。些。罷。子。爵。這。時。一。心。一。意。在。良。彥。身。上。別。的。事。一。概。不。留。意。幽。蘭。夫。人。道。似。乎。好。些。我。終。日。在。他。牀。前。自。己。也。迷。惑。模。糊。了。大。概。不。覺。得。什。麼。樣。增。病。就。是。了。子。爵。道。怎。麼。見。得。幽。蘭。夫。人。道。今。天。晚。上。覺。得。那。囁。語。少。些。要。講。那。身。體。上。的。熱。度。比。了。昨。天。前。天。實。在。是。一。分。一。厘。沒。有。減。少。不。過。神。氣。安。靜。些。閉。了。眼。似。睡。非。睡。幽。蘭。夫。人。說。着。皺。了。眉。頭。說。話。裏。頭。含。着。一。片。的。熱。誠。子。爵。和。柔。雲。見。夫。人。隱。隱。含。有。悲。意。子。爵。歎。了。一。口。氣。道。這。小。孩。子。病。了。倒。帶。累。夫。人。又。是。辛。苦。又。是。憂。愁。幽。蘭。夫。人。道。可。不。是。嗎。但。願。公。子。早。日。痊。可。這。就。好。了。柔。雲。道。夫。人。的。令。郎。當。時。也。是。長。病。嗎。幽。蘭。夫。人。道。是。長。病。子。爵。道。也。是。夫。人。自。己。看。護。的。嗎。夫。人。道。無。晝。無。夜。是。我。一。人。看。護。不。假。他。人。之。手。子。爵。道。沒。有。別。的。事。今。天。那。主。任。醫。生。來。過。他。說。良。彥。別。無。方。法。只。有。最。後。的。一。種。藥。是。個。新。發。明。的。催。眠。劑。這。藥。幫。助。良。彥。安。睡。的。但。是。這。藥。沒。有。效。驗。却。是。沒。法。兒。想。了。幽。蘭。夫。人。搓。着。手。道。嘎。除。了。這。藥。却。沒。有。法。子。了。

子爵道。可不是嗎。所以今夜要遲至十二點鐘後極靜的時候纔服這藥。幽蘭夫人道。可以交託與我。必不誤事。子爵道。今天要吩咐合家大小。到十點鐘一律安寢。不許有一些兒響聲。纔好。停了會兒。子爵取出個小金錶來。一瞧道。如今是八點鐘了。光景那醫生的藥快要送來了。夫人你瞧。良彥今天的神氣如何。比了昨夜前夜些微好些嗎。幽蘭夫人道。鬍鬚安靜些兒。或者吃了這藥。可以望他安睡也。未可知。這時柔雲聽得可以安睡。面上登時露出不悅之色。把剛纔假裝的悲顏全消滅了。恰巧幽蘭夫人擡起頭來。正和柔雲打個照面。柔雲連忙藏之不迭。把面孔轉到別處去。剛說時那醫生處送藥來了。這藥便是那最後之一方的催眠藥。這藥的奏效不奏效。便是良彥的一個生死關頭。子爵解開紙包來。一瞧中有一小瓶。裏面清如水一般的藥水。子爵道。這是貴重的東西也。沒一些兒顏色。到底不知道怎麼藥。說着。柔雲也湊過來。瞧便伸出手來。取那瓶藥。子爵便授過去。只急急煞那位幽蘭夫人。他想這小小一瓶藥水。便是良彥的性命在內。別教他弄什麼虛花。可不是頑處。但

是柔雲是這裏當家的女主人。難道可以不給他瞧不成。在幽蘭夫人的意思。便埋怨子爵不該把這瓶藥交給柔雲。瞧恨不得教他別授過去。見那柔雲取在手中。胸中非常騷亂。把兩個眼睛注定柔雲。不敢放過一些兒。瞧他取這藥瓶做什麼。柔雲取了這藥。也不過瞧一瞧。說好一瓶清潔的藥水。就有這催眠的功効嗎。柔雲說着。就把這藥向鼻子邊嗅了一嗅。也沒什麼氣味兒。便把這瓶交還子爵。幽蘭夫人暗地透了一口氣。想還好。並沒出什麼毛病兒。子爵接了這瓶。便授與幽蘭夫人。說今天用這藥時。須要夜靜更深。纔有效力。幽蘭夫人道。我知道了。待十二點鐘過後。四邊寂靜的時候。我給他吃這藥。便了。這時幽蘭夫人辭別子爵後。便回到良彥病室之中。把這瓶藥放在良彥枕邊的一個小桌上。看官們。我先把良彥的病室說明了。列位纔知道。後面的事。原來這綠梅館本來是一大間向陽有三扇窗兒。因爲這屋子太大。前代的主人早把這屋子三分之一夾開。掛了個狼考究的大帳幔。是五彩花緞。非常華麗的。因此一屋分爲兩室。一間是兩扇窗。那一扇窗的屋子預備。

看護的人住了兩扇窗的屋子中設一榻那枕頭恰在緞帳之前那緞帳和暖簾一般那邊開時絕無一些兒音響遮了時便密密的不聞他室的聲音可算是個最好的病室因爲窗外種種幾株綠萼梅冬來暗香疏影自饒逸韻所以喚他做綠梅館不談幽蘭夫人回到病室再說子爵見幽蘭夫人去後他說今天我有些兒不放心讓我自己看護良彥一夜一來也可以讓幽蘭夫人節節力二來我自己給他這藥吃免得提心弔膽睡不安寧柔雲聽說子爵要自己看護良彥便急急的說道不可不可這斷斷不可

第二十六回

子爵道怎麼不可柔雲道今天這一夜是最要緊的萬一你去一打擾妨了良彥的眠可不是件大事嗎子爵道我去看護他何致妨了良彥的安眠柔雲道不相干男人終沒有女子這般沉靜況且良彥此刻的神經是最敏銳的些微兒有點聲音便睡不着你萬萬去不得別一天倒不妨事惟有今天更加要緊子爵瞧他十分熱心

便道如此。我便喚那管家老婆來也好。柔雲聽了，搖手道：「管家婆這更使不得了。沒有到夜他先自睡着打睡的聲音，似黃牛一般，比了男子更利害。」子爵道：「這管家婆瞧他平日間，狠規矩，狠穩重的睡了，後却這個樣子。」我倒沒有知道。柔雲道：「一個人睡熟了，那裏自己還知道有許多人都是狠端莊的到了睡熟以後，自己一概都不知道了。」那管家婆的鼾聲是他們同伴中素有名譽的，誰也不知道呢。」子爵道：「幸虧你說了，你若不說，我弄了這老婆子去，反而受累不淺。」柔雲道：「依我說，很容易的事情，也不用另外派人依着醫生的說話，到十點鐘大家安寢，不到明朝天亮，不許開門子爵也別到良彥屋子裏去，你們去張張望望，有了響聲，帶累孩子睡不着，那病室中只要有幽蘭天人一個人便好了。」房中人數越少，越靜。幽蘭夫人也一定喜歡如此，必不說什麼的。」子爵道：「我也知道。」幽蘭夫人一人足抵人家許多人。柔雲道：「倘若幽蘭夫人一個人不放心，我倒可以幫他的忙。」子爵道：「這倒不必。我想既託了幽蘭夫人，也就可放心了。」停了會兒，只聽得火爐架上的小金鐘，噹噹的敲了十下。

子爵便下一個緊急命令吩咐合家大小一律安寢不到天明大家不許開門子爵說的話那一個敢不依這時一個巨籟達邸弄得寂靜無譁子爵自己又睡不着想去瞧瞧良彥此刻是怎麼樣子了便輕輕一步一步的掩入良彥病室中來柔雲也隨在後面到了綠梅館先向幽蘭夫人招招手問他要一個人幫助你做個助手嗎幽蘭夫人回答不要倒是一個人愈加靜些柔雲也說既然幽蘭夫人如此說讓他一人倒靜些我們又何必去打擾他呢正說着那良彥却在牀上呼道父親父親子爵道兒啊你說什麼話父親在此瞧你子爵此時便走近良彥病榻之前只見良彥眼睜睜地望着本來豐頤肥耳如今變成個骨瘦如柴臉上的肉都落了不成個樣子咧子爵想好好一個孩子如何病到這般田地倘然今天晚上服了這催眠藥依然無效到了明天良彥就可以算得不是這世界的人了這樣一個孩子不想做了個空花水月想到這裏子爵禁不住腸斷淚落呼一聲兒啊你今夜靜靜兒安睡別想什麼心事你今天睡了一覺明天就好了別只管胡思亂想說着便俯向他那瘦

頰之上。接了幾個吻。一陣心酸。不知不覺。幾點淚珠。兒落在良彥面龐之上。那良彥却望着父親背後。見柔雲立在那裏。便道。子爵夫人。我好久不見我那弟弟了。怕今世裏沒有見他的日子了。萬一我的病好了。子爵夫人。要許我和弟弟一同遊玩嗎。柔雲道。這個自然只是良彥這一句話。子爵聽了。却非常的刺耳。他想和兄弟一同遊玩。怎麼要柔雲的許可。這一定是柔雲用兩樣心腸待兩個兒子。不許他常常親近他所生的柔彥。那良彥又是最愛兄弟的。他見後母不許近他小兄弟。那得不心中抑鬱。子爵心裏頭不免起一團疑雲。因這一團疑雲裏頭。便想起良彥自己的母親。停了會兒。子爵便道。良彥。你今天須要靜靜兒的安眠。別再想旁的心事。柔雲也說別驚動他了。讓他安穩的睡罷。臨去的當兒。柔雲却注目良彥枕畔小桌之上的一瓶藥水。接接連連的瞧了他幾瞧。後來見幽蘭夫人向他瞧了。他纔回過臉兒去。這時子爵便和柔雲出來。幽蘭夫人直送他到。瞧不見纔回那良彥。早在牀上呼道。夫人。你來。你來。幽蘭夫人便走近良彥牀前。良彥握着夫人的手道。你別去。坐在這。

裏陪我幽蘭夫人道我可不是陪你在這裏嗎良彥道夫人我有句話問你你可要老實回答我幽蘭夫人道什麼話良彥道我今天晚上要死嗎夫人道你怎麼講這話良彥道今天我父親向我臉上接吻不是含着眼淚嗎既然我不死父親爲什麼要如此悲傷呢良彥停了一停兒又道我死是不怕死只是我死之後吾父親要十分悲傷的我只捨不得吾父親幽蘭夫人聽了含着淚珠兒說道你別只管在那裏想過幾天兒就好了我唱個歌嗎你睡你只閉着眼睛漸漸的就睡着了良彥點點頭幽蘭夫人便坐在牀沿上一手拍着良彥用一種低柔和藹的聲音唱那眠兒的歌嗚那良彥良彥忽然又張開眼睛道夫人你唱的歌和吾母親一樣吾母親當日眠我時也唱這個歌我聽了夫人眠我的聲音恍惚吾母親坐在我身傍唎我眼皮上覺得重重兒的好像真個要睡唎看官們要知道這個時候在十一點十五分鐘相距吃這安眠藥的時候只差得四十五分鐘四面靜悄悄地一些音響也沒有幽蘭夫人想今日良彥的性命在此一着了夫人平心靜氣的嗚了他一會一面又自

已。默。默。的。誦。禱。願。上。帝。呵。護。吾。兒。再。走。到。那。邊。去。瞧。瞧。離。那。十。二。點。鐘。只。有。十。分。鐘。了。夜。氣。寂。靜。真。個。把。一。個。巨。籟。達。邱。沉。入。地。獄。之。底。覺。得。背。上。發。冷。毫。毛。凜。凜。的。直。豎。起。來。好。像。隔。着。緞。帳。似。有。女。人。足。步。之。聲。也。不。知。是。被。風。吹。動。了。呢。又。有。衣。裳。綽。繚。之。聲。幽。蘭。夫。人。倒。有。些。膽。寒。起。來。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因。想。今。天。晚。上。合。府。大。小。的。人。都。睡。了。還。有。誰。到。這。屋。子。裏。來。接。連。幾。夜。看。護。病。人。的。人。那。腦。筋。已。經。是。弱。的。了。一。聽。得。異。樣。的。聲。音。便。容。易。感。動。咧。這。時。幽。蘭。夫。人。一。萬。分。的。不。放。心。睜。開。了。眼。睛。側。着。耳。朵。整。頓。全。神。的。聽。著。瞧。著。第。一。件。注。意。的。便。是。懸。那。帳。幔。的。地。方。幽。蘭。夫。人。髣。髴。覺。得。這。緞。帳。一。動。子。細。瞧。時。却。又。不。覺。得。了。因。想。別。是。我。的。神。經。昏。亂。了。心。中。好。像。緞。帳。在。那。裏。動。呢。况。且。今。天。合。府。的。人。都。已。睡。著。子。爵。出。了。緊。要。的。命。令。誰。還。敢。不。從。嗎。夫。人。這。時。胡。思。亂。想。想。這。裏。的。門。戶。都。鎖。得。嚴。嚴。密。密。的。難。道。有。什。麼。外。來。的。人。偷。入。這。個。巨。籟。達。邱。嗎。夫。人。不。覺。起。了。一。種。恐。懼。的。心。身。體。便。發。起。震。盪。來。又。想。起。危。篤。的。病。人。之。傍。常。有。死。神。徘。徊。別。就。是。死。神。來。了。嗎。幽。蘭。夫。人。又。是。

疑惑又是恐怕想這死神的形狀我還是在畫上曾經見過今天倒可以實驗的了只是良彥這一條小性命僅有一絲之繫要是良彥今天睡不著可就是死神把他的性命切斷了這時夫人神經過昂精神倒提了起來剛剛一轉眼間那緞帳裏面突然伸出一隻死神的手來雪白像個女手一般這時幽蘭夫人見了身體縮成一團要是膽大心雄的人走上前去一把扯住倒也罷了但是幽蘭夫人那裏有這膽力只睜著眼望那帳幔停了一會那手忽然縮進去了不到半分鐘的時候那手又伸出來了恰恰在那小瓶的背後一轉瞬間這一瓶良彥性命最有關係的藥瓶忽然不見了一些兒聲息漸無要是幽蘭夫人今天不注意在這帳幔誰也知道這藥瓶失去呢這時幽蘭夫人心中宛如電氣注射的一般反而不覺得恐怖了因想沒有這藥瓶就沒有良彥的性命今天不取還這瓶再也沒有取還的日子了便也不管他死神不死神望了一望良彥還靜靜兒的着便直奔前來拽開這個帳幔到那邊屋子裏去却是黑洞洞不見一物連忙再把帳幔一拽借着良彥臥病屋子裏

的燈光一照恍惚見個人影好像是要逃走的光景那邊屋子裏的門已經洞開這分明是他掩進來的時候開了的漸漸的逃出門外去了幽蘭夫人這時把恐怖之心拋撇在九霄雲外因想今天我和這死神拼一拼命了幽蘭夫人本來是個弱女子今天却爲了良彥的生死關頭便勇氣百倍好似飛鳥一般追在後面那個影子一閃向迴廊而行他也向迴廊追來幾次跌了下去依舊爬起來追趕他心中想這到底是人是鬼是死神還是活人呢也不必問是誰我只追着了向他要這藥瓶便了那時幽蘭夫人的氣力非常之大看看相離不到幾尺地步他猛前一撲早把那人抓住任憑你這樣用力却掙不脫幽蘭夫人却氣喘吁吁說道還我藥瓶萬事全休不然無論如何終不放手那人把幽蘭夫人推了幾推誰知始終抓住好似他的手附着在我的臂膊上一般那人逃又逃不脫灑又灑不開更不敢開一聲口防的一開口便教人知道是誰咧那人正在沒法也只得拼着命奪他的手幽蘭夫人如何肯放自然仍是拼命抓住此推彼扯扭做一團幽蘭夫人一手又拖住了那人衣

服總知道那人也是個婦人。原來不是死神，也不是別的男人心。又壯了許多，便放着胆子和他性命相撲。你們想兩個女子腳下能有多大的力量相爭相撲相持了多時。一個旋轉那個婦人先立脚不穩，跌倒在地下。了幽蘭夫人拼命拖著他那人跌下。幽蘭夫人自然也便牽連而下，伏在那婦人身上。那婦人更着了急，便在地。下亂滾亂掙，想要掙起來。幽蘭夫人便乘勢騎住了他，伸手向那人手內搜他的藥瓶。那人至此已知無可解救，只有舍了這藥瓶逃走的一法了。正在幽蘭夫人捻住了他的手時，他便用力將幽蘭夫人的手一推，又趁勢將手中的藥瓶一丟。他的意欲丟在遠處，好讓幽蘭夫人去尋。然後自己好乘機逃走。也是他急中生智，不料一丟過去，正丟在廊外石條上，只聽得丁的一聲。幽蘭夫人聽這聲音，知他藥瓶已經丟了。果然舍了那人立起身來去尋那藥瓶。那人得此機會，便一溜烟逃走了。幽蘭夫人尋至石條上，只見瓶已破碎了。瓶內的藥水早已流完了。心中一急，又復跌倒在地上。

第二十七回

看官們這部書那做書的正做到幽蘭夫人和那婦人互扭之際因爲一點事兒攔了一天筆却教另外一位先生續了這位先生提起筆來寫了十幾行發一個很說這一瓶小小的藥水希什麼罕借着搶藥人的手向廊外階石一丟可憐瓶也碎了藥水也流盡了幽蘭夫人想到了如今我這個希望一毫一絲沒有了不如和他拼了一命罷便歛的立起身來再向前追去但見黑影一閃差不多相離有三丈之遙幽蘭夫人用一個飛燕斜掠勢撲將過去那人見後面仍有人追着心中一慌要向東轉望了西那西首是不通的三脚兩步早被幽蘭夫人追着此刻的幽蘭夫人是和他拼命不是要向他討藥瓶了只是自己却不敢聲張因爲離病室還近怕的驚了良彥那人又怕一開口教人家知道是誰因此兩人都不開口只在黑暗之中互扭但聞兩個人呼吸之聲一路上連扭帶跌到了一個屋子門前這屋子卻喚做直宿舍本來這種屋子常有僕人在那裏住宿今天却一個人也沒有因爲子爵吩咐

今夜不許有人住在這裏。恐防驚了良彥。但是這屋子裏還留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燈。那門卻是虛掩着。被幽蘭夫人扭着這人。一推兩個人。一齊跌了進去。靠著這一點燈光。幽蘭夫人却見了那個女人的面了。你道是誰。不是那位子爵夫人。還有誰呢。幽蘭夫人這時不禁失聲道。嗟。你是柔雲嗎。這時幽蘭夫人任憑什麼好性子。到此也忍耐不住了。便道。好好原來是你。原來是子爵夫人。你今天不是爲着良彥的病也。一同跪着在那裏禱告嗎。可知你實在不是個人。犯着殺人的大罪過了。那柔雲只不做聲。這屋子裏有個床。兩人扭到床上。幽蘭夫人把一隻腳抵住了柔雲。這時的柔雲又是臊。又是恨。又是怒。一個如花如玉的容顏。兇惡如夜叉一般。種種辯才。惡智到了這地方。都用不着了。連那說話的聲音也沒有了。他巍顛顛的說道。幽蘭夫人。你爲什麼如此無禮。你再這樣。我便呼巨籟達子爵來了。幽蘭夫人也不回答他。柔雲又道。夫人。你可不是發了狂嗎。想是看護病人發了昏。可憐可憐。你既發了狂。就不能住在這裏。應該送往瘋人院。只好告訴子爵辭退。你便了。幽蘭夫人聽

了無明火。升高三丈。積十餘年的恨。怒集在一時。便道。你道我發狂嗎。誰發什麼狂。咳。咳。柔雲。柔雲。我只問你。你爲什麼。偷人。良彥的病室。奪他最後的藥水。瓶。我知道你確是有心。要陷害良彥。良彥是這裏的繼續人。你要害死了良彥。把柔彥做當家的繼續人。誰知天不從汝的願。卻被我所見。想你爲着良彥。是子爵前妻的兒子。所以非常憎厭他。非常虐待他。蓄意要把他謀害你。全乎用着假面目對人。因爲嫉妒着良彥。所以起這個殺心。我今天誓不與你並立。子爵吩咐我看守此瓶。我如何對得起他。柔雲道。幽蘭夫人。此事不與你相干。何苦要你如此討好。幽蘭夫人。哼。了一聲。道什麼話。人家殺害我的兒子。我便不管嗎。幽蘭夫人。不知不覺說出這話來。分外的觸耳。柔雲便驚愕道。你說什麼。是誰的兒子。說着回轉頭來。細細的相那幽蘭夫人。面。幽蘭夫人。想到此地位。索性說穿了。罷。使道。良彥是我的兒子。自然由我保護。柔雲道。你別是發了瘋嗎。幽蘭夫人道。誰發瘋。譬如有人要害你。柔彥。你肯罷休不成。柔雲道。奇了。你到底是誰。幽蘭夫人道。你不知道是誰嗎。你只問問自己的。

心良彥未生之前既生之後無日無夜被你窘辱的是誰後來被你驅逐出這巨籟達邸的是誰奪他丈夫的愛情是誰你得做這子爵夫人又是靠着誰的福柔雲你想想我是誰我也不必回答你了這時柔雲的臉上白一堆紅一堆那頭漸漸的低下來幽蘭夫人道我知道了你瞧着這小孩子的母親不在便想取他的命一個女子却有奪人家性命之心好大膽啊咳你做這樣惡事却不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却落在我手中還有何說柔雲叫道你到底是誰爲什麼說良彥是你之子幽蘭夫人道不差我確是良彥之母你再瞧瞧你縱不認得我的容顏終還記得我的名兒我便是巨籟達子爵夫人紐珠的便是柔雲聽他說出紐珠的名兒來不覺怒氣勃勃便道吓你別胡說柔雲停了一停又道幽蘭夫人你今天真個發了瘋了嗎你道是紐珠那紐珠不是大家都見他死了的嗎大家都見他死了大家都見他葬了我便是親眼見他的死骸裝在棺木之中葬在墳墓之內難道意大利的泥土變了人嗎幽蘭夫人道別講以前的事你只認認我是紐珠不是說着便把寡婦巾

脫下露出艷艷的頭髮却是黃金之色變成烏黑了。柔雲這時心中起落萬丈自己犯了這殺人之罪心中早已慌了便滿面恐懼之色震顛着聲音說道你你難道從墳墓中活轉來的嗎原來柔雲說到這句確認他是紉珠了又氣喘吁吁的說道嗶你是紉珠是子爵夫人你是子爵夫人我是誰呢柔雲說着幾乎要發狂了把身體一灑脫將手向衣袋中亂摸幽蘭夫人想他摸什麼只見他又摸出一個藥水瓶來要想向前丟時幸虧柔雲眼快只一搶便搶在手中因想怎麼有兩個藥水瓶來轉念一想恍然大悟他剛纔丟的這個藥水瓶是個假藥水瓶這個纔是真的再把這藥水瓶子細一觀他那瓶口上做有記認確是真藥水瓶心中倒一寬慰說好了這藥水瓶到手了柔雲姊我是死後重生今日又出現了一時之間辛苦看護良彥的幽蘭夫人臉上也有了血色好像發了一層光彩數年前青春時代的容顏好似現在回復轉來了只把個柔雲氣得身體發了抖紉珠又道柔雲姊你心中的念頭你不說我也知道了自從我和子爵結婚以後你道我奪了子爵和你的愛情所以

百計的窘辱。我可憐。我那裏知道你們的事。後來我漸漸有些兒知道了。我所以讓了。你。可也。算。對。得。起。你。了。柔雲姊。我爲了。你。捨了。文夫。捨了。家產。捨了。我。可。愛。的。兒子。這幾年之間。名登。死人之藉。想我在意大利。身遭。火車失事之慘。你得了。這消息。後一定歡喜。誰也知道。我命不該絕。死的。乃是我那侍兒翠兒。我却還好端端。活在世上。咧。柔雲道。嘎。嘎。說了。這兩字。却接不下去了。緞珠又道。後來我在新聞紙上。得了。這個凶信。我便也將錯就錯。就算我死了。我這個人。總算不在世界上了。也讓他們大家如了願。這幽蘭夫人。是我的假名兒。我本來原想到那窮鄉僻壤。及山深林密之中。送此餘生。不再聞那塵世事了。只是我終委決不下。我的愛兒。朝暮思想。不知不覺的。竟到了這裏。來想也是上帝哀憐。我所以鬼使神差。教我到這裏來。救護了。良彥。沒有被你所害。柔雲聽了。好似風吹木葉。身子颼颼的亂戰。說道。好好。我不要聽了。世界上有像你這樣惡毒。詐僞。陰謀。奸智的人嗎。你全然借此用計。害我罷了。緞珠道。我倒的確沒有這個心腸。我自己的決心。原指望不再出現於世上的了。

你要知道我要陷害你。我早就挺身而出了。何至於今日方說明呢。柔雲道。你別花言巧語。你起初教人家知道。你死了。可以使我上你的當。等到我和子爵結婚了。你纔出現了。教人家知道。你沒有死。破我和子爵兩人良好的婚姻。咳。你這個計策。總算是惡毒的了。緞珠道。柔雲。姊。我却的確沒有此心。惟天可表。我要存這個害人的心。我早教你置身無地了。我是預備姓名不再披露於世上。這子爵夫人是讓你做下去的了。因爲你今天要害我的良彥。一時間沒有留神說了出來。但是我只要你還了我這個藥水瓶。我一切不和你爭執。我的恨心也可以立時消釋。你別以爲我有意坑陷你。我却斷斷沒有這個心腸。柔雲道。罷罷。這也是我今世裏的什麼晦氣。偏偏來了個鄉下律師的女兒來擾亂吾貴族人家的乾坤。緞珠。你此刻可是來復讐。你不用這樣說。你要復讐。儘管復讐。緞珠道。我早和你說了我從此後忘了你。殺害吾良彥的恨。你也不記取我的恨。可好看官們把柔雲和緞珠兩人的怨恨比較起來。誰的怨恨深。如今緞珠許他大家忘却。怨恨可算得是寬宏大度了。那柔雲

倒反而不願意忘却前恨把兩眉豎起說道。紉珠要我忘却前恨我如何忘得了。除非我殺死了你。我纔忘却呢。這時他的面龐真如夜叉一般。停了會兒。又道。今天這一場總算你得勝了我。輸給你了。但是我難道便這樣罷休不成。最後的戰勝我們兩個人。到底要決一決。咧。這時柔雲做了個困獸猶鬪。他是個處處要占勝着那裏。便肯這樣罷休。他想。今天這一着雖然輸給他了。但是此仇必報。往後有機會終要陷紉珠於死地。在紉珠呢。他以爲今天無論如何。我一心總想救良彥的命。至於我自己也惟有委天任運而已。他想到這裏。便向着柔雲說道。你一定要和我作對也只好聽憑你了。我暫時要回去。瞧那良彥不和你爭執。我却早有個決心。在此柔雲想他又有什麼決心呢。倒要聽他。一聽。紉珠道。若是今天這安眠藥服了無效。良彥還是一個死。這也是他命中該死。他要死了。我還能活在世界上嗎。那時我也惟有一死。今天夜裏的事。一概葬在我胸中。我可以不告訴人家。你仍舊安安樂樂做你的子爵夫人去。柔雲道。倘是服着這藥水有效呢。紉珠道。倘然服着這藥水有效。一

○聰○兒○睡○到○天○明○那○時○我○倒○要○打○算○打○算○怕○的○良○彥○再○被○你○毒○害○我○如○何○防○得○到○我○沒○有○法○子○不○得○不○把○今○夜○的○事○全○數○兒○告○訴○子○爵○一○聽○子○爵○自○己○的○判○斷○往○後○的○事○我○也○就○不○管○了○立○刻○出○了○這○巨○籟○達○邸○再○入○我○那○死○人○之○藉○去○我○也○依○舊○讓○你○安○安○穩○穩○做○這○子○爵○夫○人○省○得○你○牽○腸○掛○肚○坐○立○不○安○柔○雲○沉○吟○了○半○晌○道○你○告○訴○子○爵○什○麼○時○候○纔○告○訴○紐○珠○道○明○天○晚○上○等○待○子○爵○一○天○的○事○情○做○完○了○晚○上○空○閑○時○候○纔○告○訴○他○柔○雲○道○除○了○子○爵○還○告○訴○別○人○嗎○紐○珠○道○不○告○訴○誰○

第二十八回

這時柔雲便悻悻然說道好好今天這一回就算我是輸了說着便揚長走出這屋子去了紐珠見柔雲出了屋子也便帶着藥水瓶回到良彥的病室裏來只聽良彥在牀上說道幽蘭夫人你怎麼去了這好半天我急得要哭出來了叫了半天也沒一個人理我幽蘭夫人道我去料理你的藥因為今天的藥水是一種最靈的藥水所以包管你喝了這藥水就可以安眠那時幽蘭夫人便倒出藥水來依着醫生吩

咐的分量遞給良彥。良彥正是喉嚨頭非常乾渴，便一飲而盡。這藥吃了不到三十分鐘，但見良彥一連打了幾回呵欠，不知不覺的握着幽蘭夫人的手，漸漸兒睡去了。幽蘭夫人這時身體不敢動一動，眼睛望着他。這個兒子心中只感謝上帝，默默的禱告通神。真個良彥多睡一刻，幽蘭夫人默默的多禱告一刻。良彥自從一點鐘睡起，直睡到四點鐘，還沒有醒，只聽得輕輕閉的一聲，有人開那病室之戶，慢慢兒探進個頭來。你道是誰？却是良彥的父親蘭孫子爵。原來子爵掛念良彥一夜天沒有睡着，所以天一亮就慢慢兒起來，躡手躡腳走到良彥房中來。幽蘭夫人見子爵進來，便用手指着嘴唇，又搖搖手，他的意思是說藥水已喝了，又教他不要驚動他的意思。子爵又慢慢兒向前幾步，輕輕的問道：「睡着沒有？」幽蘭夫人點點頭，子爵又向幽蘭夫人俯身鞠躬，拜了幾拜，然後退去。這時候玻璃窗上漸漸兒顯出魚肚白的顏色，知道東方發白了。宿鳥啞啞，離了他的巢，窗外梅樹上只聽得一聲兩聲啼鳥之音，曉日曚曚，慢慢兒移入病室之中。良彥還沉酣睡着，沒有醒。咧俄而鐘

鳴。七。下。只。見。子。爵。又。輕。輕。地。的。進。來。手。中。執。着。一。隻。杯。子。裏。面。却。是。調。合。的。一。種。興。奮。劑。溫。熱。的。飲。料。他。這。一。杯。東。西。是。特。爲。調。合。着。給。幽。蘭。夫。人。吃。的。因。爲。幽。蘭。夫。人。的。手。爲。良。彥。緊。緊。握。住。一。動。不。能。動。所。以。子。爵。便。自。己。恭。恭。敬。敬。把。這。杯。子。送。到。幽。蘭。夫。人。的。唇。邊。幽。蘭。夫。人。心。中。不。覺。歎。了。一。口。氣。想。十。年。之。中。久。已。沒。受。過。子。爵。如。此。親。切。了。想。到。這。裏。不。覺。心。中。一。酸。那。眼。淚。又。在。肚。腸。閣。落。裏。起。了。一。種。暗。潮。子。爵。低。低。的。說。道。天。人。你。這。兩。天。看。護。病。人。實。在。太。辛。苦。了。這。是。興。奮。劑。飲。一。口。兒。提。提。精。神。幽。蘭。夫。人。便。就。子。爵。手。中。呷。了。一。口。誰。知。第。二。口。被。眼。淚。塞。住。咽。喉。再。也。呷。不。下。了。便。道。子。爵。我。只。望。公。子。早。些。兒。病。好。我。的。身。子。却。不。打。緊。子。爵。這。時。心。中。說。不。出。的。萬。分。感。激。他。道。世。界。上。不。想。有。如。此。慈。愛。的。夫。人。他。看。護。良。彥。真。個。比。了。人。家。看。護。自。己。的。兒。子。還。要。勝。幾。倍。呢。子。爵。因。此。愈。加。增。其。尊。敬。之。心。他。依。然。慢。慢。的。退。出。病。室。只。是。這。位。幽。蘭。夫。人。此。刻。却。淚。如。雨。下。他。往。後。思。量。不。能。不。教。他。悲。傷。想。良。彥。現。在。雖。然。飽。睡。今。天。的。晚。上。就。是。我。母。子。夫。婦。分。離。之。日。我。昨。天。晚。上。不。是。和。柔。

雲已經約定了的嗎。這時紉珠的心中紛亂如麻。想前途一片黑暗的境界。不知我。那子爵保護得周全。這良彥沒有到了八點鐘的時候。良彥遂慢慢兒醒了。安安穩穩的睡了七小時。果然不出醫生之言。這一覺睡去。那熱度漸漸兒的涼了。口中也不覺得十分乾燥了。臉上也不是那危篤的病人之顏。微微有些活氣了。幽蘭夫人一瞧好像這良彥已經跳過了病的一關。逐漸的走到快癒之途去了。幽蘭夫人心中十分快活。便來親他的頰道。公子今天覺得好些了嗎。良彥道。夫人。我好像已經死過了一回再來的了。我今天好些。快告訴父親。吾父親知道了嗎。停了會兒。便有一個看護婦進來。大家聽得良彥病好些兒。自然歡喜。那時子爵又進來了。幽蘭夫人見子爵立在良彥枕畔。便趁此機會。到那次間裏去一來呢。自家可以鎮靜鎮靜。這個心二來呢。可以休息休息。他身體讓他們父子兩人歡然聚一聚。自己却靜靜的。想良彥光景。這病是不妨事的了。我要把一切秘密告訴子爵。只是如何告訴呢。況且這良彥我如何捨得他去呢。萬一我告訴子爵。子爵也非常動怒。說我有意。

的。陷。害。他。爲。什。麼。不。在。沒。有。娶。柔。雲。做。後。妻。的。時。候。沒。有。生。柔。彥。的。時。候。說。穿。却。在。這。時。候。說。穿。未。免。教。人。置。身。無。地。那。時。子。爵。卽。便。口。內。不。言。心。中。却。在。那。裏。暗。暗。罵。我。是。陰。謀。毒。計。教。我。如。何。當。得。起。不。如。不。說。破。了。罷。紐。珠。想。我。既。不。說。穿。我。到。底。走。不。走。呢。我。要。是。走。了。良。彥。的。性。命。非。常。危。險。柔。雲。既。存。了。這。個。心。他。隨。便。何。時。都。可。以。害。死。良。彥。教。我。如。何。放。得。下。呢。要。是。不。走。我。在。這。裏。也。萬。分。危。險。依。舊。不。能。保。護。良。彥。況。且。我。已。經。答。應。柔。雲。走。的。了。左。思。右。想。一。定。還。是。告。訴。子。爵。的。好。紐。珠。剛。剛。想。定。恰。巧。子。爵。從。那。病。室。中。出。來。一。見。了。紐。珠。便。滿。面。堆。着。笑。道。幽。蘭。夫。人。良。彥。這。個。病。全。虧。着。你。此。番。病。好。了。我。第。一。是。謝。上。帝。第。二。便。是。謝。夫。人。了。夫。人。實。在。是。良。彥。再。造。的。恩。人。說。着。取。了。夫。人。的。手。重。重。的。執。了。一。執。又。在。他。指。尖。上。接。了。一。接。吻。以。表。十。分。的。謝。意。這。時。夫。人。又。是。悲。傷。又。是。感。動。好。像。有。一。種。極。強。的。電。氣。通。到。全。身。但。是。心。中。還。在。那。裏。籌。畫。到。底。告。訴。子。爵。不。告。訴。子。爵。所。以。呆。呆。的。立。着。子。爵。見。他。的。情。狀。有。異。怕。他。是。看。護。得。太。辛。苦。了。神。經。有。異。便。道。幽。蘭。夫。人。你。白。天。休。息。休。

息罷橫豎有看護婦在那裏說罷這話便自去了。看官們要知道這時候有一位比了幽蘭夫人心中還要難過的人。咧想大家都要也猜得出是柔雲的了。那時柔雲和紉珠兩人悻悻然反了面。一路說要報仇要報仇。回到自己房裏關了門。幾乎要發狂想他到底是真是假呢。但是脫了寡婦巾的確是他和幾年前的紉珠依舊沒有什麼改變呢。回念一想我也不怕他說我要害死良彥。他有什麼憑據呢。柔雲想我要害殺良彥。雖然沒有證據。但是如今的紉珠儻然出世。在子爵的心坎中這愛情要强我十倍。那有不相信之理。本來這個愛根深深的埋在子爵心田之中。暫時枯了一枯。逢春再發。更加可以茂盛。況且還有保護良彥這一層。自然是愛上加愛了。今天我們兩人立在于爵之前。子爵一定傾向那一邊。自不用說了。萬一這一回事還被紉珠打了勝仗。不聽我的言語。我那時可不是一敗墮地了嗎。柔雲思來想去。終覺得置身無地。歎了一口氣道。不想我一個十分高傲的人。如今弄得進退兩難。要是他一朝挺身而出。人家安能不認他是個子爵夫人。安能不認他是個巨額。

達家的女主人我呢。咳。我可不是人家都瞧不起。我以為是個不正當的子爵夫人嗎。我的兒子也成了個無名無藉的私生子了。嗎。論到將來的結果。我不是離婚便是死。然而即使死了也洗不脫我一生的耻辱。況且又被紐珠事事占了勝着這口氣。教我如何耐得下呢。咳。我正懊悔不早些殺了良彥。沒有良彥。紐珠自然也不再出世也。沒有什麼幽蘭夫人看護良彥。這麼一回事。豈不簡捷一回兒又想總是我自己莽撞如何被他覺察了。我要一點兒聲息沒有換了這藥水瓶。豈不是好再回念。一想又覺得紐珠以前所做的事樣樣可以過得去。我所做的事樣樣自問覺得過不去。柔雲又想紐珠他願意丟了子爵邸的家產。丟了親愛的丈夫兒子自己名入死人之藉。把幸福讓給人家。詎可不稱贊他是個貞烈之婦。雖然他自己走了。然而人家總說是我窘辱他驅逐他出家的。我可不要教人家唾罵嗎。況且這事情鬧起來人家就要罵我要害殺前妻之子的毒婦。到那時候也無可分辨。只是我這面目放到那裏去。我一向做人是要逞強的。却不料一世最有體面的人。到如今一夜

天功夫裏前功盡棄。這時那柔雲因悔生恨，因恨生惡，頭腦有些兒昏亂了。到了最後的一着，成了所說的死物，狂了。看官們，你道什麼喚做死物，狂？其實是到那時不知人情，不知義理，也沒人家，也沒自己，真正陷於發狂的境界。這個時候是個最恐怕的時候。柔雲此刻漸漸達到這一步了。眼中無着無惡，心中非常紊亂，怒極反而笑出來道：我好笨啊！到了此刻還有何法？一不做，二不休，惟有連緝珠殺死了，纔可以滅口呢。又自己瞑着眼睛想了半晌，道：只有這法子。只有這法子。但是今天到了晚上，緝珠纔把這話告訴子爵，要到夜裏。可是還有十五點鐘呢。我在這十五點鐘裏頭，可先要預備好。我要整頓全神，對付他。要我腦中的智慧絞出我先要睡一回兒。安安神。這時柔雲便走到自己的臥房來，却只是呆呆的不像他已前的光景。好像他魂魄已經有了變動，不附他那身體了。原來這死物狂據那刑事人類學上講起來，確有許多講究。要研究起來，也是一種很深的學問呢。據他們說，一個人要殺人，害人，或是自己將要被人所殺的，必有一種特異的心質，是先天的罪人，往往和

尋常。人。生。理。上。心。理。上。都。有。不。同。之。點。這。不。是。幾。句。話。講。得。完。的。我。暫。且。不。提。不。過。現。在。有。一。件。事。到。如。今。是。個。疑。問。便。是。良。彥。的。這。回。病。是。他。本。來。要。害。這。病。呢。還。是。柔。雲。暗。暗。的。一。天。一。天。用。什。麼。毒。藥。害。了。他。的。要。是。慢。慢。兒。的。用。毒。便。是。醫。生。們。往。往。也。有。驗。不。到。的。地。方。只。是。這。一。件。事。做。書。的。沒。有。證。據。不。能。寃。誣。人。家。醫。生。不。說。是。中。毒。做。書。的。怎。好。武。斷。却。是。心。裏。有。點。兒。疑。心。只。好。請。看。官。們。替。我。判。斷。了。罷。閑。文。少。叙。且。說。柔。雲。主。意。已。定。心。想。不。殺。緞。珠。我。的。事。情。不。得。過。去。只。要。緞。珠。死。了。我。的。事。就。沒。有。人。知。道。縱。使。子。爵。知。道。幽。蘭。夫。人。是。緞。珠。的。改。裝。却。是。爲。什。麼。要。改。裝。他。自。己。不。說。還。有。誰。知。道。呢。到。那。時。他。改。裝。不。改。裝。一。切。都。與。我。無。涉。他。死。不。死。更。加。與。我。無。干。子。爵。不。過。嗟。歎。憐。惜。一。番。說。當。時。還。什。麼。不。說。破。一。兩。月。後。來。他。自。然。也。慢。慢。兒。的。悲。傷。之。心。也。淡。了。我。還。是。安。安。穩。穩。做。這。子。爵。夫。人。難。道。緞。珠。死。了。教。我。也。陪。他。死。不。成。柔。雲。此。時。心。倒。定。了。一。點。也。不。恐。怕。因。想。今。日。這。幾。點。鐘。裏。不。是。我。死。定。是。你。死。我。們。母。子。兩。人。的。名。譽。身。分。財。產。都。取。決。在。這。一。天。譬。如。行。路。遇。着。

猛獸。我不打死這猛獸，便害着自身。這是正當的防禦。想上帝也不加罪呢。

第二十九回

柔雲此刻預備要害死幽蘭夫人。就要蒐集材料。這材料是什麼東西，便是毒藥。咧。總要待天已大明，然後可以自己去買這毒藥。現在總得睡一覺纔好。誰知種種的心事如雲而起。先想我不該充什麼慈善夫人。立什麼學堂。自己來破滅自己。又不該讓他來看護良彥。以致我大受厭累。而且他在這裏也處處露出破綻。我怎麼不知道呢。柔雲此刻也睡不着。一回兒功夫，天就大明了。又遲了一點鐘光景。乳媽便抱了柔彥前來。說也奇怪。向來這小孩子非常乖巧。不大聽得他哭聲。今天却從夢中哭醒。一直哭了二點鐘。哭個不了。或有人家說一家大禍將起。小兒的神經先行覺着。柔雲見柔彥哭泣不已。不覺接在手中。道：兒啊，你想是也知道你娘的事。所以也在那裏悲傷嗎。柔雲到此心中也不免一酸。眼淚就滴下來。又停了。停兒便是早餐的時候了。大家來到食堂上。子爵見了柔雲，便興匆匆的告訴他。良彥昨天睡了。

七小時。今天的顏色就活動得多了。正說着，却見柔雲的顏色不對，便道：「怎麼你今天面容很不好看？」柔雲道：「這兩天我害着蘭完麥起病（按此一種骨節痛之病名）。昨天一夜不曾安眠，所以失容了。」子爵道：「這可不是玩意兒。今天待良彥的主任醫生來請他診一診也好。」柔雲道：「不用，這位醫生的藥我吃了，不靈，還是徹夜的不眠。」我有一種藥，一定要自己去調劑纔好。」子爵道：「這可不行，你今天睡在床上，兀是不舒服，怎麼可以出去？」自己買藥。」柔雲道：「不妨，人家買來的，我有些兒不安心，還是自己坐着馬車出去的好，也可以。」蘇病軀子爵道：「只是，嚙們家一匹雪驪，牝馬很柔馴的，前天却傷了，足那匹鹿毛兒又病了，不能出去，怎麼好呢？」柔雲道：「不妨，回來我和御者說了，無論那裏借一匹便是了。」這事不必子爵費心，我自知道。」早餐已畢，仍舊回到自己室中，無非籌畫殺人之事，想到得意之際，不覺哈哈的笑道：「好了，好了，到今天上燈時候，這事情終可以了呢。」倒又是一樁奇妙的事。咧，這時他便吩咐侍兒取衣服出來，說我「今天胸中不舒服，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鮮空氣，還乘便去。」

買點東西子爵。偷然問及你只說夫人不舒服睡中覺可以不必驚動他。便了說着。便到馬廄中吩咐御者配馬車。這時却只有個小馬夫在那裏說夫人今天沒有馬不能出去。柔雲道誰說不能出去。前月子爵不是新買一對小驪駒難道不是馬嗎。把這兩匹馬配上就是了。馬夫道不行這兩匹是當年新生之駒還沒有習練過。偷然駕了這馬教子爵知道了。要停却生意。咧柔雲聽了厲聲道胡說子爵停得你生意我難道停不得你生意嗎。小馬夫沒法歎了一口氣便配上這兩匹馬只是心中很憂懼額上汗涔涔下柔雲進了馬車喝一聲快走且到鎮上一走我要買東西咧。那馬夫握着韁繩在手還只是不行。柔雲道怎麼又不行了。馬夫道我想這事究竟不好夫人你待一待我去教人關照子爵爺一聲子爵爺說可以去就去。柔雲大怒道你也太嚙嚇了。要如此煩難我就不坐這馬車了。你們終是如此懶惰。馬夫怕觸怒夫人只得坐上御者臺緩緩向門外出發。這時馬車從巨籟達邸穿公園而出。公園裏的園丁見了搖頭道咳你瞧子爵家的馬夫發了昏改了志了。怎麼把一對沒

有。習。練。過。的。新。出。之。駒。駕。着。馬。車。豈。不。是。千。萬。的。危。險。怕。的。要。鬧。出。新。聞。來。呢。誰。知。剛。走。到。公。園。路。一。半。那。馬。便。跳。起。來。倘。然。是。一。匹。馬。還。好。偏。偏。是。兩。匹。馬。那。兩。匹。馬。本。來。是。弟。兄。不。曉。得。他。爲。什。麼。拌。了。嘴。意。見。竟。不。睦。起。來。他。要。東。你。偏。要。西。大。家。要。想。獨。立。他。們。這。一。鬧。意。見。却。苦。了。馬。夫。還。沒。出。公。園。門。那。馬。夫。的。手。套。已。經。開。了。一。個。大。口。子。了。過。了。公。園。前。面。有。座。小。山。那。兩。匹。馬。忽。然。動。了。遊。山。之。興。了。他。們。兄。弟。齊。了。心。一。口。氣。竟。達。小。山。之。頂。那。馬。夫。收。韁。一。時。收。不。住。可。是。上。山。容。易。下。山。更。險。馬。夫。捏。着。一。身。大。汗。恰。恰。下。坂。的。地。方。人。家。積。着。一。大。束。藁。草。那。馬。沒。有。見。慣。的。吃。了。一。驚。便。向。橫。裏。一。逃。馬。夫。知。道。要。出。岔。子。了。很。命。的。一。拽。誰。知。那。裏。拽。得。住。連。馬。連。車。連。馬。夫。連。柔。雲。一。古。腦。兒。跌。下。這。十。丈。餘。的。危。崖。來。果。然。不。出。公。園。裏。的。園。丁。所。料。鬧。出。一。場。絕。大。的。新。聞。來。了。這。時。馬。車。破。碎。馬。夫。半。死。兩。匹。馬。中。一。匹。早。已。氣。絕。還。有。一。匹。壓。在。破。馬。車。底。下。伸。長。了。頭。頸。在。那。裏。支。撐。那。時。近。邊。的。田。舍。人。家。見。半。空。中。落。了。一。輛。馬。車。來。不。覺。大。嚇。連。忙。呼。集。了。村。中。人。老。老。少。少。到。有。七。八。個。人。

大家手忙脚亂把那輛破馬車扛去了一匹馬已經是氣絕了一匹馬受傷也狠重可憐後來絕他一手鎗送了終那馬夫傷勢也頗重後來雖然留得一命却已變成殘疾一言交代後不再提就是這柔雲雖然傷重呼吸却還是有的當時兩三人知道是巨籟達家的夫人便一面去請醫生一面到巨籟達邸去報信大家都起了忙頭也有幾個老頭兒歎息不已一個道巨籟達子爵家不知交了什麼惡運聽說先夫人也是在外國受了重傷死的這位夫人是第二遭了一個道可不是嗎在意大利的火車衝突我的外甥女兒在子爵家幫傭所以我知道清清楚楚的一個道可憐得很一回已經很悲慘的了怎麼有兩回呢一個道不是這兩天子爵爲着公子的病非常憂愁嗎今天又鬧出這樣一件事來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時大家談談論論村中的人越聚越多了停了會兒醫生也來了醫生瞧了一瞧便皺着眉頭說請把夫人先送了回去罷沒有馬車就坐着我的馬車於是大家輕輕把柔雲擡入醫生的馬車這時雖然還能呼吸却是只剩一口氣兒了且說這一天良彥覺

得病體好了許多。便向着子爵道：「父親，我今天身體好了許多。鬚鬢是已經死過了。復活的呢？父親我以為是要永離膝下了。子爵道：「你安心罷。這一回要算天幸的了。說到那裏，剛纔幽蘭夫人從間壁的一間屋子裏過來。子爵道：「良彥，你此番的病，第一謝上帝，第二就要謝幽蘭夫人了。你要知道幽蘭夫人的恩是不可忘的。良彥道：「是啊。這是孩兒一生一世不能忘的。此番的病，若沒有夫人看護孩兒，早已死去多時了。這時夫人剛剛就座，聽了良彥的話，便把頭漸漸低下去了。要知道幽蘭夫人這時心中非常悲苦，想我今天只有一天的勾留，一到明天便是別離之天。但是我和丈夫如何的啓口說明呢？就是說破了他能殼在家裏時時防衛良彥嗎？幽蘭夫人正在那裏悄然思慮，只見室門一啓，一個總管向裏面探了一探頭，子爵回轉頭來，見是自己家裏的總管，却是滿面驚惶之狀。在那裏招手，子爵便跟了出來。心裏只管亂跳，走到迴廊之下，子爵便問何事。那總管還不肯說，直繞過曲廊，纔道：「實在有件出於意外的事。子爵跌腳道：「到底什麼事？總管道：「剛纔夫人出去。」

不應該把嚙們當年新買的小馬駕了出去。子爵聽了這一句，便知道有八分了。連忙問怎麼樣。怎麼樣。總管道：馬車從小山上跌下來，受了大傷。夫人坐了醫生的馬車回來，已經昇入房裏去了。子爵急急的問道：「怎樣的事情？怎樣的事情？」總管道：「馬一匹當場就死了。馬夫是個半死，已經送往醫院去了。」子爵道：「夫人到底怎樣？」總管道：「夫人傷是很重。光景還沒有性命之憂嗎？」子爵聽了，銳叫一聲，便一口氣跑上樓來。見樓上已有許多人在那裏，他也認不清楚是誰。一直跑到柔雲的屋子裏，只見那床已設在當中。柔雲睡在上面，臉兒慘白一些。兒沒有血色。星眸半啓，櫻唇微開，似乎向子爵瞧了一瞧。子爵把臉兒湊近柔雲的臉，低低的呼了兩三聲。柔雲柔雲，却見柔雲的唇兒動也不動，回轉頭來，只見那醫生背着手，植立在旁。子爵道：「瞧這光景，是不行的了。」醫生皺着眉頭，搖首道：「可憐，可憐，實在是傷了脊髓，震盪得腦子太利害了。是個致命的重傷。我想不過一兩點鐘裏頭，就人事不知了。」子爵聽了，那能不悲哀。想今天良彥的病，剛有些兒轉機，誰知柔雲又鬧出這事兒來了。真是

悲慘的命運。跟着我走呢。便向着醫生道。如今他還認得我容貌聽得我聲音嗎。醫生道。據小可想來。夫人此刻神經已有些兒模糊。怕在這個世界中。什麼人都瞧不見了。停了停兒。醫生又道。夫人倒是好死。如今恐怕連一點兒痛苦都不知道了。看官們。這一句是醫生安慰子爵的言語。說他一點兒痛苦也不知道了。死了以後。自然還有什麼知覺。況且柔雲的心中。還藏着害人的意思。只怕也未必可以安樂往生呢。

第三十回

這時恰巧有個婢女抱着柔彥過來。柔彥見了他母親。咕咕呱呱笑個不已。撲上來要教他抱。却見他直挺挺的睡着。動也不動。登時就不笑了。又回頭見父親和一個長髯的醫生。臉上都沒有笑容。便哇的一聲哭了。看官們那柔彥。要算是個不幸了。方在襁褓之中。便失了生身之母。因爲柔雲自己已有罪。害及他的兒子。可憐這小孩子。知道什麼。難道上天也降罰嗎。子爵瞧了這個情狀。實在難過極了。便揮手教乳

母抱了出去。那柔彥剛抱出去，幽蘭夫人便進來了。這時幽蘭夫人顏色也急得白了。進了門，只見裏面鴉雀無聲，大家都一聲兒不言語。幽蘭夫人輕輕走到子爵前，說夫人怎麼樣了。子爵一時胸中塞住，開不出口，便把頭向柔雲指一指，教他自己瞧的意思。幽蘭夫人便走到柔雲臥榻之前，俯着腰把自己的臉漸漸貼近柔雲的臉。這時大家都沒留意，那醫生取出日記簿在那裏記他不知什麼事。子爵也悄然垂首而立，想他的心事。幽蘭夫人細細的瞧那柔雲的臉，而已經沒有生氣的了。便輕輕的呼道：柔雲姊、柔雲姊、柔雲的嘴唇動也不動兒。夫人又向他說道：柔雲姊，你聽得我的話兒嗎？你從此後可以忘我的恨嗎？我願你忘了昨宵之事，我也已經忘了。昨晚的事了。無論何人我決不輕洩一字。你安心罷，但願你把恨我的心拋撇。天空我也決不再想起前事了。看官們這時柔雲的知覺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假使他還聽得出級珠的聲音，見他這般慈悲真切，任憑有什麼深仇宿恨到此也應消釋了。況且級珠又發誓把昨天晚上之事不洩一人。這柔雲的種種惡事自然無

人知道將來柔雲也不至於在子爵心裏生什麼惡感一家之中還是大家敬禮。他便是親戚朋友也都追念子爵家第二位夫人是個極其能幹的人。柔雲得此一言也可以往生極樂了。譬如掉轉念頭一想若是紐珠死了柔雲也能如此親切嗎？你想人家要害他的兒子他非但不報復而且如此親切這真可算得以德報怨咧。這時紐珠再瞧瞧柔雲的面容一刻不是一刻了他便向冰冷的嘴唇上接了一個吻。要想走出門去子爵便呼住道幽蘭夫人你是個慈善的婦人請你給柔雲禱告一番祈他早登天國罷幽蘭夫人聽了連忙屈膝下來熱心的禱告其清朗的聲音真個直通柔雲的靈魂停了會兒醫生便道這是禱告最終的時候來了柔雲那時呼吸漸漸兒的沒有了子爵聽了醫生之言再瞧瞧柔雲的容顏知道他的事情畢了便掩面而泣道我不知道有什麼罪孽前妻紐珠上一回也受了重傷而死這一次的柔雲又是這樣又是這樣……便哭泣不已不過子爵却心中不明白爲什麼柔雲冒着危險把當年的新生之駒駕着馬車一定要到鎮上去呢但是這件事要

是。級。珠。不。說。是。永。遠。不。能。知。道。的。級。珠。本。來。預。備。今。天。晚。上。把。所。有。事。情。告。訴。子。爵。不。想。半。腰。裏。出。了。這。件。事。兒。級。珠。只。能。向。自。己。肚。子。裏。咽。巨。達。籟。邸。的。人。只。當。柔。雲。害。着。骨。節。痛。自。己。出。去。買。藥。遭。了。此。難。到。底。子。爵。夫。人。是。大。家。尊。敬。的。現。在。不。幸。遭。難。身。死。大。家。聽。了。都。有。悲。悼。驚。歎。之。意。這。時。弔。唁。的。信。兒。問。慰。的。電。報。似。雪。片。一。般。都。向。巨。達。籟。邸。來。本。來。柔。雲。在。日。對。於。領。地。上。的。人。民。也。有。多。少。慈。善。事。業。大。家。都。想。着。夫。人。的。好。處。同。聲。惋。惜。後。來。子。爵。邸。舉。行。這。個。葬。式。也。非。常。豐。盛。但。是。所。有。盛。殮。一。切。都。是。幽。蘭。夫。人。解。他。尸。骸。的。頭。髮。和。他。梳。理。清。楚。是。幽。蘭。夫。人。灌。湯。在。尸。骸。口。中。也。是。幽。蘭。夫。人。請。尸。、。棺。散。許。多。的。香。料。也。是。幽。蘭。夫。人。把。花。朶。握。在。尸。骸。的。手。中。也。是。幽。蘭。夫。人。級。珠。和。柔。雲。可。算。得。是。最。親。愛。的。好。友。了。最。後。級。珠。還。附。着。柔。雲。的。耳。朶。說。柔。雲。姊。你。放。心。罷。你。不。必。牽。掛。柔。彥。的。事。情。在。我。身。上。我。終。把。柔。彥。和。良。彥。一。樣。的。看。待。說。著。把。柔。雲。的。眼。睛。搓。著。令。他。安。心。長。眠。這。葬。式。四。天。已。畢。子。爵。施。括。貧。民。把。殘。疾。的。馬。夫。也。給。了。他。一。份。長。年。撫。卹。只。是。良。彥。臥。病。在。床。却。還。沒。有。

知道這事因爲醫生吩咐現在他這病正在有些兒轉機的當兒別告訴他這事教他心中騷亂但是良彥覺得這兩天家中人都是手忙脚亂好像有些兒異樣的變動所以屢次問他父親是什麼事子爵起初回答他沒有事後來他問了好幾回子爵只得一一告訴他論着平日柔雲的待良彥一向是甚酷虐的今天雖然得着柔雲的死信宜乎感情淡漠但是良彥天性純厚聽他後母死了真個悲傷他不但是爲後母他說子爵夫人死了第一我的父親如何能堪呢第二還有我所最喜歡的小弟弟在襁褓之中就抱了無母之痛也替他悲傷這樣的小孩子將來爲巨籟達家的主人一定是個寬宏大量的物這時良彥的病慢慢兒一天好似一天俗語說得好病來似箭病去似線醫生便說良彥的病要別處去旅行旅行纔好可以轉換空氣以蘇病軀子爵聽了他話預備帶着良彥到別處去這時那位幽蘭夫人心
中非常遲疑一霎又是好幾天了因想在這時說明更覺得不好爲什麼柔雲活着的時候不說他死了纔說呢可不是我幸災樂禍柔雲不幸便是我的幸嗎人家口

雖不說心裏總這般想。我倒不如索性不說明了罷。我幾次自己決心不說明了。怎麼又活動起來了呢。好在從此後這巨籟達郎也沒什麼變動。我還是做我的幽蘭夫人。辦我的學堂。好在這裏很近也照顧得到。良彥也打聽得出子爵。并且初已死的柔雲所訂的約許他照顧良彥的話。我也可以隨時留心了。緞珠這是第二次不說破的決心不提。且說數日以後子爵便引了良彥到蘇格蘭的山村去。轉換空氣。看官們還記得嗎。這便是子爵當日和緞珠新婚旅行的所在。咧子爵携了良彥出去家裏自然還有許多人。子爵的母親青柳夫人因爲年紀老了。憚於遠行。所以不去幽蘭夫人。子爵却另行委託了他一件事。請他照顧良彥的事。相離巨籟達郎不遠。有一個風景幽雅的小別莊子爵便給與幽蘭夫人教他居住。就把良彥一同搬了過去。到子爵回來再作計較。那幽蘭夫人也不覺喜也不覺悲。做了一個任運隨遇的人。子爵本來想幽蘭夫人辛苦了一場。總要教他舒服幾天。所以想出這個安靜閑適的地方。令他享幾天清福。又怕他太冷靜了。所以把良彥送過去。知道他是

最喜歡小孩子的和他們鬧鬧可以破此寂寞一面子爵和良彥到蘇格蘭去一面幽蘭夫人便把良彥和他的乳母搬到取名白莉曼的小別墅來良彥的事情一切由幽蘭夫人監督真個和自己母親一般幽蘭夫人他定了決心把良彥十分注意無日無夜留心良彥的事比了當日看護良彥還要注意從旁邊的人瞧起來想良彥亡過的母親待那幽蘭夫人不知有什樣的恩意所以幽蘭夫人此刻報德他呢不到幾天那良彥對於幽蘭夫人非常親熱和當日自己母親有過無不及良彥雖是失母之兒非常不幸然而這個不幸幸虧有幽蘭夫人的愛情去消弭他呢這是幽蘭夫人他想我待良彥好或者借此消滅我幾分罪惡就是柔雲此番的死要尋根究原起來也是我的過處呢

第三十一回

緞珠想因爲我走了柔雲纔做子爵的夫人做了子爵夫人纔生良彥暗暗之中我把他們兩人坑陷了便是他起這殺害良彥之心這根原也未始非由我起呢緞珠

想到這裏自己十分懊悔。在那別墅中經了。一月果然那地方非常幽靜。也沒一個
人來訪他。那一天忽然子爵的母親青柳夫人來了。原來當良彥病重的時候。青柳
夫人身體也狠不舒服。所以也不大出場。況且自從柔雲和子爵結婚以後。柔雲事
事攬權。青柳夫人也樂得把家事推與他。一概不管。所以和幽蘭夫人見面的時候
也漸少了。但是今天何以忽然來了呢。幽蘭夫人一想。我可不是多疑心了嗎。他和
我雖沒有關係。那柔彥不是他的孫兒嗎。他老人家在家裏冷冷清清到這裏來。望
望孫兒也是人情之常。怎麼疑惑他起來呢。況且這位老人家其實便是我的婆婆。
我也巴不得他到這裏來。略盡一點子婦之忱。又想起他盼望柔雲做了媳婦待他
格外好些。及至如今也弄得鏡花水月一場空。夢依舊。冷清清一個孤老婆兒。想他
也甚可憐。此番青柳夫人來了一住。就是一禮拜。過了幾天。却又來了。說這裏空氣
好。適於病體。便預備多住幾天。却不道以前瞧不起。紐珠說他是鄉下律師家女兒。
的如今一天一天和紐珠親熱起來了。老夫人自從柔雲做了媳婦。就漸漸想起前

頭的媳婦他常常歎氣道一個人死了便覺得好些兒不知甚麼緣故呢自從青柳夫人住過來了和紐珠一天一天的愈加親熱紐珠也覺得青柳夫人萬分可憐自己又沒有母親了便待他和自己的娘一般萬事十分注意凡是吃的用的都親手料理送給這位老人家青柳夫人覺得非常舒服不過時時留意紐珠的背影凡是紐珠在室中往來行走把眼睛終注射他瞧有一天乳母抱着柔彥已出去了室中只有他和紐珠兩人他忽然向紐珠問道夫人我瞧你十分喜歡小孩子你心中不是把柔彥當作自己的兒子一般紐珠道不是我不過監督着他可憐他沒有母親承子爵吩咐我所以格外留一點心青柳夫人道然則良彥你把他當自己兒子看待嗎紐珠倒怔了一怔兩腮漸漸的飛紅了想這話如何答覆他呢要想說不是誰知心裏不由自己做主微微的答應一聲是說了出來要想更正却又覺得這話不大能更正青柳夫人點了一點頭停一會兒青柳夫人道你肯把我當母親一般看待嗎紐珠聽了覺得這話又有些兒蹊蹺一時倒又回答不來便笑說道夫人是

貴族那裏敢仰攀呢。紐珠這話說了出來，青柳夫人觸動前情，有些兒內愧，不覺臉上。一紅。紐珠再把自己的話兒回味，一想暗暗的叫聲阿呀，這話我不該說，好像有心。奚落他呢，不覺臉上也。是一紅。青柳夫人道：我倒很把你當自己女兒看待，在這裏住了幾天，愈覺得親熱了，所以我說：你可把我當母親看待。紐珠道：承蒙夫人抬舉，如此是更好了。我也沒有母親，夫人也沒有女兒，豈非兩得其美。青柳夫人道：果然如此，我便當你女兒，你便當我母親就是了。紐珠答應了一聲。是青柳夫人躊躇了半天，說道：還有一句話，我要問你。我的兒子蘭蓀子爵，你可以當他丈夫一般看待嗎。紐珠聽了這話，臉上。闌的紅起來了。說：夫人可不是說笑話嗎。怎樣說出這些話來。青柳夫人正色道：這倒不是個笑話，我幾番細細瞧你，今天纔知道了。你初來的時候，就疑心你像一個人，以後常常留心到了，今天可就。把疑雲掃盡了。這幾天，幸虧子爵不在家，我在這裡住了幾天，明說是。保養身體，我暗中。瞧你越瞧越像了。纔知道你不是幽蘭夫人的確是我嫡嫡親親的媳婦。紐珠咳嗽，紐珠你還當我。

是你的母親嗎。紉珠被青柳夫人說破了。這時兩手掩着眼睛俯伏在桌子上。那個頭再也抬不起來。早已淚兒塞緊了喉嚨。開不出口了。青柳夫人又道。這一件事大家都不覺得。只我一人覺得。可算得是不可思議的了。你初來的時候。大家都說幽蘭夫人怎麼好。我倒要瞧瞧。那時你到這裏來。我只瞧見你個背後影。一見了我就覺得鬚髯那人。瞧見過的。想了好久。纔想起來。像我亡媳。紉珠又想。紉珠是去世的人。怎麼再能到這個世界上來。天下面貌相像的人很多。以前紉珠用一個侍婢。翠兒。不是背後影也。和紉珠很像嗎。停了會兒。青柳夫人又道。我想別是翠兒嫁了來。充什麼幽蘭夫人嗎。後來想。翠兒那裏。穀得上。既不是翠兒。愈加疑心到你了。後來你看護良彥人家。說真個自己母親也沒如此親切。聽侍兒們講起。說你一連好幾天沒有睡覺。因此便想起。難道真個是紉珠嗎。然則意大利死的。到底是誰。又教人去打聽。翠兒說不知往那裏去了。就疑心到當日安殮之際。因為面目模糊。不會細瞧。安知死者不是翠兒呢。當時我也在病中。幾番要想把這話和吾兒說。一想不好。

說了要大大的鬧出事情來。只得藏在肚裏。第一件說穿了。教柔雲柔彥他母子兩人。置身何地。第二件萬一你一走。了良彥的病。正在吃緊關頭。你走了。別說沒人看護。而且一定加重。所以我想待良彥病好了。再作計算。然而想你未必熬得住。或者自己向子爵說明。但是子爵每天到我屋子裏。要來兩三次。總講起你。却還不知道你就是紐珠。我心中很可憐你。咳。紐珠像你這樣的人。很少的了。直到良彥病好。你還是不說。破保持子爵家的平和。還是做你的幽蘭夫人。你待柔雲。總算好的了。當日柔雲處處窘辱你。陷害你要奪你的位置。都在我的眼中。便是我當初也把柔雲當自己女兒看待。未免有地方看輕你。如今纔知道你這個人。正是世界中無論何人所不及。天道報施善人。現在是好了。巨籟達邸又有了繼續的子爵夫人。以前一切我們婆媳有不滿意的地方。一概消滅。我這話不對嗎。你擡起頭來。再瞧瞧我的容顏。紐珠吾兒。我如今愛你極了。說着。青柳夫人便把雙手攙着紐珠。抬起他的頭來。紐珠却伏在青柳夫人的膝上。成了個淚人兒了。話分兩頭。且說良彥隨他父親。

出去了。那病漸漸的好了。這一年，便沒有歸家。明年春天，良彥的病大好了。子爵想到這孩子，我雖愛他，不能教他失學。況且是進中學堂的年齡了，便預備送良彥到伊敦中學堂。不過他自己想柔雲已死，良彥又進學堂，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偌大的巨籟達邸對影淒涼，實在沒趣得很。子爵後顧茫茫，想我要享那家庭樂趣，須得等良彥由中學而大學卒業以後，討個老婆，纔有樂境。如今教他回去，把個巨籟達邸瞧得和大沙漠一般，如何消磨這長日月呢？子爵那時便起了出外旅行之心。回來瞧瞧青柳夫人和柔彥，再說那日子爵把良彥送往中學堂，便自己回家。却先一日早通信家裏了。誰知到家這一天，只有青柳夫人抱着柔彥出接，卻不見幽蘭夫人。子爵有些兒失望，又有些兒詫異。青柳夫人道：「柔彥這孩子一刻兒不能離開幽蘭夫人。無奈今天夫人身上有些兒不快，所以在別墅中沒有來呢。」子爵道：「原來如此，便退到自己室中，覺得冷清清地，不知怎樣纔好。並且時時想起幽蘭夫人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意思。有一天偶然散步到園林中來，只見芳草似茵，綠陰成幄，一帶碧。」

樹連天子爵徘徊其間想這地方好像吾先妻紉珠的家裏檨林鄉的風景咧如今親景思人不覺令人悄然這時子爵手中雖握一部詩歌集那心思不知在那裏好似飄渺天空逐流雲而飛。

第三十二回

子爵坐定在一個椅子上聽那枝上流鶯一聲兩聲的亂啼不覺出了神那心思如潮而起想起當初從征印度遇着英雄絕世的勇少年陶村時介他臨命之際還託我傳言於他父親及妹子自我到了檨林鄉送回遺髮以後不想情絲纏繇於紉珠他原是不肯是我強成了這段婚姻到今想來宛如春婆一夢我的最歡樂的時光就在這時候過後便都是煩惱傷心之日子咳青春不再那裏再有這溫軟美滿的光陰呢子爵想到這裏無限感慨不知不覺的悲呼一聲道呀我的紉珠在那裏我的紉珠在那裏呢只聽得從背後一枝垂絲海棠之外一聲噫噫的鶯簧清脆的答道紉珠在這裏子爵耳鼓中好像聽得這五字愕然起立四顧不見一人子爵道我

想。是。癡。了。我。的。紉。珠。已。死。那。裏。再。有。第。二。個。便。再。呼。一。聲。道。紉。珠。又。聽。得。一。聲。清。磬。似。的。答。呼。道。子。爵。子。爵。道。咦。明。明。聽。得。好。像。紉。珠。的。聲。音。我。可。是。心。迷。了。怕。的。成。了。神。經。病。咧。子。爵。這。時。低。垂。了。頭。兩。手。掩。着。面。歎。氣。道。莫。妄。想。罷。紉。珠。是。不。能。回。來。的。了。只。聽。得。身。邊。衣。裳。絳。繚。之。聲。款。款。的。吐。音。道。子。爵。紉。珠。回。來。了。紉。珠。回。來。了。子。爵。徐。徐。擡。起。頭。來。一。瞧。叫。聲。阿。呀。這。可。不。是。我。前。妻。紉。珠。嗎。便。從。椅。子。上。跳。起。心。想。紉。珠。的。幽。靈。出。現。了。這。是。我。自。己。將。他。放。入。棺。中。自。己。葬。好。自。己。立。墓。碑。怎。麼。此。刻。我。的。紉。珠。亭。亭。立。在。我。面。前。呢。這。時。子。爵。也。不。管。他。是。人。是。幽。靈。想。總。是。吾。妻。現。在。我。的。面。前。張。開。兩。手。做。了。個。門。戶。開。放。勢。紉。珠。早。投。身。於。子。爵。兩。手。之。間。好。一。似。彩。雲。滿。抱。明。月。入。懷。子。爵。這。時。也。說。不。出。什。麼。帶。着。荷。荷。之。聲。呼。道。紉。珠。紉。珠。除。了。呼。他。名。字。之。外。也。沒。有。什。麼。說。的。了。紉。珠。也。惟。有。感。極。而。涕。停。了。好。久。好。久。子。爵。方。纔。雙。握。了。紉。珠。的。手。細。細。的。端。詳。他。面。龐。說。紉。珠。我。可。是。在。夢。中。嗎。你。到。底。是。人。是。幽。靈。怎。麼。突。然。之。間。出。現。呢。紉。珠。道。我。一。向。瞞。着。你。你。要。恕。了。我。的。罪。我。再。告。訴。你。子。爵。

把他一雙手捏在手中。覺得實在是個人。十指纖纖。並不是虛而無物的東西。再把眼睛揩了一揩。子細看一個飽。只見頭髮比了以前還沒有到一半。但是短雖短。却還和當時相像。臉上沒有以前的光彩。煥發也沒有小時節婀娜嬌麗。美是仍舊很美。却愈覺得沉靜優閑。從來講美人學的書上說。二十歲以下的美人是美之大成者也。又有人說。美人瞧不出年紀的。這話也無憑據。不過像紉珠。雖則備嘗艱難辛苦。却是明鏡一般。越磨越磨。洗益發光明呢。況且青柳夫人還許紉珠出這巨籟達邸嗎。所以在子爵將還來的幾天。青柳夫人便勸紉珠把裝束改回來。脫去寡婦巾。卸下黑衣裳。天天講化妝之術。把他短頭髮極力梳理。黃金一般的顏色。用了解藥。依然回復轉來。青柳夫人用盡平生之力。居然還了他一個好好的紉珠。媳婦從此紉珠出了死人之籍。沒法兒只好把個幽蘭夫人湊了他死人籍上的數了。紉珠被子爵握住雙手。大有嬌羞之意。看官們要知道這時紉珠的年紀已經有三十二歲了。子爵却越看越美。越看越愛。真個是紅顏不老。青春歸來便道。你是幽蘭夫人呀。怎

麼改了裝束呢。紐珠道：我是來瞧良彥的，所以改了裝。到這個地方來，我是萬不想再出現於世界的了。你如今心中恨嗎？惱嗎？子爵道：不惱，不惱。一萬個不惱。我想你辛苦艱難也很吃盡了。子爵說着，便想起當初柔雲處處排擠他，只是如今柔雲已死，也不願意再翹他的短處，停了停兒，又道：我剛纔見了你，始則以爲夢中，繼則認爲自己發狂，現在方知道不是夢，也不是發狂，但是意大利這墟墓之中，不是你到底是誰啊？紐珠道：不是我可憐，就是那侍女翠兒。子爵道：原來是他，却也可憐，只是人人都當他是子爵夫人。如今還高高的墓碑，豎起咧，快教他們去換了。紐珠道：這也是我的罪過，我可以把從前種種的事說與子爵知道，請子爵裁判，你可以嚴正的裁判，稍消我的罪過。子爵道：你細細說來，我很願意聽你的話兒。紐珠便坐在子爵傍邊，一個椅子上，細述從出門以後，有一句說一句，一字不遺的說了。看官們我今一言交代。紐珠說了兩點鐘，也沒說完。雖說是一字不遺，但是到末了，柔雲換藥水的一件，可是沒有說呢。這時子爵真個似裁判官聽被告的陳述一般，有時

瞿然而驚。有時淒然而悲。紉珠說完了。又說如今我說完了自己。知道這裏頭狠有罪惡。請子爵罰我。罷看官們子爵聽了。果然立刻罰他。罰他接了幾個窩心着肉甘甜美滿的吻。後來子爵便判斷道。紉珠這一回事。你也不能算沒有過處。但是你也苦了自己。這幾年的困苦艱難。就算你自然之罰。也可以抵消前愆了。停一停。兒子爵又道。若要尋根究原起來。都是我的。不是還該罰我。纔是這時。他們夫婦兩人大家要受罰。分明一個互相推讓的。和約從此盟堅。白首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是不必說了。過了幾天。子爵邸便大大鬧一個祝賀會。披露這個千古未聞的大奇事。除青柳夫人以外。大家聽了。都吃了一驚。只聽得滿場歡聲雷動。賓客們都三呼萬歲。沒有一個人不尊敬信仰。那位重新再來的子爵夫人。當時紉珠身傍。忽有一個人奔來。似扭股糖兒般。扭着紉珠。你道是誰。可不是良彥嗎。因爲這件事子爵特地召良彥回來。良彥道。我當初以爲母親的靈魂。宿在幽蘭夫人的身上。誰知幽蘭夫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真快活極了。這樣的奇談。在歐美各國。那裏瞞得過人。

英國的報紙是不必說了。早已大陸各國也部登載。這事凡是和子爵認得的祝詞。電報書信柬帖如雪片一般。後來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知道了。召他們夫婦謁見。誰知子爵夫婦各處的招待狀一概謝絕。女皇的召見也奏請緩期。他們便先到意大利將紐珠墓上的墓碑掉換了。臨行之際便致書給紐珠的父親老律師陶行時。正教他先到瑞士相候。原來紐珠自從火車失事以後。恐怕老父擔心。便先回到家裏去。安慰了老父。再出來的。此是補筆。此番從意大利到了瑞士。他父親已在那裏了。和那青柳夫人一同。有時坐船。有時乘車。瞧那瑞士的山光水影。老懷彌樂。及至瑞士歸來。然後謁見女皇。再經數年。那良彥早卒業於中學。大學國會議員中當選。好一個嶄露頭角的政治家。良彥也很聰明。紐珠真個視同己出。做書的做這部書的當兒。他還在中學堂裏。咧看官們。這一部書到此總算圓滿歸結了。記者也擱着筆。和子爵夫婦道一聲恭喜。恭喜。

小	小	小	小	小	小	結	紅	福	霜	九	大	祛	梅	情	泉	孽	比	火	土	遂	
本	本	本	本	本	本	核	爾	爾	刃	十	寶	篋	花			海	德	裏	裏	谷	
悲	豆	黑	六	鏡	大	菌	摩	摩	碧	寶	寶	之				德	裏	裏	神		
劇	寇	衣	號	臺	俠	物	斯	斯	血	窟	窟					德	罪	罪	神		
祖	寇	衣	號	寫	錫	語	再	再	案	年	年	王	王	網	賦	花	記	人	人	紀	
國	他	孃	室	影	傳	語	淚	案	記	年	王	王	落	網	賦	花	記	人	人	紀	
二	四	一	一	一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四	六	八	三	一	一	八	四	二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角	角	分	分	分	分	角	角	分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分

(行) (發) (局) (書) (正) (有) (海) (上)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再版

空 谷 蘭

(上下二冊大洋七角)

發行者 有正書局

印刷者 上海威海衛路同孚路口 有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有正書局
北京廠西門

分發行所 南京 奉天 蘇州 南昌 廣州
有正書局分局

天津 漢口 杭州 鎮江 揚州

版權所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0643B

1606353

上海舊書店

內	冊數	✓
	售價	0.40

27